

外交通訊

2010 Dept. of Diplomacy Dispatch

豐碩





# 豐碩



外交  
通訊





# 目錄

主任的話.....	4
豐碩八十.....	6
八十專欄	
外交學系友會——邱進益會長.....	7
國立政治大學——張京育前校長.....	15
國立政治大學——林碧炤副校長.....	20
外交學系友會——李明總幹事.....	23
慶祝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創設八十週年活動.....	28
老師訪問	
距今近四十年，再度回首當年。／姜家雄老師.....	29
與昕光老師有約／郭昕光老師.....	34
發現不一樣的路——從外交到環境／李河清老師.....	38
展望未來——五年後的我會在哪裡？／盧業中老師.....	43
傳播領域傑出系友專訪.....	47
葉毓君學姐專訪.....	48
徐松川學長專訪.....	53
探訪研究生.....	56
研究生訪問——張凱惠.....	57
研究生訪問——王繼舜.....	58

學生國際活動經驗談.....	61
參加「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 15 次締約國大會暨京都議定書第 5 次締約國大會」心得報告.....	62
泰國世界展望會實習——探訪泰北異域同胞.....	66
參加「吐瓦魯文化交流志工隊」心得報告.....	70
選擇用更熱血的方法貼近 UN！——2010 年 NMUN 代表團.....	75
豐碩外交.....	83
文化盃奇幻旅程.....	84
包種茶節感想.....	86
二〇〇九外交酒舞會萬國嘉年華.....	88
勇士進行曲.....	90
系男籃.....	91
系女籃.....	92
系男排.....	93
系女排.....	94
系棒.....	96
系羽.....	97
系桌——小而溫暖的我們這一家.....	98
系辯.....	99
年度大事紀.....	100



## 主任的話

欣逢外交系創系即將屆滿八十週年，海內外系友莫不期待即將到來的慶祝活動。緬懷外交系「使於四方，不辱國命」的傳統，以及政大「親愛精誠」的校訓，外交系全體師生自是歡欣鼓舞，同時也主動配合八十週年系慶籌備會展開的系列性慶祝活動。外交系系友會邱進益會長特別在海峽兩岸進行了解後表示，外交系確實於民國十九年十月成立，雖然和校慶日期並不一致，不過政大校慶和外交系系慶並無干格之處，因此外交系配合八十週年系慶籌備會的規劃，將分別在上半年五月校慶和下半年十月國慶後推出配套慶祝活動。

外交系首先將於政大八十三周年慶前夕，也就是五月十五日系友返校日當天，配合校慶規劃內容豐富的午後系友慶祝活動。該項活動將由活力四射的學士班同學擔綱演出，並特別情商曾於本學年度文化盃合唱比賽獲獎的外交系合唱團獻唱。全國性的國際關係碩博士生論文研討會，亦將於當日鄰近系慶會場召開，會後並將進行專書編撰工作。而系辦的戰略與國際事務碩士在職專班，則將於當晚與院辦的國家安全與兩岸事務碩士在職專班，共同成立籌畫已久的「戰國聯誼會」，由於兩班畢業成員率皆於軍公教體系任職，基於工作性質相近成立的聯誼會，日後活動自是盛況可期。

而後外交系將於國慶日後，配合八十周年系慶籌備會推出慶祝活動。由於學校相當重視外交系八十週年系慶活動的籌備，屆時不但系友會將於十月十五日安排全天的活動，外交系亦將於十月二十二日安排區域政經發展與變遷學術研討會，屆時政大前校長張京育教授將以貴賓身分致詞，現任副校長林碧炤教授亦將發表專題演講。本次學術研討會將由國際事務學院金磚四國研究團隊成員擔任論文發表人，精采內容值得各方期待，會後亦將專書編撰列為首要工作。值得一提的是，國務院鄧中堅院長籌組的金磚四國研究團隊，不但突顯出本院的研究高度與教學特色，亦已申請參加學校的頂大研究計畫和國科會的整合型計畫。

依據系友會總幹事李明教授提供的資料顯示，以培養國際關係、兩岸事務和外交行政人員為目標的外交系，自成立以來，已經培養了一百三十位以上的駐外大使和代表；千禧年成立的戰略與國際事務碩士在職專班，迄今亦有三十位以上的系友，曾經先後擔任軍事將領的要職。外交系系友不但在政府部門和公民營事業單位戮力從公，在教育體系和學術單位亦是卓有所成，在各行各業服務的傑出系友們，更是遍佈於海內外。值此全球金融風暴和新流感逐漸轉弱之際，如何在變動不居的國際情勢當中再創新局，不但是政府部門考慮的重點，亦將是外交系師生和系友今後應當努力的方向。誠然重要的不是機會是否來到，而是機會來到的時候，我們是否有最好的準備！

邱總壞 2010.5



▲2009年久陸專案美國西雅圖留影



豐碩八十

外交系成立至今已有八十年的歷史，在這段漫漫歲月中孕育出無數優秀的外交人。透過八十專欄，本刊將邀請到過去傑出的系友分享當年在外交系的點點滴滴，訴說身為外交系一份子的美好回憶。同時，在未來的日子裡，能繼續將外交系的精神發揚光大、薪火相傳，讓我們「一日為外交人、終身為外交人」！

人物專訪

外交學系友會 — 邱進益會長

採訪：謝懿安、胡巧畦、曹滄峙

撰稿：曹滄峙

大學生活點滴

政大當初剛復校時，坦白說條件並不成熟。但在當時教育部長張其昀先生大力協助之下，校方向政府申請到一筆美元貸款，希望能招攬一些東南亞的華僑學生來念書，僑生也是從當時開始來的。政治大學便是在匆忙的情況下復校。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當時政大不但有制服，而且校徽在制服上非常明顯，令我們感到很光榮。

回憶當時，房子仍有很多是空心磚的建築，也沒有柏油路，都是泥濘，有時甚至會淹水。起初學校並沒有那麼大的規模，而且先從研究所設立起。民國 42 ~ 43 年先恢復外交研究所、政治研究所、新聞研究所、公民教育研究所四所，隔一年才將大學部設立（編按：民國 44 年），起初只有恢復了五個系，分別是外交系、政治系、新聞系、教育系以及邊政系。邊政系也就是後來的民族系。這是政大的傳統，以前在大陸時期就有專門設立這種將來要到邊疆服務的的專門科系。再隔一年，我開始去考試時又增加了三個系，分別是東方語文系、西方語文系及中文系，所以此時政大已經有八個系了。

那時聯招制度分為甲、乙、丙三組，乙組就是屬於文史類，而政大所設系所亦屬於乙組的。當時第一年乙組狀元的第一志願是外交系，也因此把外交系的名聲給拉起來了。特別的是，全國只有政大有外交系，這是一個良好的傳統，對我們做為外交系的系友、學生來說特別有一種驕傲的感覺。



▲當年政大淹水景象

當時的生活甚是清苦，記得那時候一個學生一個月的伙食費是 150 元台幣，但光是這 150 元就有很多人湊不出來。然後就是住校，當時是 8 個人一間房，比你們現在 4~6 人好多了，而且洗澡也沒有熱水設備。我是第二屆的學生，當初第一屆大概有 100 多人，第二屆 200 多人，所以學校學生總共加起來就是 300 多人。幾乎有一半的同學都住校，所以我們每天生活在一起，晚上都會在圖書館自修，大家還要搶位子，那時同學們的感情都很好。

記得當時唯一的娛樂只有過道南橋旁邊一家木柵戲院演著二輪電影。所以政大學生最大的娛樂，就是每周或兩周一次在那裏看場電影，家境比較優渥的才會到台北去玩。學校那時候只有公路局的巴士設站，站牌在現在保儀路附近，從政大走到那裏至少還要二十分鐘。當時政大對面根本沒有車站，都是一片稻田。大概還不到十分之一的同學有能力在週末時，到台北去逛逛，僑生可能會比較多一點。因為當時美金、港幣比較值錢，他們的手頭會比較闊綽一點，所以我們經常開玩笑叫他們大爺。一般台灣的同學比較窮，還要打工賺生活費，我那時候一邊念書一邊還兼兩個家教，根本沒有什麼時間去玩。但是這樣生活比較單純，目標也比較一致。

當初讀外交系的目標就是想要做外交官，要做外交官就要透過外交考試，當時分為高等考試及特等考試。那時候的系主任對於考試非常重視，所以也一再地鼓勵我們考外交官。現在很多同學念外交系可能只是因為考試分數剛好落在這裡就進來，但從未想過念這系的目的是什麼，跟我們當年一心一意想要當上外交官的心態很不一樣。

當時考外交部要考九門科目，包括國際公法、國際私法、國際關係與組織、民法、經濟學概論、國際貿易等，考了三天。我們外交系畢業考取外交官的比例算是相當高的，我考外交官的那一期，一共錄取人數十二人，參加考試的有 280 多人，要經過三個階段的考試。第一試考語文類，就是國文和外國文，第一試及格後才能考第二試，再及格才能參加第三試，第三個階段就是口試了。當時我們以為口試只是一個形式，在第二階段的考試之後，原本有十六個同學考取了，但在面試後又刷掉了四位，所以最後總共是十二位。這 12 人裡，外交系的同學就有五位。另外有兩位外交所同學，一位是張京育（編按：後來曾任政大校長），另一位是閻志恆（編按：後來曾任我國駐澳洲副代表），所以屬於外交系所的學生總共有七位。當時錄取比例這麼高，跟我們所學有一定關係。外交系的很多課程是其它系所沒有教的。我們那屆大學部同學最後陸續進到外交部的，大概有十三位。下面一屆，也就是蕭副總統那屆進入外交部就比較少一點，大概在十位左右，再下一屆也有十幾位。所以換句話說，當初進入外交部看到的大概都是同學，而且在學校時都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運動在一起、吃飯在一起甚至自修也在一起，所以彼此都很熟識。

比方說我和蕭副總統，我晚一年考外研所，所以後來和他同班，但是我早一點進入外交部，他晚一點進入。分配外交部宿舍的時候，他就住我樓上，我就住他樓下，彼此的交情都很好。現在你們可能已經比較沒辦法感受到這樣的關係，畢竟學校變得太大了。那時候政大是在一個艱難的狀態下把學校恢復起來，但卻網羅許多一流的師資，加上當時同學奮發向上，心無旁騖，所以大部分都可以朝著自己的理想努力，在未來的發展都很成功。我覺得當時學校最出名的就是外交系跟新聞系。新聞系同學畢業後幾乎在各媒體服務，報紙、電視、廣播等圈子幾乎都是政大新聞系的同學。

## 外交相關課程

比方說當時有開一門叫作「條約論」的課程，很多其他學校或科系都沒有開設這門課。後來我們也有開設「國際貿易」，照理說這是經濟系或國貿系的課程，但因為外交特考要考，所以也開設出來。念外交系有幾個面向，一個就是培養優秀人才成為外交官，一個是培植研究國際關係的專業學者，往後從事相關領域的研究及教學，再來就是培養和涉外事務有關的能力，以便同學們往後就業。當時只要外交考試及格，特別是第二試通過，就有一份合格證書，只要拿著這分證書，到外商公司應徵是無往不利的。因為當時台灣剛開始發展國際貿易，急需要相關專業的人力。所以我們有一些同學就轉到國際貿易領域去就業，還有一位同學後來成為了全台灣四大貿易商之一。

就我的人生哲學而言，便是一個人的興趣、志向能跟職業結合在一起。譬如，你很喜欢救人，那就去做醫生。醫療、醫人是志業，醫生是你的職業，所以做醫生的時候就代表著你正在逐步完成你的志業，這時候的志業與職業是結合在一起的。從事外交工作也是這樣，外交本身是一個志業，是一輩子的事，而外交官是一個很好的職業。所以念了外交系，又當外交官，既可以把外交當作志業，又可當作職業，這樣很好。

從另一個角度看，到底外交官這個職業值不值得去做？我個人已經做了三十多年的外交官，在國外二十年，國內十五年，有許多外調經驗。我從有邦交的國家做過，也有在沒邦交的國家服務過，與聯合國相關的業務我也沾過一點邊。

像中華民國這樣的國家在世界上是沒有的，因為實在是太特殊了。拿我們的國力來講，我們的 GDP、軍力、經濟貿易的成果等等，在全世界的排名裡，大概可以進前三十名。理論上我們的國際空間應該要對稱，但實際上卻不是如此，因為對面有一個比我們還強大的中國。過去由於「漢賊不兩立」、「有你沒有我」的政策，當中國發生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全世界都討厭它；天安門事件發生以後，全世界都抵制它。那我們呢？不論是自由、民主的發展都比他們好，在國際上的接受程度也比較高，所以那個時期我們的國際空間比它們大。可是等到改革開放三十年下來後，慢慢變成經濟強國，變成 G2 了，怎麼辦？以我們現在的力量去硬碰硬，當然就比不過它。換句話說，我們的外交空間會逐漸受到限制，這是必然的結果，所以也是馬總統會想到利用活路外交的方式去和中國和平共存的原因。

此外，做為一個外交官，就好像當軍人一樣，當你進軍校的時候，你總希望有一天能升為一位將軍，能帶兵打仗；從事外交工作的人，總希望將來有一天能做大事，一樣在戰場上戰鬥。但外交官的升遷制度和軍方一樣，是愈來愈窄的，像一個金字塔那樣，到頂端的位置並不多。所以此時要了解，如果你是想要到頂端的人，那你就必須比其他同仁更具備到達頂端的條件，當然你也要有心理準備如果無法達到該如何自處，這是大家都應該去思考的。

因為我在新加坡待過（編按：邱會長曾任我國駐新加坡代表處特任代表（1994-1996）），我常常在想，為何面積與人口都遠小於我們的一個國家，卻擁有比我們還要大的國際空間呢？因為，第一，它與世無爭。第二，它在兩個很強的回教國家—馬來西亞和印尼中間求生存，它要平衡，所以就用權力平衡的外交手段，將兩國都安撫好。那自己沒有力量怎麼辦？它就參加東協，把東協國家當為作背後支持的力量。當時

在全世界反共的氣氛下，它選擇親近美國。把港口借給美國，美國也拉攏它，所以也隨之成為它的後台了；現在隨著情勢發展，中國逐漸崛起，新加坡就說我是華人，所以也理所當然地與中國發展友好關係。

從事外交工作的時候，要把很多因素考慮進去。我常說，世界上聰明的人都是做一些能夠很容易看到收穫的人，只有一些笨的、傻的人才會做一些比較不容易看到收穫的。但是如果同學們想要從事涉外事務工作，就要有心理準備，你就是一個傻瓜。就是因為你傻，才有一股傻勁去做這件事情。如果大家都是聰明的，那還有誰願意去做這件事。你大可去讀其他科系，畢業以後找一份待遇還不錯的工作，何必讀外交系呢？所以要從事中華民國的外交工作，要有心理建設，你面對的是這樣的大局，跳下去的時候要思考對你的人生目標而言，值不值得去做，這是必須要考慮的。

特別是女生，因為現在女生從事外交官工作的條件已經比以前好太多，而且有許多優惠。譬如男生要被派去許多生活水準較差、較艱苦的國家，女生大多是派到生活水準比較安穩的地區。像我幾位女性同事，考德語進來的，大都是外派到德國與奧地利，又或者有許多英語組的，也不用被派遣到非洲國家，雖然有些非洲國家也使用英語，這是女生相對的優勢。但還是要考慮到的一點就是家庭的問題，因為許多男性不願意做一位女性外交官的配偶。反過來講，今天一位男性外交官和一位女性的配偶出席社交場合好像天經地義，外交官夫人可以協助處理一些外交應酬的場面。但反過來說卻不是一樣的，好像是男性被女性帶著去參加宴會的，許多男性無法接受。他們大多不願意放棄其本職而隨著女性外交官配偶奔波。現在狀況好一點了，外交部放寬標準得以讓夫婦在同一國工作，但在以前絕不可能。

最有趣的例子就是第三屆的洪讀，他在舊金山擔任代理總領事的時候，他的太太也在外交部服務。那要怎樣讓兩人距離比較近，但又不能在一起，總不能都放在美國。那就放到最近的地方好了，放到哪呢？放到墨西哥。可是一般人不曉得，從墨西哥到舊金山根本沒有幾架班機，飛機還要飛到邁阿密才能轉機，所以他們夫妻一年要見一次面非常不容易。換句話說，將來如果有同學立志做外交官，那一定要想辦法取得你另外一半對你事業與志業的尊重與配合，否則真的很難。很多外交部同仁，孩子慢慢大了，到了要念書的年紀，父母長年在國外，那小孩的中文怎麼辦？回國升學剛開始可以保送，但兩三年後不能保送升學了，所以多半的同仁都把孩子送到美國，因為他的學業可以一貫，而且不是私立學校的話中學以前都不用學費的。但孩子年紀輕輕的送到國外，由誰照顧呢？父親是外交官，你可以離開任所嗎？最後往往都是在國外租個房子，太太照顧孩子去念書。假設六歲開始念到高中畢業，那也念到十八歲了，這十幾年當中，太太就很辛苦。一方面要飛到先生那裡去，做外交官夫人；一方面又要做母親照顧孩子，他們學業上的問題也要想辦法幫他解決。這個是外交官的家庭生活實際上會遭遇到的一些問題。

以我自己的例子來說，在我被外派以後，我太太就把她原本的工作辭掉，全心全力陪在我身邊做外交官夫人。而我們當時待遇不高，所以也沒有條件把孩子送到美國學校，就讓他們念當地的學校。我在維也納的時候，就讓小孩念維也納的學校，我到了德國，他就去念當地的德國學校。孩子的學業還是可以一貫，因為兩邊的學制差不多可以銜接，語言也是一貫，所以我孩子從幼稚園開始念德文，直到現在，他德文非

常好，甚至可以用德文著書寫作。

我本來是英文組的，後來在外交部時間曾經主管過德國與奧地利事務，一開始我是到中德協會去學德文，派駐到維也納以後，則是去維也納大學繼續學德文，接著又到過德國，所以我有一陣子都花時間在念德文。後來到了瑞典，雖然瑞典人英文講得是一流的，但我後來還是到夜校去學了一點瑞典文，會一點基本的對話。當外交官這點很辛苦，因為我們在台灣不像在歐洲一樣，缺乏那種天生的語言環境，對其他歐洲外交官來說，會兩三種語言是稀鬆平常的。我剛剛講當傻瓜的心態，外交系的同學都應該要有這樣的準備，否則如果每個人都很現實，國家就沒得救了。大家想想，當初1971年我們退出聯合國的時候，那個打擊有多大，這些都是我們在外交工作上可能會遭遇到的考驗。

## 外交今昔比較

首先是現在學生所能接受到的資訊很多，而且比較多元化，我們當時資訊管道比較不充足，不單是外交系，應該是說大部份那一代的學生跟現在的差異，最主要在這個地方；其次，現在的同學有機會參加許多課外活動，對同學們的見識增長很有幫助。以我們中華民國目前的外交空間來說，比較重要的是WTO和APEC，所以同學們可以加強對這些主題的涉獵，要去熟悉這些東西。等到同學們考進外交部或經濟部的時候，就會對這些議題有很清楚的瞭解。我們的外交局面很特殊，同學們必須要充實各方面

的知識與常識，才能在不同的政府部門或私人企業繼續從事與涉外事務有關的工作。要當一位優秀的外交官有一些基本條件。當然外在的儀態很重要，因為你做為一個外交官，代表你的政府、國家，在與別人互動的時候，至少要給別人一種親切舒服的感覺；第二就是要具備外語溝通的能力，不管是從事經濟外交、文化外交或其他各方面的外交事務，基本上語言要能夠表達，如果不能清楚的溝通，那怎麼去辦外交。同學們可以利用在校期間，好好加強自己這方面的能力，不然以後考試會很吃虧。第三，至少要有一個很嚴謹的邏輯觀念。其實做任何行業或是做學問，都需要有邏輯觀念，必須要懂得事情的輕重緩急，知道因果緣由在哪裡。我在外交部帶過很多同事，有些人就會比較缺乏這方面的概念，不曉得做什麼，每天忙得不得了，像無頭蒼蠅抓不到重點。這些條件都是很基本的，當然那些什麼吃苦耐勞、適應環境等人格特質就不用說了。而且同學們要有心理準備，



▲我們與邱進益會長（右二）於會長家合照

因為做外交官不是固定在一個區域，我們的制度沒有像美國、日本一樣有區域專家，譬如說被派駐在亞太地區，那他一輩子就會在這個區域，我們是要輪調的。所以從事外交工作務必要有心理準備，說不定哪一天會突然被調到一個生活環境比較落後或文化背景完全不一樣的地方，那麼就要能適應那樣的環境。

當時在學校的時候，我就在想要怎麼樣能夠具備這些條件。比方說我轉到外交系第二年，就成立一個辯論社。因為我們那時候就感覺到，要做外交官至少中文表達能力要很夠。你要表達什麼東西、要怎麼跟別人辯論，可以透過不同的機會來訓練，所以我們推動了辯論社的成立。坦白講，這對我們後來考外交官的第三階段，在應對進退這方面很有幫助。一個人的思維清楚要靠邏輯觀念，沒有邏輯的話，就掌握不住大方向或抓不到重點。而且先後順序搞不清楚，在思考問題的時候不會有一個很完整的結論出來，這是很糟糕的。做外交官常常要判斷，下一步可能會面臨什麼樣的狀況，我應該要用怎麼樣的方式來處理，所以這就是邏輯思維的用處，應該要經常去訓練。

這些條件其實都是在談我們要怎麼樣先充實自己，隨時做好準備，只要經過外交官考試之後，就可以上戰場了。同學們應該要好好把握學生時代，包括你將來一輩子的運動習慣等等都可以在這時候培養，不要浪費時間。我覺得現在很多同學覺得反正大學玩四年，玩完就算了。等畢業以後到了職場，就會覺得競爭生存的條件不如人家，就會被淘汰了。

都是他的學生。舉辦這樣的研討會，一方面符合外交系學術研究的專長，另一方面也感謝張校長過去在學術上的貢獻。

我們希望能夠出版兩本書，一本就是「八十年的外交系」。希望能讓我們的系友透過歷史照片與文字去回憶一下，這八十年是怎麼過來的。在這本書裡，我們也會彙整一些資料，包括歷任政大校長、外交所長與系主任。另一本書則是有關國際法的案例。

因為這次是慶祝八十週年，我們也向外交部查詢，目前在外交部服務的外交系所畢業的系友，國內外共有 274 位。在我還在外交部工作的時候，外交部的人員大概有 400 多位，現在不知有沒有到 600 位，但我們系友在外交部任職的比例這樣大概可以推估得出來。外交系所畢業的同學，擔任過大使、代表的，大概有 110 ~ 120 多位。所以回過頭來想，外交系的存在有其意義。中華民國到台灣之後的外交工作，主要就是外交系的系友們在默默奉獻，這是很了不起的事。因為我們政府剛到台灣時，當時風雨飄搖，外交部那時候大概只有 20 幾個人。後來因為韓戰的關係，台灣的地位才穩定了，以後我們也被納入了反共體系裡，使得我們成為世界的一員。但是光成為世界的一員還不夠，所以我們又簽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因為有該條約的效力，所以美國第七艦隊進來，我們國家才安全。

當時在那裡運籌帷幄的官員，一位就是當時的外交部政務次長許紹昌，一個就是薛毓麒大使，他當時在聯合國從一開始第一個會期在那裡一直到 1971 年退出的時候都是，所以他是聯合國的活字典。雖然他是駐聯合國的副代表，但做出了許許多多的貢獻。後來我們能以彈性的名稱參加 APEC，也是非常不容易的。策畫人主要是我們兩位校友，一位是外交系畢業的王飛，另一位是外交所畢業，當時是國際組織司司長黃傳禮。也就是說，從 1949 年以後到目前為止，在外交工作崗位上，戮力從公而絞盡腦汁維持中華民國在國際社會中的生存空間，有許多都是我們系友，這也包括了 100 多位的大使。這是一個非常難能可貴的現象，也是一種榮耀，做為外交系的一份子應該要感到很高興。

## 八十系慶期許

先前我是因為受到許多系友的支持，接下了系友會會長的工作，我覺得是一種責任也是一個榮譽。今年正好又是外交系建立八十週年，我先前在理監事會議中，把我們慶祝活動的計畫跟各位理監事報告，得到他們的同意之後，又組織了一個籌備委員會來推動，由我來出任主任委員，蕭萬長學長擔任榮譽主任委員，大概還有十幾位副主任委員，包括了歷屆系主任與所長，還有其他學長。前不久籌備委員會開了第一次大會，出席的系友都很熱烈地響應與支持，真正做到了親愛精誠的精神，這是很令人感動的事。外交系跟其他系有不一樣的地方，譬如以前在學校的時候，同學們每天都相處在一起，畢業以後在外交部服務，又工作在一起。到了國外，有時甚至又派駐在同一個單位成為同事。這種感情不是其他系能比擬的，是不一樣的。外交部也是一個大團體，很多同仁幾乎都在介壽路 2 號那個地方待了將近三十年，幾乎一輩子都在外交部服務，即使到國外三年六年回來又在外交部，或者業務上經常需要聯繫，所以這種感情是不太一樣的。

## 12 八十系慶籌備

外交系是全國唯一以外交做為名稱的科系，非常特殊。今年正好是建系八十週年，外交系設立的兩個主要目的，一個是培養外交官，一個是培養研究國際政治的學者，所以可以從這兩個方向去切入。第一個活動就是以慶祝外交系與從事涉外事務相關的工作做為一個範圍；第二個慶祝活動則是學術性的。因為是八十週年，所以我們找到了外交系第一屆畢業的學長，102 歲的朱建民老師。朱老師做過外交系的主任，也做過法學院的院長，他在國際政治與國際組織這方面的學術成就也很傑出。出席慶祝活動的系友從第一屆到八十屆都有，這種傳承的精神沒有斷過，我們希望能夠頒給朱老師外交學術的終身成就獎，因為他也培育了很多的學生。第二個我們後來找到大學部第七期的趙金鏞大使，今年剛好一百歲，他還很健康。我們想表揚他在外交工作上的長期服務，預計頒給他外交服務終身成就獎。

系慶大會當天，我們想請八十歲以上的外交系友回學校來，一方面敘敘舊，另一方面希望他們談一談過去在他們那時候的外交系狀況。然後，希望那天能夠跟現在外交系的同學舉行一個座談會，讓同學們見一見這些資深的學長，大家還可以互相交流一下。然後那天還會請我們的系友楊部長來做專題演講，下午我們則會安排系友們到總統府去，希望能夠由馬總統來接見，對我們的系友從事外交工作表示慰勉，下午在總統府舉辦一個茶會。茶會之後，除了參觀總統府以外，還希望能夠參觀一下台北賓館，然後再拜會外交部。到了晚上，由外交部楊部長出面請我們系友們吃頓飯。

隔一週則是舉辦一個學術研討會，預計以區域研究為重點。因為區域研究是張京育校長當年從哥倫比亞大學帶回來的一個新主題，像現在的林碧炤副校長等



### 外交薪火相傳

我們有 100 多位做過大使、代表的系友，有 200 多位目前在外交部工作的同事，假如能夠把他們和系裡頭做密切結合的話，可以做不少的事。例如他們可以分享在不同駐地服務的經驗，相信對同學們將來人生選擇的方向可能會有點幫助，能更清楚我們面臨的是什麼樣的大環境，而個人所面臨的小環境又是什麼，讓同學們思考願不願意為它犧牲、奮鬥。又譬如我剛剛說的那些外交官的基本條件，當然可能有點嚴苛，但沒有關係，只要盡量去學習，坦白講，就算將來不做外交官，也仍然可以在其他方面學以致用。如果每個同學都知道未來會面臨的狀況，那麼他將來的奮鬥方向可能都不一樣了。

此外，還可以持續邀請一些大使返校演講，外交系所畢業的大使很多，而且每個人的專精的區域或主題都不一樣，我們可以活用大使們的經驗，讓他們把自己的長才貢獻出來，或者請他們介紹一下外交部的實務工作，讓大家能對外交工作有更深刻的瞭解，也能讓同學們增廣不少見聞。



▲邱進益會長（左）代表校友捐款，  
協助曙光專案同學就學（2009/10/28）

### 人物專訪

## 國立政治大學——張京育前校長

採訪：謝懿安、胡巧蛙、曹亭峙

撰稿：謝懿安

### 在學生活回顧

我是民國 47 年從台灣大學畢業後，才到政大的外交研究所。當時政大似乎只有 5、6 個系，在人數不多的情形下，同學彼此的聯繫都十分緊密。我在台大畢業前，便已經改變了原本對法律的追求，所以在大四期間就開始旁聽與外交有關的課程。外交研究所當時考試的專門科目有外交史與國際法等等，因為法律系本身就有國際法的課程，雖然相較於政治系學分少了許多，但我還是很認真的修課準備；而在外交史的部分，我選擇去旁聽當時台大夜間部的課程。我考取外交研究所那一年，錄取名單各報還有刊登。不像現在考取研究所的學生數量龐大，當時能考上研究所的學生屈指可數。

研究所和大學有相當大的不同。當時，尤其是在台大法律系，我 4 年修習的學分高達 179 個，我們的課程是非常緊湊的，法律系的類科又非常的多；到了研究所後，感受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學科數目的減少，兩年只要修 28 個學分，包括國際法院成案、中俄關係史、中日關係史、時事研究、國際組織研究等。學科減少後，自己規劃生活的自由度便增加，有很多時間可以去圖書館找資料或是思考未來。念研究所特別不同的地方，就是眼界的拓展，這時所學的主題往往都已經不是第一次接觸，而是原本在大學所學的延伸，自己也會有些能力去判斷一些概念，諸如：這本書寫得好不好、老師的講述和我們過去的了解差異在什麼地方、相關重點有什麼不同等。大學時期的學生或許還不容易有判斷分析的能力，你可以喜歡或不喜歡這個老師，但你不易衡量他的深淺。當我們第一次接觸新概念時，往往只能相信講述者所說的一定都是對的。這種分析批判能力的養成，是念研究所與大學最大的差異。至於課程，個人認為外交系增設博士班、雙修輔系等制度，其內涵比起 50 年前要更豐富、更多元，更與時俱進。



▲張京育校長任內照片

那時的校園生活是相對單純，沒有太多的課外活動。當年木柵還是屬於台北縣管轄，地理位置十分偏僻，公車也不直接通往學校。部分研究所同學已經就業，因為唸研究所在當時來說算是一個奢侈品，大部分的學生能唸完大學就很不容易。因此在畢業後便很快地去找工作。這是一般的情況。但是也有一部分的人選擇繼續深造，每個人對自己的定位便決定了你在念研究所期間要做些什麼事情。我自己的想法是好不容易有兩三年的時間可以無憂無慮地唸書及規劃我的人生，所以我大部分的時間都在校園和指南宮一帶活動。研究所的課外活動相較於大學部少了許多。

### 另闢外交蹊徑

我在高中時唸的是甲組，也就是理科。但在中學時，讀了些日本明治維新、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等課外讀物，很受啟發。參加聯招時，就選擇了乙組，如同今天的社會組。當時在選系的時候，曾有學長提到法律系是個「進可攻退可守」的好選擇，進可攻指的是你能夠以法律知識為基礎做很多事情，退可守是說你把法律的專業學好以後，在社會上足以養家活口，佔有一席之地。對於一個還在念高中的學生來說，其實了解有限，而且當時大學教育並沒有像現在一樣普及。當時只有一間大學，就是台灣大學，其他都是學院。法律系給同學非常紮實的訓練，但當時的我覺得這樣是比較制式的。因為是研究法律，你必須對它的定義、內涵及法條等非常熟悉，是比較屬於邏輯化的推演。我到大三的時候，覺得自己想要找一個更具有靈活性的學科，因此慢慢將注意力轉到政治外交方面。其實我在大一暑假就曾投考外交領事人員的普通考試。我記得那時什麼專門科目都還沒有學過就去參加考試，在口試的時候還碰到主考官，後來擔任司法院大法官的黃正銘教授問我：「你暑假的時候怎麼不去唸書，還跑來考試啊？」我就說：「就是因為暑假才有時間來應試，順便可以督促自己多唸點書嘛！」老師接著問我：「那你考得如何？」我很自然地回答：「考得不好！」老師又說：「那你還是沒唸書囉！」這真的是一個很好玩的經驗，果然最後我也沒有錄取。要做公務員，只有繼續準備。到了大三的時候我就高考普通行政及格了。之後便想轉向外交方面的領域。當時全國就只有這麼一間研究所叫做外交研究所，所以就到政大來了。

### 政大今昔氛圍

政大在當年得以復校可說是處於一個非常特殊的情況之下。國家財政當時十分困難，所以不可能有宏偉的建築，政府的想法是想要擴大高等教育的普及，但沒有辦法像現在這樣有充足的資金去規劃校園。我們當年的宿舍還是用空心磚建造而成，相對於今天來講是比較簡陋的。最好的地方是圖書館，位於現在的果夫樓一處。當時我們學生並不太在意校園要多美化，有一個清幽的讀書環境對我們來說就是一個最好的地方。那時大家都十分珍惜在學校的時光，像我這樣沒有工作而全心全意念書的同學也還是不少。現在的政大系所增加許多，各式建築也跟著建立起來，圖書館、資訊設備比以前是更加的完善。我認為現在的同學應該要好好珍惜這樣的環境，因為都是前人爭取留下來給我們

的。當我們離開學校之後，應該要思索能創造什麼樣的資源給我們的後人。到學校的目的就是要受教育，把自己培養成材，如果把這一段時間虛度過去可能也會畢業，但久了之後會有一種空虛的感覺。當然不是說不能有課外的活動，因為人生是個整體，學術只是其中一個部分。但在校園裡面，學術是最重要的，你不能把主要的事務變成次要，這樣本末倒置就會浪費許多時間，以後要更加倍地努力才可能彌補的回來。

在我擔任校長期間，當時希望每一年大學部的同學進來，我都要和他們吃一次飯。在他們畢業時，每一系的同學我也都要跟他們聚一次餐。我會邀集學校各處室的主管一起和學生們進餐，聆聽大家對學校的意見。大學部的學生總是有最多的想法，特別關心生活上的便利，如校園公車等。和我當年就讀大學時，有很大的不同。那時大學部的宿舍常是8人房或是10人房，但大家都覺得很滿足了。今天的校園生活與我們當時相較起來更加的多采多姿，各種資訊與活動都進到校園裡面來，可說是社會發展的一個縮影。但我們最終還是要強調它是一個讓我們追求知識的地方，能夠把根本顧好之後，再追求其他項目的發展。



▲張京育校長接任典禮

### 開拓外交面貌

政大的變化其實也就是中華民國政治社會變遷的一個縮影，外交系的發展歷程自然不在話下。我們感到最自豪的地方，是全國唯一的外交系所就在政大。多年以來，外交系所培育出來的涉外事務人才，特別是在外交領域服務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在當時就讀這個科系，出去從事外交工作是天經地義的事情。起初設置的目的，主要就是想要培育涉外事務的專業人才，從外交系的名稱就可以看得出來。現在的外交系課程較以往更多元，以前的課程比較傳統。當年最熱門的主題是談論戰爭與和平，現在則結合了其他領域的專業，例如加入WTO、WHA或是金融貿易、衛生、災難救助等議題，這些都是當前外交事務的一部分。在考慮國內的政策時，不可能忽略到國際環境，國內事務逐漸的國際化，同時國際事務也慢慢國內化。在這種情況下，涉外事務的需求就非常的廣泛，已經不是我們過去狹隘的傳統社交、談判的模式，雖然這部分仍然存在，但比重是慢慢下降的。因為國際化的議題越來越多，你必須要先具備國際關係方面的知識，又對於其他領域有

基本的了解，然後才去從事特殊涉外事務的處理。這個時候才有辦法得心應手。

我記得剛接任外交系主任的時候，當年的校長李元簇先生告訴我，行政院長蔣經國先生在日前的一次會晤中，表達希望學校能多培育外交人才的想法。當時中華民國已經退出聯合國，我們和美國的關係也逐漸出現問題，因為尼克森總統已訪問過大陸，但蔣院長還是表示國家需要更多的外交人才。為什麼？因為國家和國家增加來往之後，你就需要有能力處理涉外事務的專業人士。如果一個國家選擇很孤立，那麼當然不特別需要這方面的人才；但當國家之間的接觸，不管是在文化、經濟、觀光旅行等方面都增加時，沒有專業人才的話，要如何處理跟這些國家的關係？所以我們學外交的人必須要有這種期許，就是涉外事務是你的本行。涉外事務可能包含安全、經濟、文化、金融、衛生等不同領域，那些領域的專家也會參與其中，但他們是從議題專業的角度來看。我們必須要把我們的專長貢獻出來，跟這些專家們一起處理這方面的事務。從外交系設立的宗旨以及現在國際局勢變遷的角度來看，我們應該要自許能成為促進我國和其他國家或國際組織之間相互來往、建立共存共榮關係的專業團隊。狹義的「外交」(diplomacy)是政府與政府之間的交往關係，但是如果我們把他看成是「涉外事務」(external affairs)，那涵義就會非常廣泛。所以身為外交系的學生，自己應該要思考，除了一般的國際關係外，還有沒有其他的專長。同學如果有經濟方面的專長，那就可以設法成為國際經濟方面的專家；如果有金融方面的專長，那就可以設法成為國際金融方面的專家；如果有衛生方面的專長，那就設法成為國際衛生方面的專家。這表示同學們未來有很多的路線可以發展，當你畢業後，不僅要有外交的專業知識，同時還應該要具備其他領域的特長，我覺得這部分是外交系同學要自我去定位的。另外學校在課程設計等方面也要有所配合，大家都可以選擇外交作為一個主修，然後選擇其他科系作為一個副修或輔系，那你就擁有一個專長。同學應該在進外交系以後，找時間和師長們溝通，了解自己在外交系的期間應該要怎麼規劃，然後按部就班的執行，才會比較有踏實的感覺。

## 外交薪火相傳

學校的資產就是它的校友，這主要可以從學生畢業後在社會上的表現加以衡量。因此學校與校友的聯繫，本來就應該要很緊密，就像一個家庭的成員一般。家庭成員若彼此不聯繫，那家就不存在了！但這些是費時費力的工作。我記得當年擔任校長的時候，成立了學術發展基金會。成立之初首先要考量的就是，學校老師是否支持？學校的校友是否支持？然後才考慮到其他人的意見。那校友又為何要支持學校？有些人或許是出自對母校的一種感情，但是因為大學實在是太大了，就像一個家庭如果有 50 個小孩子，每個小孩所分到父母的愛便會減少，覺得父母跟自己沒有這麼親近。所以當學校變得愈來愈龐大時，和校方的聯繫或許就不是那麼密切，而相對於系所來說，或許感情就會比較多一些。對於系友的聯繫，可以讓在校的學生一個人負責一部分的電話，去關心這些已經畢業的系友。如果系友畢業後與系上的聯繫都斷絕了，那對母系自然不會有太深的感情。聯繫的工作是現在的同學應該要去做，而且非常重要。

這次 80 週年的系慶會比較盛大，除了安排系友回娘家的活動，另外還有學術研討會。80 年以來，外交系培育出許多不同領域的傑出人才，把這些經驗與事蹟紀錄下來，我相信對後來者是一種激勵的做法。外交系特別的是有許多接觸涉外事務的經歷，要如何將此一特點發揮出來，找出外交系的特色，是外交系在聯繫系友或舉辦系慶時可以思考的一個地方。

今天的世界已充分的全球化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類已構成一個生命共同體，人的禍福與自然界的變遷也密不可分。做為外交人，我們希望共同努力來建構一個和諧合作、永續發展、生態環境友善的全球秩序。



▲我們與張京育前校長（右二）於校長住家合照



人物專訪

國立政治大學 — 林碧炤副校長

採訪：謝懿安、林雨璇

撰稿：謝懿安

大學生活點滴

我在外交系四年，從民國 55 年到 59 年是我一生中最高興的時光。當時大學環境十分清幽。就讀大學的四年是我第一次離開家，我是台南人。就讀大學時覺得和以前求學的過程中有很大的差異，生活變得很自由，沒有人管，也可以留頭髮，因為當時在初中都是要理光頭的。覺得進大學最大的不同就是每天可以自由安排自己的活動，和好朋友一起住在宿舍，當時的室友是胡志強市長。當年我就讀外交系時還是第一志願，所以覺得前途一片光明，也有很多社團活動，老師也都非常好。我在大學四年讀完以後就出國留學，回國後就在政大與政府部門工作，生活比較簡單。



▲林碧炤副校長

政大今昔氛圍

我想現在與當年最大不同的就是內外環境的改變。外環境指的是國際社會的改變，過去四十年來社會的變遷十分迅速。硬體的改變、資訊化的社會讓現在學校有很大的不同。它帶來的是生活習慣的改變、想法的改變還有期待的改變。我認為這些變化大部分都是好的，年輕朋友的選擇更加多元化。而內在環境的改變包括校園內部的不同，還有年輕朋友們本身的變化。但是現在的學生似乎被過度保護，比較不能承受壓力。現在同學的生活資源十分豐富，加上科技的快速進步，你們享有很多資源。舉例來說當時的我們連影印機都沒有，還是靠油印的方式。Information 的改變真的是很大。

外交自我定位

由於國際社會變遷迅速，導致現今的國際舞台與四十年前我所就讀外交系時已有很大的不同，這樣的情況下導致很多外交系的學生對於自己的定位變得較模糊，也對未來努力方向有所遲疑。這個問題其實在當年我就讀外交系時已經有碰到了，像是如果外交特考沒有考上時，將來的出路要怎麼辦？所以當時我們在大一就已經開始準備外交特考，因為大家都認為這是唯一的出路，每天早上起來就是背英文單字，下過許多苦功來增進英文能力。當時大家都是一心一意想要考過外交特考，後來因為我考上公費留學，就沒有走上這一條路。當年我們班畢業後進外交部的大約九個人，可是現在繼續有在外交部服務的剩下兩個人，其他人則各行各業都有，所以我便得到一個結論——學外交不一定要做外交。我今天給學弟妹們的意見就是說不必把自己困在傳統外交的定位裡，在學校上課時我也是如此和同學說明。很重要的一點是要先了解自己的興趣在哪裡。首先簡單的判斷自己的個性是外向或是內向，如果內向可能可以從事有關學術研究的方向；如果外向的話則可選擇各種不同的專業道路。另一個重要的是課程的規劃，這一部分可以跟系上老師做討論。除了系上基本的專業科目外，也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做課程安排，像是修習與商業有關的課程。有幾個學科十分重要，例如哲學，是在教你如何運用邏輯思考，讓你在講話或寫文章時有條理。在哲學部分我也下過功夫，從中我收益很大。政治學與經濟學也是十分基本的科目，另外歷史也是很重要的學科，因為歷史當中有很多地方是可以提供我們借鏡與參考。我也建議同學有機會就去申請雙主修或輔系，多一個專長。就外交系而言，兩岸關係的開放對外交系來說內涵會更多，而且我們會走出與其他國家不同的外交路。

回想當年我們班上除了外交官與學者外，大部分都是從商，且表現都很不錯。當時我印象最深的是班上有一個同學進入外交系後發現自己對醫學很有興趣，但政大與醫學方面有關的課程太少，只能修一些心理學或微積分。畢業之後這位同學遠赴日本，進入長崎醫科大學就讀，現在在長崎醫科大學擔任骨科教授。當然也有像這樣子特別的人，這個例子告訴我們要找到自己的興趣，不要強迫自己去做一件不喜歡的事。職業無分貴賤高低，做的愉快與否比較重要。而最重要的是對大學四年要先有所規劃，每一年想要修的課程都要事先想好。我當年在唸書時每一年都會選擇一本到兩本與課程有關的原文書閱讀，像是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凱因斯的貨幣理論等，同學在這方面可以多問問老師們的意見。另



▲林碧炤副校長致贈胡志強市長政大八十風雲校友紀念牌

外我要強調課外活動的重要性，它是一個讓你交朋友很好的管道。以前我在政府部門還有學校行政單位工作時很多的處理事務方法都是在大學辦課外活動的經驗學到的。不管是在規劃路線、人數安排或是車輛數目等都是辦活動要注意的內容。其中我從大學辦活動裡記憶最深的就是要記得隨身攜帶簡單的藥物，因為我當年第一次辦活動時就碰到有人受傷但沒有醫藥箱在身旁，所以之後我每次辦活動是都會特別注意這些小細節。課外活動在大學生活中真的十分重要，除了讀書之外，同學們真的可以多參與課外活動。其實我覺得看書並不難，因為書不會動阿；但人不一樣，因為人是會動的，所以與人相處便要下一番功夫的。人與人之間又可以分成「帶人」與「待人」，學問就很大了，而這些都可以從課外活動中學習到，會有更多不同的啟發。另外我要強調絕對不要放棄出國唸書的機會，因為那是一個可以拓展眼界很棒的方法。英文也是非常基本的，能有第二外語更好，最重要的是會應用，像是中文和應用中文有很大差異。

### 八十系慶期許

這次系慶的總幹事是李明老師，而我是負責十月的學術研討會。在我於本次活動籌辦與參與的過程中，我是覺得基本上是要將外交系的精神及特色讓社會可以知道。外交系在政大是很特別的系，所以我們想利用這次機會讓大家知道外交系的歷史與特色，這次活動的主幹就是圍繞這一整個理念。在今年一系列的活動中，舉辦了系友回娘家、八十系慶與學術研討會以及對幾位傑出的校友與老師表示敬意。八十年對外交系來說真的是值得慶祝的日子。



▲我們與副校長（中）於副校長室合照

### 外交薪火相傳

目前外交系有系友會，這就是一個聯繫的管道。畢竟畢業的系友可能都會因為工作十分忙碌，無法主動聯繫，我認為可以由系上主動聯繫這些畢業系友，提供他們最近系上相關的活動訊息，定期的邀請他們回來幫同學做演講，分享經驗。

## 人物專訪

# 外交學系友會 — 李明總幹事

採訪：蔡惟安、胡維榛

撰稿：蔡惟安

### 特殊語文背景

我並非外交系，而是東語系韓語組（現在的韓語系）畢業，附帶一提的是，劉德海教授當年是我在東語系的學弟。我與外交系的因緣，是起始於大學時選修的「外交輔系」。我從大二開始，選修了輔系的幾門課：政治學、西洋外交史、國際關係、國際公法。西洋外交史是由張宏遠教授講授的，張教授專門研究西洋外交史這塊領域，他後來還教國際關係，他奠定了我對外交史、甚至整個國際關係領域的濃厚興趣，當時我就發覺西洋外交史與國際關係是有很多輔助之處的。

在外交系任教之後，發覺過去的老師教學負擔沒今天這麼多、這麼重。課餘跟同學的經驗交流、生活分享還比較多些。現在因為有專班，每個老師要分擔很多課程，負擔較重，這是跟以前的教學環境不相同的地方。從同學的角度來看，多年前教育機會沒那麼多，環境也沒有那麼好。我是民國六十二年考進政大的，分發到東語系韓語組。那時大學聯考的錄取率只有 13%，換言之，有 87% 的同學是在「孫山」之外的，除非進夜間部，否則是沒有大學可唸的。現在大學錄取率已近百分之百，這又是與以前不同之處。

我覺得自己很幸運能到政大，雖然我並非馬上就到外交系，但我大二時就開始與國際事務研究結緣。韓語是一種外語，是一種有用的工具，可藉之瞭解韓



▲李明總幹事

國、朝鮮半島，甚至是東北亞的國際環境發展。我唸韓語，但我並不特別鍾情於文學、語言學或韓國古代史，反倒是對現代史較有興趣，特別是甲午戰爭後的日韓史、中日關係史、中韓關係史。當時看了很多中國近代史的書籍，也因此對國際事務有進一步探索的想法，所以我才選了外交輔系，在接觸到那基礎的四門課之後，轉向國際關係這個方向來。

我們學生時代並無「雙主修」，學校也無法開那麼多課，不像現在因社會分工細緻，學校也要因應時代的需求。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現今大學能提供資源因應同學更多的需求，是極大的進步。所以我們發現外交系的同學因為雙主修，可以有法律、國貿、語文、傳播等其他方面的第二專長，我覺得這是社會對大學生的疼愛與關注，把很多資源放到教育裡面，讓大家可以有更多的選擇與學習，這是多年前所無法預見的。

那時唸外語並不困難，只要熟記書本與語法就能及格，但要唸得好並不容易，就像外交系的同學學習第二外國語，要有好的聽說讀寫能力，必須下很大的功夫一樣。那時還有韓語的作文課，我的成績在男生裡面算很不錯的，雖然第一名一直都是女同學拿到，但我覺得勤能補拙，為了把某件事做好，我會減少遊樂的時間。我覺得，雖然每個人聰明才智不同，但若你比別人勤快，你就能跟別人並駕齊驅、或擁有更多的優勢。

我那時跟外交系的接觸，是到外交系來旁聽一些課，印象比較深的是李鍾柱老師教的國際法，有時則是聽外交系老師的演講。以前與外交系的同學也會在競賽時接觸，當時東語系的同學很活潑，常在體育競賽方面常名列前茅，拿到精神總錦標，但外交系的同學則通常在演辯、藝文表演方面拔得頭籌。

## 外交韓語比較

現在的東語系已經分成各系，他們有更多的課程選擇，有更多機會到外交系上課，不同學院跨院的課程更多，以前沒有那麼多通識課程，只能有少數可跨院選修的課，還必須得到老師的同意。那時老師是站在被動的角色，但如今學校是主動的希望同學擁有跨院的知識。總之，現在的課程比以前更進步、選項也更多，在這知識爆炸的時代，學校提供的課程必須是充分且多元的。

## 化所學於所用

大學畢業後，我考上東亞研究所。在研究所三年中，我修課領域兼及大陸問題與國際關係。由於課程的深入與集中，我認為這三年的收穫比大學四年來得多。不過大學時期學的韓語對我亦有很大的幫助，它使我在研究大陸問題之外，還加上了對北韓的研究。因為有專業的韓語能力，使我能夠接觸很多韓文的資料，所以當時我算是國內非常少數能知道一些北韓政治經濟發展人，而我的畢業論文就是寫《南北韓國土統一政策比較》。我認為在政大七年

受教豐富，是人生中充滿喜樂的七年，所以我才會選擇博士畢業後回來政大傳承、教育新秀。

研究所畢業後，我先到當時的醒吾商專擔任講師，在國貿科教了一學期的英文。後來又考取新聞局「外交領事暨國際新聞人員乙等特考韓語組」，進入新聞局工作。在新聞局一年的工作，涵蓋接待外賓、大陸事務、與韓國有關的業務，這些工作都與我以前所學有關。

1981年我考上中國國民黨中山獎學金，這個獎學金提供我兩年的學費與生活費，我在1982年8月赴美，進華府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國際關係高等學院就讀，兩年畢業後轉到維吉尼亞大學攻讀博士。我的博士論文《反霸體制下的中共對兩韓的外交政策：1969-1988》可見也與韓國有關。我覺得韓語能力對我有兩點最大的幫助，第一點是它開拓了我對韓國的興趣；第二點是我研究所時第二外語的抵免就是靠韓語，因為抵免第二外語，我多了一兩年的時間可以專心其他課程跟論文。因此我覺得韓語對我的幫助很大。

1988年畢業後我就回到政大來回饋我的母校，到現今已快22年，而我覺得能回來教書是非常幸運且愉快的事。

## 八十系慶籌劃

這次八十系慶的活動是外交系畢業系友們關心的一個大型活動和聚會，我們系友會在先前已經開過好幾次的籌備會議。外交系友會在這幾年來經由大家的幫忙已經成立，並且成長為一個具有相當基礎的聯誼性組織，現任會長邱進益先生曾任考選部部長與駐外大使，因此我認為由邱先生擔任會長，是非常具有號召力的。而此次系友會慶祝八十系慶的籌備會，我們很榮幸地請到蕭副總統萬長先生擔任榮譽主任委員。除此之外，許多副主任委員當中，包括過去的資深的駐外大使、系友和教授等擔任。在系友會中我擔任總幹事的工作，兩位副總幹事包括目前政大校友會副總幹事莊成炎先生以及外交系邱稔壤主任，希望透過同心協力，把系慶辦好。

系慶活動分成兩個區塊，一方面是十月十五日在風雩樓召開的外交系八十週年系慶大會，我們希望系友能踴躍參加。我們將邀請今年正好百歲遐齡的前駐外大使趙金鏞大使，他屆時會捐贈珍藏多年圖書給外交系。同時我們將會頒發外交系的榮譽傑出系友，也會安排各種系友和同學的表演，屆時將會冠蓋雲集、熱鬧非凡。同一天我們在學校歡聚，在四維堂邀請系友會餐。讓我們系友們回到四維堂這個擁有大家集體記憶——諸如看電影、辦舞會、考期末考的地方——而能產生共同的甜蜜記憶連結。下午我們將拜會外交部，同時我們也希望能拜會蕭副總統，目前正與總統府接洽中。若馬總統時間許可，我們也非常希望能夠也晉見馬總統。以上是十月十五日那天的活動。

第二個部分是十月二十二日，我們外交系慶祝八十周年系慶學術研討會。學術研討會的主題是「國際關係和區域研究」。研討會中會有外交系教師擔任論文發表，同時也會有校外教授擔任評論。屆時我們外交系一直努力推動的「金磚四國」區域研究團隊，將把研究心得以論文形式發表，包括以林碧炤副校長為首的資深同仁，也會發表國際關係理論的大作。我們因此認為學術界的一大盛事，日後也會出版專輯，作為外交系八十週年系慶的獻禮。而外交系八十系慶這個活動，我想是全系師生、畢業系友們共同參與的重大活動，所以希望我們能把這次的系慶辦得有聲有色，讓大家知道外交系是一

個溫馨、多元且充滿活力與展望的大家庭。作為系友會的總幹事，殷切盼望屆時系慶能以最佳的面貌呈現給大家。

## 開拓外交面貌

根據統計，目前大概有兩百三十幾位外交系系友在外交部服務，大約佔了外交部人員的三成，若再加上已退休的系友、駐外大使或代表，數目就更為可觀了。這表示過去外交系對外交部的人力提供重大的貢獻。究其原因，是我們有專業的訓練、外語的優勢，系友也樂於把所學貢獻在公部門。其中外交部又是首選，因此可以想見我們和外交部關係是何等密切。經過多年的演變，外交系系友在外交部考試當中獨占鰲頭的情勢有些改變。這些原因包括我們面臨其他學校的激烈競爭，另一方面是現今外交系系友，也未必都以考公職作生涯規畫唯一的選擇，他們也可能在私部門、第三或是第四部門，例如媒體、政黨、學校、慈善團體等發揮長才。由於外交部不再是「唯一」，所以外交系友服務外交部的人數在近年內有下降的趨勢。但我想這是一個自然的趨勢，我們也不必感到擔心、或是感到我們的競爭力不如人。所謂勇者不懼、智者不惑，我相信外交系系友在經過四年的通才教育以及專業知識淬煉之後，仍然有相當的優勢讓大家在各行各業有出色的表現，只是相對地我們更需加強我們的競爭力。

26

以我個人的了解，過去外交系系友之所以能夠在公部門有較多的優勢，第一是必須有相當好的外語基礎，且不只有英文，還有其他特殊語言做輔助，像這樣的能力是外交部、經濟部、教育部國際文教處等公部門所亟需的。所謂較佳的競爭力，首要條件就在於出色的外語能力。第二就是要具備紮實的專業知識，特別是要針對我們固有優勢，譬如國際關係研究、國際公法等做相當程度的加強。還有其他部分的專業素養，像大眾傳播、經濟學、國際金融、國際組織等，都是不可或缺的領域。第三是自己的意願和決心。雖然公職人員並不是唯一的出路，但若「立志」努力的話，會有較大的推動力量。我以前也參加過「外交領事暨國際新聞人員特考」，在駐外事務部分用過心，因此我以過去的經驗和大家互勉。

## 外交薪火相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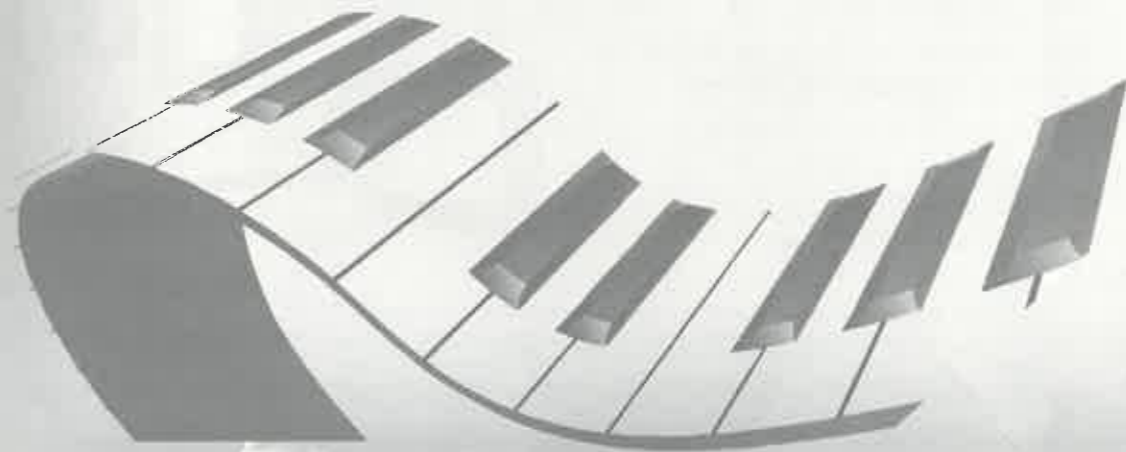
我們在聯繫外交系系友時，會發現跟其他的系有些不相同。我們有很多系友都因為公務派駐國外，因此聯繫時通常會有困難，也因為他們擔任職務或服務單位常有異動，所以我們保有的系友資料通常都是比較舊的，有時寄出的信件也常被退回，所以系友聯繫工作就有固定的困難。也許未來聯繫要以比較動態的方式，譬如在系友會（或外交系）成立網站，由系友發揮主動精神與我們聯繫。我也認為外交系系友會要有比較好的聯繫管道，像是創建網站，以更活潑鮮明的特色，來吸引系友經常造訪我們的網頁，讓他們瞭解母系近期的學術或聯誼性活動。最重要的，是我們自己要將網站做充分的設計和經常性的更新，讓它能更具有吸引性和時效性。另外也要拜託我們的系友能夠主動跟母系聯繫。

我們系友涵蓋了很多層面，年齡上可說是橫跨老、中、青。老資格的駐外退休大使與教授同仁不在少數。我們也願擴大聯繫、保證效果。譬如說這次八十週年系慶的組成架構，就羅列很多的系友單任籌備委員，希望能兼容並蓄，並且藉此展現外交系的多元，讓更多的系友「回娘家」。在聯絡部份，我們也希望用最經濟、最快速的方式與系友取得聯繫，冀望大家都能共同為八十週年系慶努力。我們目前也在進行將系友聯絡資料的更新，只是我們不太方便將這些聯絡資料以紙本的方式公佈。這是基於兩點困難，第一是我們無法讓每一位系友的通訊資料都能維持長時間固定不變，就像前面提到的，他們的服務單位會經常變動。第二是有些公部門的系友，感覺不便對外公開他們的聯絡地址，我們必須尊重他們的意願。即使如此，外交系仍會保存系友的通訊資料，所以如果系友之間樂意與人聯繫，只要一通電話打到外交系，我們樂於作為聯絡的橋樑，這或許可以彌補我暫時不能出版單行本通訊錄的遺憾。



▲與李明總幹事合照

27



# 慶祝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 創設八十週年活動

## 壹、時間：

- 一、慶祝大會：暫訂民國 99 年 10 月 15 日（五）
- 二、學術研討會：暫訂民國 99 年 10 月 22 日（五）

## 貳、地點：

- 一、慶祝大會：國立政治大學風零樓雲岫廳（四維堂正後方）
- 二、外交系友餐會：國立政治大學四維堂
- 三、學術研討會：國立政治大學綜合院館 5 樓國際會議中心

## 參、活動規劃：

### 一、書籍出版：

- （一）學術篇
- （二）祝壽篇

### 二、活動內容：

- （一）時間：99/10/15 上午 9：00 報到 9：30 開始
- （二）貴賓致詞：邀請外交部長演講
- （三）贈書儀式：趙大使金鑄學長贈書
- （四）節目表演

### 三、餐敘：

- （一）時間：99/10/15 中午 12：00
- （二）地點：國立政治大學四維堂

### 四、系友座談會：

- （一）時間：99/10/15 下午 14：00～15：30
- （二）地點：國立政治大學綜合大樓教室

### 五、機構參訪：

- （一）時間：99/10/15 下午 16：00
- （二）地點：總統府、外交部、台北賓館
- （三）活動內容：副總統接見、茶敘

### 六、晚宴：

- （一）時間：99/10/15 下午 18：00
- （二）地點：外交部 5 樓
- （三）活動內容：外交部長主持

### 七、學術研討會：

- （一）時間：99/10/22 上午 9：30 開始
- （二）主題暫訂為：區域政經發展與變遷

# 距今近四十年， 再度回首當年。

## ◎姜家雄教授簡介

高雄市出生長大，高中就讀高雄中學。民國五十九年北上入學政大，畢業於民國六十三年，學號 592342。大四的時候以榜首之姿入外交研究所，但在畢業後服了兩年預官之後便毅然決然遠赴美國，於密西根州立大學攻讀政治學，研究國際關係。學者之路一走就是十幾年，原本想繼續待在美國做學術工作，但是因緣際會之下再度回到台灣，目前任教於外交系。



（以下訪問，姜家雄簡稱為師，訪問同學胡巧蛙、謝懿安簡稱為生。）

生：老師您好。請問外交系四年中，第一個浮現姜老師腦海的事情是什麼呢？

師：抗議遊行吧！平生參加過的社會運動，就是進入外交系後，沒多久就碰到釣魚台事件。我們有跑去遊行，當時外交系大一到大四都去了，還穿著政大制服！這是我上大學之後第一個參加的學運！但也是人生唯一一個！





學業篇

生：首先問問考驗記憶的問題好了，請問當年外交系主要修的課程有什麼呢？

師：國際政治（現在的國際關係）、國際公法、政治學、經濟學、比較政治、中國外交史、西洋外交史、西洋政治思想史、理則學、民法概要、國文、中國通史、國父思想等等，還要修兩年的第二外語，我選了法文，而大學英文則是必修三年，大概就是這些。

生：所以當時沒有什麼選修，也沒有現在很紅很熱門的通識課嗎？

師：沒有啊，幾乎都是必修，一起上課的也都是同班同學。而且當時政大的系少、課少，學生也少，整個政大大概才五千人。沒有什麼太多的選修課，我只記得我修過地緣政治、國際私法、美國外交政策這樣的選修吧。

生：既然當時政大學生這麼少，那麼成立時間較早的外交系在那個時候一班大約多少人呢？

師：聯考招了四十五個本地生，再加上十幾個僑生和外籍生，大概六十幾個人吧，其實一班人數跟現在差不多。

生：姜老師有比較特別印象深刻的必修課或是授課老師嗎？

師：有，現在一回想，好像都是對於那些教授有著很深的記憶，充滿敬意。那時候政大的老師個個都是學有專精，學識淵博。像國際政治是李其泰教授、國際公法是王人傑教授、比較政治是羅志淵教授、西洋政治思想史是朱堅章教授、中國外交史是朱建民教授、經濟學是夏道平教授，每一個都是非常優秀傑出的學者。這些都是三十幾年將近四十年前的教授了，但你看他們的風範和學問依舊是後輩的效法對象。

生：請問老師您覺得，當年外交系的生活對您未來有沒有什麼影響呢？

師：其實我高中時候就打算教書、走學術工作。所以大學的時候也是努力朝著這方面邁進。當時的我們方向很簡單，考研究所、考外交特考、工作或是出國唸書，而出國唸書的大多都是打算從事學術工作。當年外交遭受挫折、面臨退出聯合國的動蕩局勢，因此很多人畢業後就都轉行，可能從商、當國中老師或是進了報社，但就是沒有進入外交領域。在外交系四年，我一直以繼續念研究所為目標，因此畢業前我考上了外交研究所，退伍前也順利申請上了美國的研究所，當完兵後不到一個月就去了美國攻讀國際關係，外交系老師的鼓勵是滿重要的。但是現在許多學生即使念了大學、碩士、甚至到了博士班都不知道未來要做什麼，那麼多的機會與選擇，搞不清楚方向是很可惜的，要先認清楚自己的目標方向再去努力。

生：以前跟現在的課程變更似乎不大，這樣的課程設計對學生有什麼幫助？

師：這麼說好了，系上的課程應該是「增加同學的能力」。大家畢業之後就業，要瞭解政府機關、企業、學術界，他們到底需要什麼樣的人，在大學時候就需要充實相關能力。但是有些能力可能是大學中學不夠或學不到的，所以要在研究所繼續學習。所以無論在大學修什麼課、做什麼事，研究所念什麼學位、念碩士或是博士，都是要有前瞻性的。你要問自己：「到底為什麼要選這門課？」，這些課程的設計是要增加本身的能力與知識，當然可以有很純粹的興趣選擇，但是更重要的是培養「專長」。現在很多人輔系和雙修，但是你的專長、競爭力又在哪裡呢？我認為課不要上的太多太

雜，現在的課程都趨向淺薄了。而外交系的課程應該是要系列性，初階、中階、進階這樣垂直向上，大三大四的課要比大一大二更難更艱深，而外交系的學生就是該在現有的課程上做出分層與深淺。

生：現在的外交系學生甚至是其他科系的學生，常常對於系上的課程感到迷惑或是對未來感到徬徨，老師能否給些建議呢？

師：現在不少的學生沒有方向。雖然過去我們也沒有很明確的方向，但是至少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不是隨波逐流。現在大學的課程如此多樣，要弄清楚社會、市場需要什麼樣的人才，透過課程甚至活動的參與，把握機會培養自己的專長與競爭力，這才是大學的目的所在吧。我們念大學的時候，可能因為日子苦一點，會不斷思考自己未來該做些什麼，也會跟授課老師們討論一些自己的志願、對國家的抱負、人生規劃等等。我建議，在繁多的課程當中，偶爾找找授課的教授討論自己的理想，我相信除了上課之外，早點確定自己人生的目標，聽聽老師們、長輩們的意見與經驗。外交系同學語文能力強，就業選擇非常寬廣，許多行業都可以參與，大家要多點嘗試早點準備，不希望進入職場時，才發自己光有學歷沒有能力、空有好成績但是經歷一片空白。

生活篇

生：首先，請問老師當年住宿嗎？

師：是啊！連台北的學生也要住宿。三四十年前的男生宿舍就在羅馬廣場、行政大樓那裡，早就拆掉了。那時還沒有自強宿舍，莊敬宿舍那時剛蓋好，我記得大四時我們班上有女生住進去。寢室八人住一間，設備很簡陋。當時外交系活動也跟現在一樣很多，文化盃合唱比賽、還有文化盃舞蹈比賽、校慶運動會、系際盃、新生盃、辯論比賽等等，宿舍的確很近很方便，活動練得再晚都能馬上回去休息。其實我們那時不常待在宿舍，大學的時候常常出去踏青郊遊，去陽明山、碧潭或是去坪林露營，所以大一待在宿舍的時間其實也很少。不過大一以後就不用住宿了，而且宿舍管理很嚴、有門禁還要熄燈，所以我大二以後就住外面，就在保儀路那裡。那年我從美國回來之後還有去找以前的房東，他嚇一跳了，畢竟都是這麼久的事情了。

生：當年的政大跟現在有什麼不同？那外交系呢？

師：除了四維堂，風雲樓還在。志希樓、果夫樓還在，新聞館也還在。大智大仁大勇的那幾棟大樓是我們大四的時候蓋好的，外交系系辦就搬到大勇樓，所有法學院的系也在那邊。我們那個年代政大的系也不多，整個政大只有五千多學生，當時的政大也沒有後山的校區，我畢業以後才有，政大的變化真的很大。但外交系倒是沒有太大變化，當時大學一班就也有六十多個學生，現在大概就是多了博士班，同學還是一樣的活潑可愛，但老師是覺得有些學生不夠用功。

生：老師當年有參加社團嗎？

師：那個時候因為政治環境，社團很不多，性質也是偏向討論會、演講等等。外交系同學在學校外面挺活躍，參加救國團暑期活動、冬令營等等。我很少

參加社團活動，比較常跟班上或系上同學混在一起，我們常常出去踏青郊遊露營，雖然要很麻煩地坐兩三個小時的公路局或火車。我們跑過好多地方，出去以前也是會先去場勘，一兩個同學會固定準備好設備，看哪裡可以做營地。大概每一個學期都會去露營，而且不只一次。所以台北附近我們大學時候幾乎都跑透透了，很過癮的！當時的大學生活就是這樣子，特別喜歡上山下海到處跑，我還記得畢業旅行到阿里山看日出，算是環了半個島吧，在當時交通不方便的時代是個大事！

生：那有沒有什麼印象比較深刻的趣事呢？

師：也是有啊！當時大學時期，年輕難免叛逆、瘋狂一點，喜歡做一些禁止的事情。例如在外面借場地啊、偷偷的辦舞會，也不是真的這麼喜歡跳舞，年輕嘛，就是想反抗社會一點。記得大三時聖誕夜舞會通宵，我跟室友都睡癱了，大清早有人按門鈴，發現家母北上來看我，真的好糗。另外一點就是男生留長髮，今天來講不算長啦，脖子以上。但當年說是太頹廢，所以學校禁止，在外面被警察抓到也會帶回去理髮！這就變成是我們的娛樂啊，在學校躲教官，在外面躲警察！

生：那麼老師在外交系的大學生活還有什麼休閒活動嗎？

師：閒暇之餘嘛，大概就是在活動中心喝紅茶談天說地吧，偶爾有點錢的話，我們就會跑遠一點去西門町泡咖啡廳或是公館東南亞看場電影。而大四課很少，三天兩頭跑西門町去當時後很熱門的咖啡廳，喝咖啡、聽鋼琴、打橋牌，跟朋友聊天順便聊聊夢想。有幾個死黨喜歡打撞球，彈吉他搞樂團，我也會當跟班。大學的時候大家很喜歡打橋牌與拱豬，常常一打就晚上打到天亮，可是早上的課偏偏又是我喜歡的教授上的課，怎麼樣都得想辦法去上課。

生：那除了上面說的，老師還有在政大跟外交系同學一同參加什麼學校活動嗎？

師：我都有參加啊，大家當時向心力都很強，很願意參加班上系上的活動，得獎是其次嘛。文化盃合唱比賽、舞蹈比賽，新生盃，系際盃等等，都沒缺席。我還記得我雖然五音不全，但是合唱比賽也唱了三年，都是「出人沒出聲」！大一時舞蹈比賽大家跳竹竿舞真是超熱鬧的，新生盃辯論比賽我們班衛冕成功是全校冠軍，我是一辯。系際盃比賽我是打籃球的，比賽地點在現在的四維堂。當時學校最大場地就是四維堂，是個綜合性場地啊，新生始業式、畢業典禮，放電影啊還有比賽全部就都在那裡了。

生：聽起來當年的大學生活非常精彩豐富，那麼老師大學時代成績如何呢？

師：我也是好幾次領獎學金的。我同學都很驚訝，覺得我都不用功，怎麼考試能考這麼好？我平常也是真的不唸書，就是專心上課



▲上圖：1947年班模擬聯合國會議

嘛。我幾乎都不蹺課，有些課是不管怎麼樣一定會到的，不管前一晚多晚睡，隔天都得爬起來，為的就是要聽某些教授教課。若真是要說蹺課的話也是有，大多都是臨時起意的，就跟朋友一起出去玩。有一次上課鐘響，有個同學說走我們去打球，結果一拿起籃球要走出教室，教授迎面而來被逮個正著，只好乖乖再回到座位啦！另外一回，一大早聽說七星山要飄雪，我們無心上課，幾個人就戶外學習了一整天。就因為也沒有什麼教科書，我們買不起啊，考試幾乎都是考筆記，比較單純。圖書館借書也不是開放式的。是像銀行櫃台一樣，是要寫書單的，很麻煩。那我自己的筆記都很重點、摘要式的，所以同學借我的筆記也是看不懂的。沒上課的話就跟女生借筆記，那個時候也沒有辦法影印，考試前女生們都早早就讀完，前一晚男生就大家排班輪流看女生的筆記，很好玩的，我考試也經常開夜車！

生：最後一個問題。老師當時考上外交系，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師：當時外交系在政大，甚至在全國是非常頂尖的。外交系學生給人家的印象是非常優秀很活躍，不只成績好，也很愛國。很多同學外文好，口才好很會演講辯論，應對進退、領導能力都傑出。外交系同學只要是特別優秀的，那在當時都是學校的風雲人物，學校訓導處也會特別栽培這些優秀的學生，我們班上也有幾位很厲害的女生得到提拔，在國家慶典擔任司儀，出國參加國際青年交流活動等等。外交系是很風光的，我念外交系的時期商學院，企管國貿開始起來，但是外交依舊是很多人的第一志願，就讀外交系總會有一份特有的驕傲，我也不例外。當時大學聯招志願是先填的而不是知道分數再選，我那時把外交系擺在政大的第二志願，但最後還是上了外交系，天生注定吧，要當外交人。



外交系對我來講有很多甜蜜的回憶，當年的同學的感情到現在還是非常好，大家現在都落在世界各地，常在四處辦同學會。對我來說，那四年真的非常痛快！年少輕狂青春不留白！

## 與昕光老師有約

### ★郭昕光老師簡介

景美女中畢業

1983年政大外交系畢業

1985年進入美國喬治城大學就讀

1987年取得美國喬治城大學政治學類碩士

現為外交系老師，曾獲多項校內榮譽

(以下訪問，郭昕光老師簡稱為師，訪問學生王品堯、蔡欣芝、楊雅筑簡稱為生)



▲昕光老師當年的畢業照

### 34 外交系印象

生：可以請老師談一下對外交系的印象嗎？

師：嚴格說來，我在外交系只有三年。我是從當時的東語系韓文組轉到外交系的。我在東語系時的學習很愉快！因為東語系是文學院，同學多半比較文靜，相形之下我就顯得活潑多了，所以老師或學長姐多會指派任務給我。其實我本性是很害羞內向的，只是大家都不相信（眾人大笑）。東語系每年都會舉辦東語週系列活動，其中重頭戲就是在四維堂舉辦的東方之夜晚會。我大一時就硬著頭皮擔任主持人，事後想來覺得滿光彩的！此外，因為大我兩屆的哥哥當時也在外交系就讀，從我一進政大開始，常聽到的一句話就是「噢！你就是小光的妹妹啊！」因為有我哥哥的『庇蔭』，無論是系裡系外的師長或學長姐都對我照顧有加，所以我一直都有額外的機會，接受課堂以外的歷練。比如我主持過一年一度的全校迎新晚會，同樣是在四維堂舉辦的。也曾經被選為學生代表到韓國參訪。整體說來，我的大學生涯算是蠻多元發展的。

生：當時的環境怎麼樣呢？

師：我在政大求學的四一年，整個社會環境大抵十分穩定。既沒有遭逢保釣、中美斷交這些大事，學運也還不具氣候。大學生好像沒甚麼特殊機會展現愛國情操。唯一有印象的是，一天早上正好輪到外交系升旗，大夥在中正圖書館前準備集會時，傳來美國總統雷根遇刺的消息。

### 學業篇

生：那在大學四年期間有沒有令您印象深刻的老師呢？

師：我在政大有幸遇到幾位非常特別的老師，他們對我的影響不在專業知識，而是價值觀和處事態度。從他們身上我看到了風骨、修養、無私、練達……等等。遺憾的是，有些老師已經不在了。更令我慚愧的是，到現在我還讓老師為我操心，不僅關心我的工作、家庭，甚至還包括我的小孩。

生：聽起來老師好像常常參與各式各樣的活動，我們想問的是，參加這麼多的活動，課業會不會顧不來？

師：當時課業不難兼顧，我那時候功課還不錯哩！每逢考試，我的筆記可搶手了。班上一些男同學能順利畢業，我想我應該功不可沒吧！身為學生，我覺得沒有理由喊課業顧不來，活動太多絕對不是正當理由。如果因此而影響了功課，這只是說明你沒有辦法也不應該同時間包攬這麼多事情。

生：老師對於課業學習方面有什麼心得呢？

師：我原本以為只要充分吸收老師上課教的內容就已足夠，到了研究所才發現那根本是不夠的。我們那時候的讀書方法是比較落伍的，大多數人依然選用傳統的學習方式，對於思辨能力的培養沒有得到很好的訓練。我覺得你們現在很幸運，有很多新老師、新觀念，新方法，還有及時的最新教材，真的很幸運！我記得剛到國外讀研究所時，糊里糊塗、亂七八糟的！主要就是因為我沒有思考與批判的習慣與能力。過去只是不斷認識與記憶，沒有確實消化吸收，更別說甚麼知識的統整了。因此當面對這種學習挑戰時，挫折感頗大。在國外，老師十分重視學生這方面的能力，會鼓勵你、引導你去思索，去質疑，再歸納出你自己的看法。因為我個人學習上的困頓經驗，所以我總是鼓勵大家要揚棄高中以前的學習模式，有時間不妨去選修其他科系的課，比如哲學。尤其不要為了成績排名，而只求『營養』。

### 生活篇

生：有沒有什麼難以忘懷的事呢？

師：應該是一回颱風來襲，木柵地區淹大水。當時我們班上一位男同學和三年級的一位學長，企圖走過道南橋返校時，不幸被大水沖走。我因為才轉到系上一年，和那位同學並不太熟，但清楚記得他是一個很陽光的男生，在班上人緣非常好。告別式那天他家人悲痛的神情，讓我感觸很深。

生：老師可以形容一下在外交系的生活嗎？

師：用一句話來形容我的大學生活就是『很自在』！『自在』的意思是指沒有什麼壓力，無論是功課、交友或未來就業問題都沒甚麼令人煩心的事，比起現在大學生輕鬆許多！（唯一感到焦慮的是身材問題，哈）比較可惜的是，那時候外交系的老师多沒有自己的研究室，部分老師又在政府部門任職，只有上課時才見

得到。所以同學們沒有辦法跟老師有密切的互動。不過雖然如此，我還是很幸運的受到一些師長的提攜與照顧，這讓我在畢業後能夠順利留在系上擔任助教，後來又由學校派往美國進修，回國後繼續服務。和其他人相比，或許我的人生經歷不夠多采多姿，但稱得上平安順遂，光這一點，我就感恩不盡了。

生：那有沒有修戀愛學分呢？

師：(沉思了一會兒)沒有男生！沒有看得上眼的男生(強調)！我大學四年不曾和任何男生交往，不是因為我眼光高，而是我壓根就沒留意這種事。我承認有接收到一些電波。可惜我是個絕緣體，不來電的！不過我倒很鼓勵現在的同學，有機會就不妨一試。重點不在於累積經驗，重要的是幫助自我成長與學習。

生：那時候有住宿嗎？

師：由於通勤的關係，我無法認真投入社團活動。那時候的木柵還是有些荒涼。我記得有一次為了準備辯論比賽，沒注意時間，等到要回家時才發現已經沒有公車了，後來只好坐計程車回家，一路上好怕變成「棄屍」！從此以後我都早早回家，下課後也不太在學校逗留。有趣的是，當時政大的土舞風社規模還挺大的，我有幾位好友都是社員。可是我覺得那個名稱實在有點「土」，所以沒跟著參加。不過如今我卻成了土風舞社更名後的「世界民族舞蹈社」校內指導老師，這也算是緣分吧。

### 36 特別篇

生：有沒有什麼話要對外交系的小朋友說呢？

師：外交系「同質性」活動太多！活動多不一定是壞事，但同質性的活動太多就沒意思了！要勇於去突破傳統，改變創新。不一定因為過去的傳統都是如此，所以我們就墨守成規，可以適時的去檢討調整呀。不過不能只是因為主觀的偏好或個人因素而推翻傳統！

「改變」倘若沒有實質意義就只是破壞了。更重要的是充分的溝通與互相尊重，外交本來就是一種溝通的藝術，我們外交系的同學應該更懂得發揚這種藝術才是。

生：如果時間可以倒流，有沒有什麼想改變的呢？



▲朱建民老師百齡大壽

師：教書、當老師，從來就不是我的志向，沒想到我這輩子竟然一直都待在校園裡。不過我發現自己愈來愈喜歡這份工作。每逢新學期開始，我都很期待能遇到和自己投緣的學生。不過話說回來，如果人生可以重新來過，不管黑白或彩色，我都要選擇不一樣的路！其實我的理科一向比我的文科強，我的數學很好，思路也清楚，再加上我又很討厭勾心鬥角、爾虞我詐的情事，我覺得從事自然科學的工作應該要比研究國際關係單純多了吧！



「改變」倘若沒有實質意義就只是破壞了。  
其實外交本來就是一種溝通的藝術，  
外交系的同學應該更懂得發揚這種藝術才是。  
與大家共勉之！！

## 發現不一樣的路 ——從外交到環境

### ●李河清老師簡介

台北市立北一女畢業

1968年進入政大外交系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政治學博士

(以下訪問：李河清老師簡稱為師，訪問者楊雅筑、蔡欣芝簡稱為生)



▲河清老師當年的畢業照

### 38 外交系印象

生：老師您對外交系的印象如何？

師：非常好，我們在學的時候真是 GOOD OLD DAYS。同學們各有各的特質，對知識很有好奇心，個性上卻大多有點拘謹，北部的學生基本上比較活潑，也比較會表達自己。不過大家都挺有才華的，從打橋牌、下圍棋還有創設彩虹美術社等，當時的外交系班上真可以說是人才濟濟。

### 學業篇

生：當時的課程跟現在有很大的差異嗎？

師：我在外交系學到很多東西，老師都是各領域翹楚。例如當時教中國外交史的朱建民老師，教比較政府的羅志淵老師，國際政治的李其泰老師，還有西洋政治思想史的朱堅章老師，當代西洋政治史的李鐘桂老師，中國外交史的金神保老師，諸位老師的課都非常精彩。

當時對政治的各個領域和面向有比較全然、完整的瞭解。因為政治學門有其分類，比較重視國內決策過程的，屬於公共政策與行政；注重國和國之間的是國際關係，也就是所謂的外交系；至於論及為何要有政府、政府和國家的關係等等這些比較形而上的則是政治哲學與思想，當時教授這門課的老師是朱堅章老師，他教得非常好。政大在政治學門的分割較不同，有政治系、外交系、公行系。其實，我認為，政治學門才是一個比較完整的學門。對外交系來說，除了國與國之間的國關部分，也應該同時涉獵國內的公共政策決策過程。而比較政府與政治中的「比較」，其實是一種研究途徑。同樣的，區域研究也是個途徑，以目前的趨勢看來，關注地理政治的同時，更需要聚焦於「議題」。

生：當時有哪門課對您影響比較深嗎？

師：蠻多的。像當時李其泰老師的國際政治、夏道平老師的經濟學等等，夏老師是當時國內經濟學界的自由派學者，他將海耶克的思想譯成中文本，介紹到國內，在經濟學界相當有份量，此外還有很多當時回來客座的老師像是魏鏞、丘宏達也都很不錯。李其泰老師本身做學問很嚴謹，上課的時候一進教室就把門關起來，遲到的同學若非不得其門而入，就是得硬著頭皮敲門，而且他對外系選修本系課程的學生要求也特別嚴格，上課時論述和案例並重，講得非常仔細。還有教西洋外交史的李鐘桂老師，當時剛從法國回來，年紀很輕，跟我們非常親近。大學四年裡李老師曾做過我的導師，師生間的關係特別親近。還有金神保老師，剛從英國回來，穿著、談吐、講課都很紳士派，課堂上常花很多時間跟學生討論，所以大家都跟老師很親近。另外，每週固定有一天下午，大夥兒會到教授西洋政治思想史的朱堅章老師的宿舍跟老師討論、聊天，氣氛非常好，收穫也很大。

生：聽起來以前跟老師討論的時間還蠻多的，像現在學生比較少跟老師討論的機會，老師覺得學生應該要怎麼調適？

師：我覺得討論應該需要雙向的互動，一方面當時的老師，有的剛畢業非常有熱誠，剛拿學位回來，跟學生年齡也比較相近，大家常去老師家聊天、談論那週發生的事情。有時候天氣好，我們還會要求老師到大草坪上上課，你們現在大概不好意思問，是吧？說不定連一塊像樣的草地也找不到了，當時的學風氛圍真的很不同。

生活篇

生：老師那時有住宿嗎？

師：當時的學生不住校的算很少數，一直以來我都很想住宿舍，後來學校蓋了新宿舍，我們便去登記，就這樣住進去了。當時有 11 點門禁，過了門禁時間還要想辦法「裡應外合」溜進去。我有時覺得如果是怕女生出事的話，也可以考慮在男生宿舍設門禁，把他們留在宿舍，怎麼會是把女生關起來呢？

國外大學那時候並沒有有一定男女分宿的單一設計，有的分樓層，有的把洗手間分開，也就沒問題了。倒是我覺得宿舍應該考慮作息時間的差異性，把早睡的跟夜貓子分開。

生：現在選宿舍已經會把 12 點前睡跟 12 點後睡的人分開了。

師：顯然我們以前的建議，已經有了善意的回應。

生：但現在即使 12 點後睡還是規定要 11 點半關燈，很奇怪。

師：那你們之後都去哪裡呢？

生：就開檯燈繼續作沒做完的事情。

師：這樣呀？！記得那時候晚上會關燈，寢室裡面也不准開檯燈，所以關燈後大家都會聚集到唯一有燈的洗手間和浴室去 net-working，蠻有趣的。

生：住宿舍的時候有什麼體會嗎？

師：首先，要跟室友們相處融洽，要是弄丟鑰匙、被門禁關在外面的話都可以互相照應；再來，所有作息時間盡量和其他人錯開，如吃飯、刷牙洗臉、洗澡的時間，這樣一來，比較不用跟大家擠。

生：那時候參加了什麼系上活動呢？

師：那時候有模擬聯合國，大家扮演各國代表。為了扮演逼真，我們都會穿上代表性的服飾，而我當的是秘書長，在這之前好像沒有女性的秘書長，我還特別向阿姨借了錦緞旗袍，長頭髮向上挽，講稿看了再看，會議細節也仔細推敲演練，這真是一次集體創作的難忘經驗。現在系裡辦的酒舞會內容還可以再深化，例如辦個外語競賽，或是模擬聯合國。

生：當時有文化盃之類的比賽嗎？

師：只有新生盃辯論賽。

生：所以也沒有〇〇之夜之類的活動？

師：當時非常的純樸，我們那時候反而不必為了買小禮服而煩惱。

生：所以一定也沒有啦啦隊？

師：沒有。當時運動的女生很少，所以一有比賽，比方說籃球比賽、桌球比賽，我都會自動變成班隊去參加。

生：老師覺得參加課外活動最大的心得和收穫？

師：團隊精神。在那樣的場合裡每個人都很能幹，協調和組織的能力顯得特別重要，還有，應變能力也能反映出每個人的個性。

研究篇

生：聽說老師有帶隊參與受全球矚目的哥本哈根會議，可以分享一下您的心得嗎？

師：在會議中，對議題的掌握很重要，比方說森林碳匯、調適機制、海洋酸化、排放清單、部門減量、再生能源、歐盟碳交易方案、碳捕捉與封存、風險評估與分析等等。不是說英文好就去參加聯合國締約國大會 (COPs)，還需要很多專業的背景知識。而這其中牽涉的領域很廣，例如：碳捕捉技術需要工程的背景。而我們總是誤以為：節能減碳是學理工背景的人的專利。事實上，碳交易需要環境經濟和環境會計，溫減法、再生能源法等法律架構需要環境法律，氣候談判需要環境外交，而所有相關公共政策的制度設計與全球資源配置與合作機制需要環境政治與環境治理，跨領域知識的加強真的很重要。

生：但有人說哥本哈根會議談完後其實什麼都沒有達成，請問老師的看法？

師：看法因人而異，成功與否，可以用以下三個不同的原則來衡量：

1. Legally binding 它是不是有法律效力的協議？Copenhagen Accord 沒有法律效力。
2. Ambitious 它所減的量是否足夠？Copenhagen Accord 訂出了減量行動和減量目標，但是 It could be much more ambitious! 這是我的答案，我不能說 not at all 因為確實是有減量，只是減得還不夠。
3. Fair 減量責任是否公平？發展中國家和工業發達國家的減量責任部分，現在富裕國家已經答應要集資出錢，成立所謂的調適基金，這表示發展中國家減量／調適所需要的財務補助是有的，但細節或許要等到年底墨西哥舉辦的氣候會談 (COP 16) 才能定案。

所以也不能說哥本哈根會議一事無成，只是大家原來對它的期望太高，未演先轟動，才會覺得這次的成果太少。2007 Bali Roadmap 決議 2009 年的哥本哈根會談要訂出後京都 (post-2012) 的減量規範。結果卻是，等待了兩年，再加上會期的兩個禮拜，終究未能產出一個令人滿意的文件，幾乎成了原地打轉，從這個角度來看是非常令人失望的。

生：為什麼會想要跨到環境的領域？

師：因為環境越來越惡化，環境問題越來越嚴重的同時，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單獨處理國際環境問題，一定要靠國際環境合作來共同面對。這不單只是氣候變遷、全球暖化，同時也包括有害廢棄物的輸入和輸出、環境荷爾蒙、海洋汙染、沙漠化、生物多樣性等課題。

生：當初怎麼會接觸到這個方面？外交系的課程在這方面應該比較少涉獵？

師：因為我的博士唸得很晚，而且是在國外取得學位。我的論文指導老師的學術背景有大氣也有政治，是一個跨領域的完美組合。可是目前台灣學界參與環境變遷研究的人以自然科學領域居多。事實上，環境研究是典型的跨領域研究，環境變遷所改變的不只是自然環境，環境法律、環境教育、環境社會、環境經濟及環境政治和政策等次領域應運而生。特別是現在說的環境變遷，已經不限於台北盆地的空氣汙染這樣小範圍的題目，而是跨國界的污染源傳送。

我認為環境問題跟人類生存息息相關，許多環境問題本身是跨越國界和行政疆域的，例如：酸雨、沙塵暴。另外如油價糧價暴起暴落所導致的國家安全問題、馬爾地夫即將被淹沒而考慮舉國遷移至印度、冰島火山爆發飛機停飛機場關閉使得玫瑰花輸出大國肯亞每天損失美金 150 萬收益等，這些都是新興的國際關係議題，值得更多唸國際關係的人來參與。

「環保」不只是高尚的德行，需要更多人去實踐。跨領域的環境研究，也需要更多人文面向的學者長期投入。



在外交系的四年、人生中快樂的四年。  
於山明水秀的木柵快樂成長，學會思考、學會獨立，  
進而找到自己的路。

## 展望未來 — 五年後的我會在這裡？

### ◎ 盧業中老師簡介

師大附中 681 班

1995 年政大外交系畢業

1998 年政大外交研究所碩士畢業

(以下訪問，盧業中老師簡稱為師，訪問學生王品堯、蔡欣芝簡稱為生)



▲業中老師當年的畢業照

### 外交系印象

生：一談到外交系，老師您想到的是什麼呢？

師：其實我當初是念中文系，大二的時候才轉入外交系。我覺得外交系就像是一個大家庭，大家向心力很強。可能是因為外交系的老師較為開放 open-minded，肯讓同學去做不同的嘗試；此外，外交系系上活動很多很活躍，讓大家可以有機會可以熟悉彼此；一起辦活動時的互相協調對同學而言也是種很好的學習和過程。另外，可能是因為系上的必修課很多，大家一起上課感情會比較好！

生：那老師您為什麼會從中文系轉來呢？

師：應該是我個人對國際事務有高度的興趣。轉入以後，發現大家對於轉系生跟轉學生的接納度都很高，有助於我們進一步融入這個大家庭。我相信，這種敞開心胸的好風氣也會持續下去。(笑)

生：整個外交系的訓練無論在課程方面或是風氣，有沒有哪一點是影響深刻的？

師：我覺得我們系上的同學幽默感較好，EQ 比較高。這樣很好，或許大家會發現，十年或二十年後，我們所認為成功的人或許當初在學校的成績不是最好的，但相信會是最有人緣的。另外，外交系的老師們除了專業知識之外，幽默感也很高，常常在談笑之間，就將課本上的知識向同學們鮮活地呈現出來了。這樣的互動方式，對當時坐在講台下的我，有很大的幫助。

學業篇

生：請問那時的課程和現在有什麼差異嗎？

師：很多從前的必修課現在都轉為選修課程了，例如中西政治思想史。像這樣的轉變有利有弊，好處就是同學的自主性提高了，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選擇跟自己未來相關的課程；而這些變成選修的課程知識可能得靠同學自修去補齊，例如西洋政治思想史跟外交和國際關係理論相關，如果沒有這些觀念的話，在修國際關係時就會感到有些吃力。所以，若同學有興趣，這部份得靠自我要求來完成了。

生：為什麼會想回來外交系教書呢？

師：主要是因為對這裡有感情，有一份試圖回饋的想法。基本上，這好像是一種傳承，感覺上這樣才不枉費過去老師們對我們在求學階段的幫助，不管是課業上還是生活上的。此外，也算是因為這是我自己的興趣，因為我喜歡研究問題，喜歡找些資料等，最後再試著用自己的話把概念論述一次。有機會回到系上服務，確實符合我的興趣。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回來教書也可以幫助社會科學研究進行積累的工作。因為外交是整體社會科學的一部分，而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不同，需要靠點滴累積來進步，而自然科學可能因為『big bang』而造成整個研究典範的轉移。藉由前面的師長們不斷貢獻自己的所學，才成就今日我與我當時的同學。如今有這個機會，如果我能對系上提供一點小小的貢獻，累積起來，外交系就會對政大有所貢獻，而格局拉高一點，政大對整個社會就可能會有所貢獻。這樣不斷地累積，對大家都是好事。

生：老師為什麼會對國際事務產生興趣呢？

師：我唸大學的時候是1990年代，整個大環境的轉變、社會民主化、外交政策轉為務實外交等等。同時也是因為機緣剛好進了政大，大一時我修習了一門通識課程，由當時外交系一位老師上課，他曾擔任過系主任的職位。當時印象深刻的是那位老師上課都是穿西裝，和每天都穿長袍馬褂的中文系老師很不一樣，而且一進來就說：你們知道台灣現在有幾個邦交國嗎？然後，就如數家珍般地，直接在黑板上一一列出這些國家的名稱。那時覺得很有趣，加上自己對國際事務的興趣，因此決定轉進外交系。



▲訪談一景：認真聽問題的業中老師

生活篇

生：當時有參加什麼系上活動嗎？

師：那時候參加了文化盃，但錯過了啦啦隊。還有很類似現在才子才女的外交酒會，節目都是系上同學自己上台表演，記得是在藝文中心，大約有一個下午的時間，但內容不是很多，因為當時不若現在有這麼多選秀節目，使得民風相對保守。(笑)

生：覺得參加活動最大的收穫是什麼呢？

師：我覺得是在膽量訓練方面。現在大家的膽子看來都很大，不會怯場，而參加這些活動可以讓我們精益求精。例如擔任外交酒舞會的主持人可以訓練如何掌握全場的氣氛、如何在短時間敘事的過程等等，但這些也需要時間的訓練。

生：老師您喜歡課餘的活動比方說社團嗎？

師：社團方面，我當初只參加了附友會以及在大三時參加的手語社兩個社團，因為當時一方面社團不像現在這麼多元；另一方面則是課業上的壓力，因為我本身是轉系生，要補修一些課程，時間比較不是那麼彈性。但那時候我們也會從事一些時下年輕人的活動，像是打現在比較不常見的保齡球，還有唱KTV、看電影等等，基本上和大家差不多。另外，我有一點想提醒同學們參考，現在大家的活動比較多，要處理的資訊也變得比較多，所以到了大二、大三課業壓力漸漸變重、需要時間思考一些事情的時候，在活動方面可能必須要有所取捨，同時也要考慮到參加這些活動是不是對自己真的有幫助、是否有學到東西等等。例如：現在經常會有同學說因為昨天處理社團的東西所以今天無法來上課等等，這種情況以前是比較少見的。也許是因為以前有些老師比較嚴格，那時候很多必修課都在八點開始，下雨天也不例外，更會看到一整排雨衣晾在教室後面的奇景。讓我印象很深刻的是，那時有一位現在已經退休的老師，只要同學上課遲到，他都會問一個問題，答對了才可以進教室。我們現在大致上不會這樣要求同學，畢竟時代不同了，我想可能大家前一天可能都上網到很晚。

生：當時有住宿嗎？對生活有什麼影響嗎？

師：當時我都騎機車上學，因為還滿方便的，只是，若遇到期中、期末考試，跟住宿的同學比起來可能要早起一些去圖書館占位置。

訪談期間，我們發覺老師非常關心學生，以下是老師給大家的建議：

1. 探索生活

在大學這個階段比較沒有升學的壓力，所以大家可以多去嘗試不同的可能性，多去探索是好的；進了外交系，不一定只能走外交這條路，例如當時班上很多同學後來從事商業或是媒體的工作，這可能是跟我們當初進外交系的設想不太一樣。因為大家可能一開始想走的路是有關外交方面的，但在大學四年中能夠發現自己的興趣，這樣真的很棒！！

2. 認真學習

如果決定留在外交系，盡量把自己想學的東西學好。畢竟課業是學生的本分嘛！（笑）而且既然已經決定成為這裡的一份子了，就該好好利用這裡的每



一份資源。

### 3. 展望未來

雖然聽起來有點空泛，但有個小小的練習大家可以試著做做看：聽起來可能有點像在吹牛，不過當初我會思考，自己五年後在做什麼，這種方式可以幫助自己重新定位，也可以往前推想自己在第四年時要做什麼等等，一路推回來。這是一個歷程，可以讓自己預先準備好。

關於這個有件印象深刻的事，當初唸完外交研究所後我就去當兵。有天在受訓時，我和鄰兵要挖一個可以把自己埋進去的戰壕。那時天氣很熱，我挖著挖著突然就問我旁邊的隊友：你兩年前有想過自己有天會在這裡挖戰壕嗎？那時我的鄰兵就說：沒有，但是下個月我一定要去考托福！我們當時一邊挖就一邊想：下個月我要做什麼？這是一種讓人繼續向前的動力！！

當然生活不會如此順遂，當你遇到人生中的沒有預料到的事時，怎麼去處理，用什麼心態面對，其實都會影響到將來的發展。所以我會鼓勵同學先作好規劃，看看自己是否滿意再進行一些調整。



在外交系的日子充滿感動與驚喜，即使過了多年，  
同學還是會聚在一起打打球，聊聊天，  
相信這樣的情誼會是一輩子的，  
無論是對外交系，抑或是那群好朋友。

## 傳播領域傑出系友專訪

外交學系自創建以來，在今年已踏入第八十個寒暑。八十年來，外交系所孕育出的人才不只在政界和外交領域大展長才，在各行各業也都足以執牛耳，備受各界肯定。

有鑒於近年來傳播媒體不但在社會大眾的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越顯吃重，同時也漸漸成為當代社會變遷的主要推動力量，而在今日的大眾傳播界中，也有多位畢業自外交系的傑出系友在相關領域上大放異彩，創造出不凡的成就。因此此次的系友訪談專欄特別專訪了兩位在傳播領域中各有成就的學長姐——現任中天電視公司整合行銷處總監的葉毓君學姊，以及玉山周報業務部總經理徐松川學長。在專訪中，除了重溫學長姐在外交系、在政大校園裡的生活點滴之外，學長姐也分享了他們的人生經驗以及和外交系的聯結，且看學長姐們是如何選擇、踏入傳播領域，並且善用他們在外交系的所學所知，開闢出他們職場人生的燦爛道路。

## 葉毓君學姐專訪

採訪：胡子昂、詹蕙玄

撰稿：胡子昂

民國 82 年於外交系畢業的葉毓君學姐，在傳播領域工作了十餘年，擔任過大大小小的職位，資歷豐富。學姐目前擔任中天電視公司的整合行銷處總監，百忙之中還是撥空接受外交系系刊的採訪，與同學分享其對外交系的感念、回憶及多彩多姿的工作經歷。



48

(以下葉毓君學姊簡稱答，採訪者簡稱問。)

### 一、校園回顧部分

問：學姐，請問在就讀外交系時，妳有沒有甚麼難忘的回憶？

答：我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我記得我那時候的外交系有一個傳統，就是每學期一定要辦一個舞會是不是？

問：對，是外交酒舞會，現在仍然還有在舉辦。

答：嗯，我們那時候是在行政大樓舉辦，現在偶爾回頭看看當時的照片都覺得非常好笑，因為當時不論男女，大家都非常想把自己裝扮得很正式出席舞會。頭髮都很認真去做造型，但衣服方面，這種一年穿一次的服裝大家不可能花大錢去買，所以我們那些看起來光鮮亮麗的禮服，其實都是去夜市找的便宜貨，像我還記得我那件就是在士林夜市買的(大笑)。

最有趣的是，女生的化妝，竟然是由其他男同學來教我們化的，當時有些男同學有兼差當模特兒，化妝技術比我們好太多了，所以都請他們幫忙。

我覺得呢，這個舞會是一個機會讓我們體驗正式場合的穿著跟打扮，但畢業入職場後再看，就覺得那些都好像是小孩穿大鞋的感覺，大家都努力的把自己搞成小大人一樣。

問：請問學姐認為在外交系收穫最多的是甚麼？從外交系畢業後甚麼東西是對學姊最有幫助的？

答：我不知道現在的規定有沒有改變，但我那時候外交系的修習學分是蠻多的，我那時候的畢業學分是 142，不知道現在有沒有改變？

問：現在畢業學分只剩 132。

答：嗯，那就是有調低許多了，當時的感覺是要修的學分多，學的東西也很雜。國際政治也念、國際貿易也念，還有甚麼像是……應用統計之類的，覺得東西太多學不完也學不好，可是出來工作後才發現，學校學的那些東西是用來培養一個人在各個領域基礎的看法跟想法，常常我對某一方面的專業知識不足，但因為曾經學過類似的、基礎的課程，因此只需要從基礎上再去加深知識即可，不會有甚麼不知道該如何下手的感覺。所以我覺得涉獵的東西有點廣並不是甚麼壞事，我想這應該也是當初系上設定課程的用意吧。

問：再請問學姐，你對外交系有沒有甚麼特別的情感呢？或是外交系對學姊你有甚麼意義呢？

答：以前會想要念外交系，就是因為外交系的名字很響亮，有很多學長姐是名人，像有好幾任新聞局長都是外交系畢業的，所以那時候就覺得這是一個可以跟隨名人的腳步去感受出名的感覺的路子，(笑)。而出社會之後，我也真的碰過在各個領域的學長學姐們，尤其是政界裡面，優秀的學長姐非常多，剛好我一進入這個行業的時候是做一個新聞記者，又恰巧是跑政治方面的，這種關係就對我的幫助很大。

外交系畢業的身分給我在人脈建立方面極大的幫助，那時候就有感覺到，這個系是個歷史久遠的系，她所培養出來的人才，在各領域所累積的人脈是我們無法想像的

### 二、對大學生的看法

問：那麼，請問學姐認為一個大學生畢業後應該具備的技能是甚麼呢？

答：當然我覺得這跟你未來要從事的行業在基本技能上有很大的不同，但普遍來說，我也認為的確有些東西是不管進入那個行業都要會的。就我自己的觀察，應對進退的能力很重要，然而在我接觸了一些社會新鮮人後，我發覺這個能力是有點缺乏的，尤其是剛畢業的學生更明顯，這些學生往往會錯把跟老師的相處方式跟上級、跟長官的相處方式混為一談，就是會以為他的主管是他的老師，所以就用面對老師的方式來面對主管，但在職場上是很現實、很殘酷的事是，一個企業用你，不是僱你來學習的，是僱你來做事的，如果連最基本的應對進退能力都不會的話，在職場上的競爭能力就相對比別人差很多了，而且這東西在學校也比較不容易學到，需要自己去學。

我在學校的時候，有當過李登科老師的研究助理，這個工作讓我有機會磨練自己，像如果有人來找老師而老師不在的話，我就會請他稍後，然後在他稍後的時候，我就去泡茶請他喝，這些都沒有人教過，但做久了，常看別人這樣做，自然就學起來了。

49

還有，起碼的口語表述能力跟基本的寫作能力是必要的，我覺得呀，可能是因為現在學生的接觸的東西，讓他們的寫作能力變差。

問：學姐是指網路的影響嗎？

答：對，現在很多學生是連自傳都寫不好的，整篇文章的斷句都斷得有點……奇怪，而那種寫作能力的變差，在不知不覺中會影響到口語表達，聊天跟出來工作所使用的語言跟文字是很不一樣的，而在我看來，這也是現在的大學生普遍都有的一個問題，而且很嚴重。

問：像學姐剛剛說的，這二種能力是在課堂上學習不到的，那學姐認為在學校的時候應該透過甚麼管道去學習呢？

答：其實並不是說在課堂上學習不到，有些老師在上課的時候後常常會拋問題出來問同學，像我那時候有個老師叫邱坤玄老師，他是教東北亞政治的，除了教課之外，他平常還會常常就時事問我們學生的意見，這時候就可以發現，有些學生成績很好，但平常都不愛講話，而一些成績差的同學卻不停地舉手要發言，這就是看一個人能不能及願不願意將自己的所學轉成口語講出來，就是我剛剛提到的口語表達能力。

所以不是說在課堂上學不到，要看自己有沒有找出機會、把握機會去學。當然，還有參與社團、辦活動，因為常要與人相處、溝通，不只可以訓練應對進退能力，也常常可以在社團裡看到很厲害的學長姐，看他們侃侃而談、辯才無礙，崇拜之餘，多少也可以學點東西吧，(笑)。

問：外交系的學生若想要從事新聞媒體這方面的工作，跟傳播學院的學生相比有何優勢？

答：就我所知，傳院的學生學的是傳播概論或是實務操作，像攝影機實務操作、廣播實務操作等等，比較偏向深入專業的理論及較專業的實務操作。而外交系的學生相比之下，雖然沒有修習這些專業的知識，但修了很多像是政治學、經濟學、國際關係及國際政治經濟學等科目，在跑一些政治方面、國際方面的新聞時，反而比傳院學生學的專業知識更實用，更能以正確的角度來解讀、詮釋新聞。當然，外交系學生相對缺乏的就是各種器材的操作，但就我的經驗來說，這些操作的技能等開始工作後再學習，其實也不嫌晚，而深厚的學識底子卻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培養出來的，這是我認為外交系的學生並不吃虧的地方。

### 三、傳播媒體領域的工作性質和問題

問：學姐之前有擔任過電視台的發言人，那請問學姐認為擔任發言人這個常需要面對各種爭議性問題的職位需要具備甚麼特質？

答：應變能力很重要，因為現在的企業要你擔任發言人，不只是要你做錦上添花的事情，而是要你發揮危機處理的能力，而危機通常不會事先通知你，一定是突然發生的，這就考驗一個人的應變能力了。應變能力包括了掌握資訊的能力，掌握資訊，不論是對內對外都很重要，對外是指了解外部環境對公司可能造成的威脅是甚麼；對內則是你必須先理

解問題本身是甚麼，進而釐清事實，再因應情況做內部的整合，最後，在最短的時間內提供給公司最好的、最有效率的處理方式或建議。

問：請問學姐，作為一個發言人，在需要發言時，該如何顧全公司的利益及大眾的期望呢？

答：我自己的原則是：可能不能說，但是不要說謊。意思就是，不方便說的絕對不說，但說出來的都是事實，能達到這個境界，就我看來就很不容易了。因為即使是一個發言人，也不一定了解整件事情的真相，自作聰明的說謊說不定會給公司造成更大的傷害。

我記得我剛開始面對媒體的時候，還會錄音，(笑)，因為你會常常發現第二天報紙上的內容跟你講的完全不一樣，這時候就不禁懷疑到底是真的講錯了呢，還是自己記性變差了，當然，有些記者會喜歡扭曲發言人的語句，為求保險，只好自己錄音，一旦發生甚麼爭議時，也好跟主管解釋。但做久了之後就不需要錄音了，因為你會知道你講話的字句要控制在幾句之內，讓記者根本沒有轉換的空間，話會越說越少，越說越精準，甚至很多問題到最後就是不予回應，(笑)。

問：我們知道學姐在傳播領域做過各種職位，像是記者、新聞主管、總監等等，請問學姐最喜歡自己做過的哪個工作呢？

答：最喜歡哪個工作嗎？(沉思)……我還是最喜歡記者這個工作，相較新聞主管，我更喜歡當個記者。

問：記者不是比較辛苦嗎？

答：是啊。我覺得，記者是一個會讓一個人半年老一年的工作(大笑)，我認為這個工作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會讓你接觸到一般的工作不會接觸到的人事物，然後快速的增長你的人生的體驗。

我以前就是個典型的台北小孩，甚麼事情都是以台北的角度去看，但我後來當了政治記者，剛好又是專跑選舉的，這有一個好處就是會離開台北，尤其是我還經歷了二次總統大選，那更是跑遍了全台灣365個鄉鎮，過程中不只是在做自己的採訪工作，同時也是在認識自己住的這個地方，更認識了不同人生經歷的人。像我以前根本不知道台灣有一群攤販是靠著選舉造勢的活動過活的，他們適逢選舉期間就會集體出動，互相通報，來追會帶來大量人潮的選舉造勢場所，而這些攤販他們蒐集政治人物情資的能力比多數媒體都強得多呢，(笑)。還有一些特別的經驗，如一天之內搭了六班飛機跑遍全台灣、認識台灣各地的朋友、去親眼看過中共試射的飛彈掉落的小島等，這些都是一般人不會做的事情，但因為記者這個工作，就有機會跟著上山下海，我覺得很難得、很有趣。

問：從事新聞媒體這種工作，比較沒有固定的上班下班時間，而且容易長期處在壓力之下，也常常有突發事件發生，請問學姐是如何調適心情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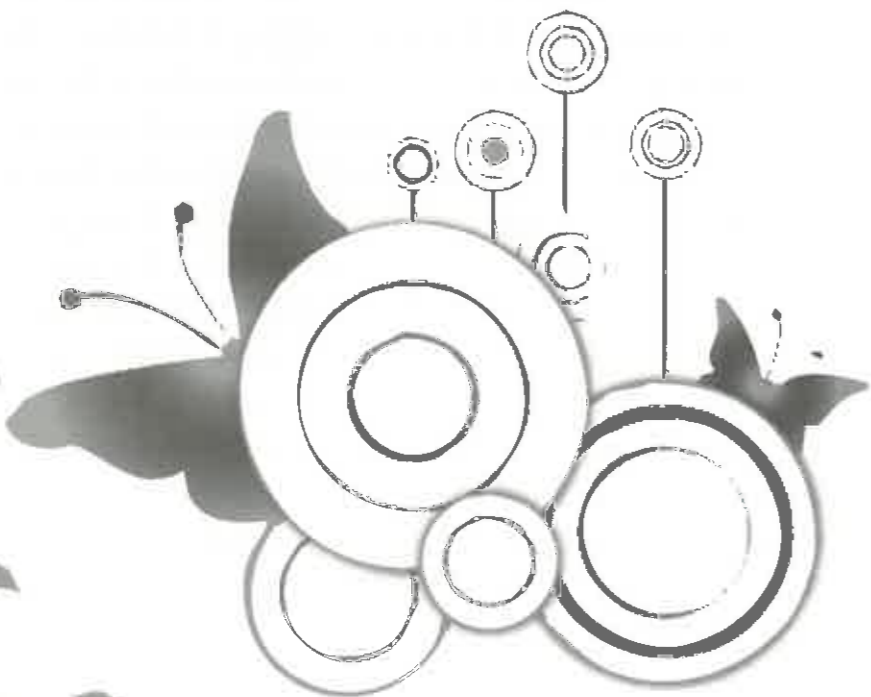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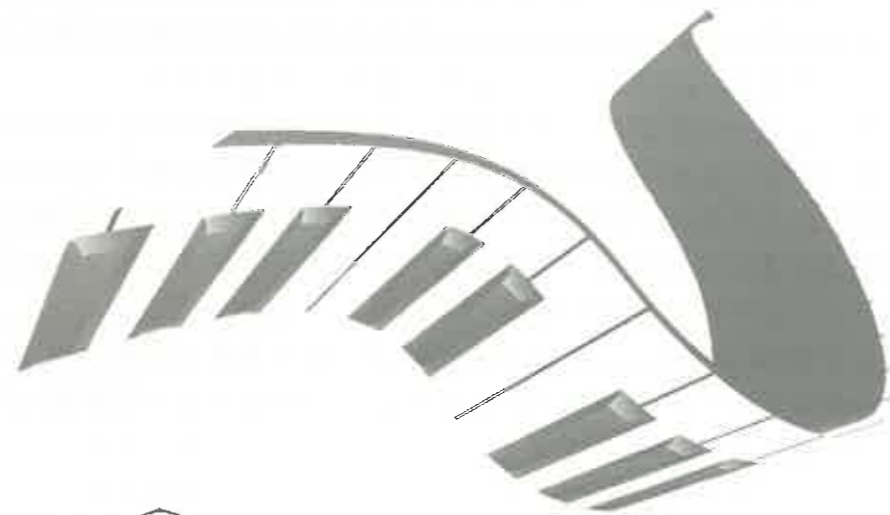
答：我認為熱忱是對每份工作都非常重要的，尤其是記者這個工作，如果你沒有高度的熱忱的話，你可能會覺得是一種折磨，就像你說的，這不是一個朝九晚五的工作，你也可能沒有多少時間跟你的朋友、親人相聚，幾乎沒有私人的時間，像我剛開始的那幾年，上班時是上班，下班時我還是跟受訪者處在一塊兒。而且因為突發事件多，

例如受訪者突然要改時間，常常跟朋友約好了要見面，結果自己卻爽約，久而久之，沒有人約你，自己也不敢約別人了，最後就變成工作上跟生活上都是同一群跟工作有關的朋友，都分不清到底是私人生活還是工作生活了，(笑)。

問：那請問學姐最後一個問題，對於有興趣像進入傳播媒體領域的外交系學弟妹有沒有甚麼建議或該有的心理建設呢？

答：我覺得也許在大三、大四，就可以開始接觸跟這方面有關的打工或營隊，還有增進新聞稿的寫作能力，當然如果有一些具體的成果或新聞作品就更好了，最重要的是自己強烈的企圖心。

問：再次感謝學姐願意接受我們的專訪，相信學姐的經驗對於未來有志進入傳媒領域工作的同學會有很大的幫助。



## 徐松川學長專訪

採訪／撰稿：外交一 廖俊哲

在4月9號的下午1點55分，我抵達了華視大樓11樓，採訪我們外交系第33屆的學長——徐松川先生。徐學長目前是擔任玉山周報業務部的總經理，而他過去人生的經歷十分的豐富，跨足社會上許許多多的領域，有著不同於一般人的生命經驗。

(註：以下採訪者簡稱『問』；徐松川學長簡稱『答』)



問：學長可不可以請您回顧並且告訴我們您過去在政大經驗？例如說是住宿舍啊、上課啊...等等有趣的小故事？

答：政大的校舍過去是十分破舊的。還記得我去報到時是民國五十八年，剛開學就碰上了水災。印象最深刻就是那些比較低窪的教室，宿舍後面那一整排啊，一到颱風幾乎都會泡在水裡，泥濘滿地，教室桌椅每年過後都是在那邊洗洗刷刷。另外過去讓我印象十分深刻的就是住宿生活。那時同系都住在同一層，上下鋪八個人同一間，很快就有那種很熟悉、很親暱的環境。尤其當時剛入大學，剛從和尚學校進入到大學之後，世界突然間是開放的，由黑白變彩色(笑)，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大家都好像剛飛出籠子的鳥，非常的新鮮、興奮，就在那種氛圍之下共同學習。在那氛圍之下，雖然說有什麼門禁關燈時間到十點，可是關燈才是夜生活才開始(笑)！尤其是那種禮拜五、禮拜六，或是考完試後，年輕人都會點蠟燭聊天，喝點小酒，而聊天的內容不像現在的年輕人的八卦，大家談論的都是國家大事、未來生活、人生的方向，談論的都還滿正面的，互相激勵。我們每次都會把喝完的酒剩下的空酒瓶藏在衣櫃裡。等到學期結束後，要大清掃的時候，衣櫃衣服一拿出來，哇！酒瓶怎麼這麼多！拿出來幾乎可以把宿舍給圍排一圈了！就是那時那種年少輕狂，想起來真的很有趣，也是宿舍生活令人懷念的原因。

問：請問您當初是如何進入外交系的？

答：我當初並沒有立志當外交官，相反的是我那個時候反而立志不當外交官。這是因為民國五十八年那個時候整個的政治氣候，我是一個本省人，來自鄉下的小孩子（桃園），一戶普通人家，無論是家是背景還是比如說英文的能力，跟班上的同學比較起來沒有任何競爭優勢，所以從來也都不認為我會走外交的路。

問：所以您是如何決定畢業之後的方向？

答：我記得我把自己方向確立是在大二升大三的時候。那在那個年代，做生意沒有人有本錢，年輕人在當時創業最好的工作就是國際貿易。只要一張桌子、一支電話、一台打字機，拼命的打信、介紹產品，你就可以做國際貿易。因為那個時候台灣的經濟剛好是外銷型態，產業正在起飛，只要英文會，加上上述我說的那些基本配備，不需要什麼本錢，你就可以做國際貿易。那個時候老一輩的人都比較缺乏英語能力，所以需要有這方面能力的人幫他做外銷，所以我們那個年代的機會是在於你有沒有那個外語的能力。我就是受到當時那種風氣的感染，就立志要走國際貿易。那個時候大二我就拼命加強英文，暑假還去了一家國際貿易公司打工來學習這些東西，大三的時候還修了當時外交系開的一門『國際貿易實務』，我發現這就是我要的啊！確立了這個方向之後，我就把所有的重心都放在走國際貿易的路線上，而在我畢業後就真的往那個方向走，也確實也走了好多年。

54

問：那聽了您在大學就立志走貿易路線並且也在這個領域打拼了很多年後，為什麼現在您會在玉山週報這個政治類的傳播媒體業擔任總經理呢？

答：喔，這是一個意外，一個美麗的意外！在我後來畢業之後，去了一些外銷成衣廠，自己後來也開過貿易公司，然後也做過鈴木機車的外銷零件，它們那個時候還有一個工作空缺，準備派我去非洲，去拓展市場。在當時戒嚴的時代，普通人是無法出國的，所以出國的機會十分的罕見。但就在這個時候，民國六十六年底的一個選舉（中壢事件），我在政大大我十屆的學長許信良（政大政治系畢業）當上桃園縣長，有人推薦我去當他的機要秘書。那個時候我很猶豫，因為要從本來的商界踏入政界是個挑戰。那個時候縣長的職位非常的大，因為那時只有幾個可以直接民選的職位，沒有立法委員那種其他可以選的，所以當時民選的最大就是縣長。而當時一個縣長的機要秘書等同於一個地下縣長，所以後來我開了一個家庭會議。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我的祖母，一個沒有念過書的祖母，他反而最支持我。他說：『年輕人怕什麼！要做生意你隨時都可以回來做，可是你不能保證下次還有沒有人會回來找你做縣長的機要秘書！』最後就是因為祖母的一席話，我決定給自己一個挑戰自我的機會。雖然因為後來的橋頭事件讓我也只做了兩年多就跟著許信良被迫下台，可是呢，過了一兩年之後地方又改選了。由於過去做了的那一兩年，地方上還有一些人脈，在加上那時年輕，沒有什麼包袱，官僚風氣還沒那麼重，學經歷又不差，所以猶豫了一陣子最後還是去選了。反正縣議員四年一任嘛！不想做了過了四年就可以離開啦！這個部分是操之在己，可是客觀的機會不是隨時都在，我覺得要把握住。而我踏入政治圈的另一個機緣就是在我進縣政府的時候認識了呂秀蓮（前副總統，現任玉山週報社長）。由於當時她剛從美國哈佛回來，地方上沒有人脈，於是許

信良就叫我去幫她忙，競選國大代表，我們也因此結了緣，很快就熟識了。所以以後當呂秀蓮選立法委員、選縣長，那當然我是他的老朋友，所以都會去幫忙。直到現在，她從副總統的職位下來後，想要辦一個媒體，那媒體中要生存的下來就是需要業務，恰巧她老朋友中做生意的大概就是只有我在做，因此就找上了我。我想，這又是另外一個挑戰，每當出現一個完全不同領域的轉折，都會是一個十字路口的抉擇，讓我猶豫不決說要不要去。可是在過去這幾次的經歷，對人生有個看法。其實，你不要排斥，也不要害怕，因為十字路口不管往東往西往南往北哪個方向，一旦你做了之後就不可能回頭，人生就是這樣一路走下去。假如你以前沒有一個十字路口讓你做了決定走過來，今天就不會有下一個十字路口讓你選擇，這就是因果關係。人生莫非因果啊，我就是因為三十幾年前我的祖母講了那麼一句話，所以後來當了縣議員、認識了許信良和呂秀蓮，從商界走到政界，一切都是因果。只要機會來找你，你就要勇於接受挑戰。所以像我現在年紀雖然越來越大，但是對於有挑戰的事務還是敢於面對，勇於接受，一直保持著這樣的熱忱。到了現在，年老入花叢（笑），突然有人找我做媒體，我願意嘗試。我以前曾經看過了一個故事，它說人生喔，當你坐在搖椅上的時候，也沒有多少選擇可以做了，那時年老、色衰、齒搖、髮禿，都在搖椅上搖啊搖的，如果這時想著，『假如讓你重來，你後不後悔？』但是一切都來不及了！所以人生就是這樣，我想過的就去做，不管是順利還是不順利，成功與否，至少該做的都做啦！不會坐在搖椅上然後想著，『啊！以前年的時候想要做什麼做什麼』最後卻因為過多的恐懼和考慮放棄了，可能重來嗎？不可能！但是到了那時後悔也都來不及了。我覺得自己做了什麼決定，就去實行，不管結果好壞至少我都走過了。所以現在回顧起來，我覺得我的人生很精彩啊！

55



## 探訪研究生

外交系及外交研究所皆是有口皆碑的系所，也都培育出不少人才及國家棟樑，只是大學部及研究所平常甚少交流，希望透過這個專欄，能讓我們了解研究所的學長姐們以及研究所的生活。

## 研究生訪問 — 張凱惠

受訪者：張凱惠

訪問／撰稿：王馨、楊貞儀

凱惠學姐現為外研所碩二的學生，今年準備前往捷克大都會大學當交換學生。

### 研究所

問：學姊您當初是北大公行系的學生，請問您為什麼會想來報考外研所？

答：因為公行和外交兩者都是政治相關的科系，在北大的時候有修一些與國際關係相關的課程，覺得自己還蠻有興趣才會決定要轉換一下跑道。

問：學姐您覺得念外研所和當初的想像是否有落差？

答：我個人覺得來外研所最大的落差是發覺政大的資源確實是比北大豐富的多，像圖書資源和一些參考資料等等，且外交系其實在外面算是一個頗負盛名的科系，因此很高興能進來外交系。

問：研究所和大學的課程是否有落差？

答：因為我本身不是讀外交系畢業的，所以當初在準備外研所考試學到的知識並不算真正了解，對我來說來外研所也算是個新的開始。

### 交換學生

問：學姐最近要去捷克當交換學生，為什麼當初會做這個決定呢？

答：因為我當初比較想去歐洲，感覺那裡交通方便且人文素養還蠻高的，我去捷克交換的大都會大學是以國際關係聞名，所以在填志願的時候就把它順序放在前幾志願。

問：如果要當交換學生事前應該做好哪些準備呢？

答：最主要的是你必須要有語文檢定資格，像大家常聽到的托福或者多益，而根據每個科系的不同當然會有不同的需求。我當初報名的是英文組，且捷克大都會大學是以英語授課，所以也不需非常擅長當地語言，只是學校要求一定要有托福的證明，而如果是法文組的就是法語甄試。我知道有些大學會開當地語言或是英文的雙語課程，像是日本，如果你對當地的語言不是很擅長就可以選擇英語授課。國合處當初對於交換學生有平均成績八十分以上的限制門檻，但現在已經取消，只是一切也都依照你想要交換的大學所開出來的條件為準則。

## 研究生訪問 — 王繼舜

受訪者：王繼舜

訪問／撰稿：王馨、楊貞儀

繼舜學長是現為外研所碩二的學生，目前也擔任邱綏壤主任的助教，學長在大四的時候曾經透過自己申請的方式到美國當交換學生。

### 研究所

問：請問學長為什麼想報考外研所？

答：主要是因為大學四年念的都是相關科目，深入學習之後覺得自己對國際關係很有興趣，想要繼續鑽研下去。

問：請問您當初報考研究所時是如何準備？

答：基本上外交系出身的學生在準備外研所考試會有一定的優勢，但當然是建議大學四年內一定要穩固自己在必修的基礎，如果有心要考研究所，最慢在大四上學期十一月左右的時候就要做好準備，然後隔年寒假大概二月底三月初的時候應試。

問：學長覺得念外研所和當初的想像是否有落差？

答：研究所是以學術研究為主，而基本上大學部的重心是放在考試，不管是國考或者研究所等等，雖然帶領你的老師都是同一批人，但方向會有很大的不同，要求比起大學部也嚴格許多。

### 交換學生

問：請問學長是去哪個國家當交換學生，而交換學生事前需要做好哪些準備？

答：我大四的時候去過美國亞歷桑納州立大學（ASU）交換，然後大二大三的時候就開始準備托福，如果想出國當交換學生，自己學業成績必須要特別注意，主要原因是國外大學它不太會要求你一定要有非常特殊的經歷，但對於在校成績則非常看重，像政大是公立學校，單科八十分以上就算 A，要留學的話要特別注意自己的 GPA（Grade Point Average）。

問：交換學生事前準備，除了看語言檢定之外，國外大學是否會希望或要求一些特殊經歷？

答：其實大學的要求還好，尤其是美國的學校不會那麼嚴苛，大部分的學校還是比較注重在校成績，因此千萬別掉以輕心，還是要以課業為重。

問：交換學生的語言要求是以英文為主嗎？

答：一般而言，出國念書的話基本上都要先考托福，除非學校有特別要求，不然主要是以托福成績為主。

問：學長認為大四出國是否會有風險？

答：學弟妹自己要事先算好學分，像是體育或通識等科目可以早點修的就盡快修齊，如此才能避免延畢的現象。

問：那您在研究所這段期間還有要出國交換的計畫嗎？

答：目前是沒有這個打算，但如果是博士學位可能就會想到國外去取得。

問：在政大爭取交換學生容易嗎？

答：現在有越來越容易的趨勢，且系上也增加了諸多機會，例如美利堅大學等，學弟妹可以盡量爭取。

問：學長為何當初會選擇那所學校？是因為它得學風或是什麼學術考量影響嗎？

答：事前當然有跟師長討論過，且這所學校有位教授（Richard Ashley）屬於後現代主義學派的大師，對於國際關係方面有獨到見解，因此選擇這所學校（ASU）。

問：當初學長出國念書是個人申請還是透過學校考試呢？

答：當時我是個人申請，因為那時候政大的名額真的很少，以美國為例，當年為政大的姐妹校只有兩所，交換名額不會超過四位，由此可見競爭極為激烈，且對手多半是英文系或是商學院的學生，在爭取上相對困難。不過近五年來，政大的美國姐妹校已經增加至十多所，因此交換的機會明顯增加不少。

問：透過個人的方式申請交換學生是否有遇到一些困難？個人申請和經由學校考試有何差別嗎？

答：其實如果資料準備齊全的話就不會太困難。透過學校申請交換學生的話，相當於付政大的學費即可在國外念書，只要負擔在國外的生活費就好，如果可以的話，建議學弟妹可以嘗試經由學校申請交換學生的管道，只要用功的話，經由學校申請上的機會其實不小，所以學弟妹可以仔細思考這種方式。

問：國外的環境是否和台灣有差距？學長是否有什麼建議？

答：其實在國外念書剛開始一定不習慣，但必須把持的住，除非你出國的目的只是為了觀光或是多認識朋友，若是真的想學到知識，就必須主動找機會多充實自己，國外學校的活動又更多，這時自己就要在課業和活動中有所取捨。其實要在國外念書拿高分並不十分容易，像美國中等以上的學校教授要求極為嚴格，例如作業方面不得抄襲，一經發現就免不了訓話一番，這些觀念都是我們在出國前就必須知道甚至要有心理準備。

問：那您在交換這段期間有沒有心得可以跟我們分享？

答：到國外交換短至半年或是可以一個學期，交換學生有很多種面向，有些是比較偏遊歷，體驗他國文化以增廣見聞；有些是比較偏學術以增加學識，後者當然會辛苦很多，因為你接觸到的是一個新的語言環境。考試或報告基本上國外的老師不會因為你是外籍生就有特殊的待遇，都是一視同仁，所以如果想擁有高一點的平均會很辛苦，但經歷過這些會覺得自己得到的收穫及成長很多。

問：學長是否有任何建議或勉勵可以提供給我們大學生呢？

答：多充實自己，若只是單純上課聽講的話，多少會覺得有些迷惘不適應，畢竟大學跟高中有相當的落差，有時教授的觀點可能與書本不同，因此要多涉獵，不要有先入為主的觀念。像是國際關係這類涉及很多領域的學科，剛開始有所不懂，是因為對相關的知識不了解，這種現象極為正常，這時自己就要多充實相關的部分。許多大一生，可能因剛接觸這類領域會覺得困難，但不要因此而放棄，找到自己喜歡的領域鑽研，之後再讀這類科目時會有不同的見解。前校長曾說過一句令人深省的話：「在大學這個階段勉勵大家尋找三種東西：第一種是知識，第二種是智慧，第三種是人。而人又分三種：第一種是朋友，是可以在學業上或事業上相互砥礪的朋友，第二種是人生的伴侶，若是在大學中尋找到人生伴侶，那是極為幸福的，第三種人，也是我們一生中都在尋找的那就是一知己。」現任部長楊進添也曾說過：真正的學者是「Learn something about everything」，避免當一個「Learn everything about something」的人，期許大家共勉之。

## 外交系學生的國際活動 經驗談

想知道最夯的環保議題—哥本哈根氣候變遷會議，在各國的爭論中討論些什麼嗎？

想知道充滿愛心的外交系學生，在偏遠的泰北地區當志工的過程中如何發揮「不辱國命，使於四方」的精神嗎？

想知道第一屆由外交部特派的國際青年大使，遠赴友邦——吐瓦魯的精彩實錄嗎？

還有還有，想知道外交系在紐約模擬聯合國會議與他國學生交手的經驗中，有哪些豐富的收穫嗎？

大學生活除了必修的三大學分—努力充實專業知識、享受戀愛帶來的甜美滋味、以及熱血十足的社團生活，迎接全球化、國際化的21世紀還有擴展國際視野也是外交系學生所不可不具備的能力！接下來，快來看看外交系學生如何在世界闖蕩吧！



# 參加「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第15次締約國大會 暨京都議定書 第5次締約國大會」心得報告

外交系三年級 鍾賢玉

62

本人很榮幸能有這難得的機會參加正式的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這都要感謝中央大學通識教育教授李河清老師，帶領我們代表外交系一起為台灣、環境政治打拚，於丹麥哥本哈根短短的十天內，獲益良多。台灣雖然不是聯合國的一員，參加此會議只能用 NGO 的名義，但這並不代表我們不能發聲、不能站出來保衛台灣這塊土地以及抗議全球暖化。

## 準備期

為了把握這次難得的機會，我們在前置作業部分下了很大的工夫，因為我們相信有萬全的準備就有一趟豐富的旅程。首先，在專業議題上，由於環境所包含的範圍實在太廣了，所以分工是依照每個人對不同專題的興趣作鑽研，例如本人，這學期修了一堂自然通識課程「繽紛的生命-台灣的生物多樣性」，促使我專注全球暖化在生物多樣性議題，同時身為台灣外交小尖兵，我們也要關注同樣的議題在台灣是何種情況，例如海水暖化造成南部珊瑚礁白化一年比一年嚴重、暖冬導致台灣出現蚊子「北伐」現象。

除此培養專業知識之外，宣揚寶島台灣與政治大學也是我們的任務之一。剛好在我



們飛機到哥本哈根的隔天，有一場大遊行，預計會有上萬人次一同走在哥本哈根街道上抗議暖化，將會吸引大批記者採訪，全球實況轉播。我們藉此機會，精心設計一些宣傳手法，來增加台灣的曝光率，至少能讓世界各個角落的電視機螢幕上出現 Taiwan Save The Earth 的字樣。再者，為圖方便向各方環境鬥士或政府官員解說台灣正面臨的暖化危機，我們還製作了全球暖化之於台灣的資料夾，裡面放著簡單易懂的圖文解說資料，希望能達到最完整的信息傳播。

## 哥本哈根篇

緊鑼密鼓的前置作業之後，緊接著的是令人迫不及待的 COP15。我與其他夥伴們在哥本哈根的十天內（12/11-12/21）（加飛機行程為十二天），發生了許許多多令人驚艷的事情，但也有很多出乎事前安排的意料之外，最嚴重的莫過於主辦單位限制 NGO 每日進場人數，致使我們計畫泡湯，令人失望透頂。

首先，在還未總量管制的前兩天，我們在 COP15 大會內，妥善利用時間參加大會舉辦的 Side Event。當時我聽了兩場，一場是海洋酸化，一場則是都市之於全球暖化的角色。前者專業術語很多，會有很多關於海洋生物名字聽不懂，但場內提供的資料很豐富，還發送兒童宣導用的可愛黏土影片。後者，邀請了聯合國代表以及奈及利亞、美國、越南、羅馬尼亞都市建設的代表，演說相當精彩，體驗到不同都市但都有著相同的發展目標——資源有效利用、都市淨化、都市更新等等。除了一天快百場的會議之外，會場內還有許多來自聯合國組織、重要環境 NGO 的攤位，發送重要文件。當曉得我們很可能再也進不來以後，不管重不重否，會場內覺得重要的資料一定各拿一分帶走，儘管資料多到要用雙手環抱，但之後果真再也沒有進來過，而這些資料都成為了我最珍貴的戰利品。

## 能源之旅

此外，我幸運地參加到了大會承辦的 Energy Tour—Energy out of nothing。在攝氏零度的寒風細雨中，我們下午三點鐘在 Bella Center 的公車停車場集合，前往郊外的『沼氣收集場』（Biogas Plant）。丹麥農糧會議代表 Bruno 先生，在一小時多的車程中負責講解丹麥沼氣利用與未來發展。



63

利用廚餘、牲畜的排泄物提取沼氣雖不能稱為『創新』技術，但丹麥政府卻很用心地實踐這個概念，並與當地農場合作，在幾年間建立出一座座大型沼氣收集場，能源轉換效率高達百分之九十。根據 Bruno 先生提供的官方資料，丹麥目前有 22 座大型集中式的沼氣收集場以及 60 座農場規模的沼氣收集場。沼氣收集方式是企業收集剩菜剩飯，同時向農民借用牲畜排泄物 (manure) 約四十天。在這四十天裡所收集到的沼氣就是再生能源，之後這些排泄物與廚餘就可以再歸還給殷勤的農民們。這種資源利用方式，不僅是廚餘、牲畜糞便可更進一步利用，還可以大量減少溫室氣體甲烷 (methane) 排放。對農民而言，他們不再會因為牲畜排泄物問題與鄰居引發爭端，在存放過程中還可以提升肥料品質，並感受到糞土成黃金的榮耀感，為環保盡一份心力。再者，丹麥豬隻總量是丹麥人口的四倍，若能有效收集全丹麥的豬隻糞便，就能直接減少碳排放。官方期待生質能源有進一步的發展，在未來占總能源使用量的 5%。

64

### Klimaforum

進不去 Bella Center (大會會場) 澆不熄我們的環境鬥志。在 Bella Center 之外，還有很多由其他單位舉辦的活動等著我們去參加。其中最重要的是 Klimaforum09，由 NGO 舉辦，與 COP15 的行程同時進行，在近哥本哈根車站一棟大型多功能會場內舉辦兩周的活動，包括電影播放、名人演講、環境 NGO 攤位等等，是被驅逐在外的 NGO 們的天堂。12/17 (四)，我參加了一場演講 "Are you getting the deal you came for?" 邀請到英國環境記者 George Monbiot。會場湧入將近三百人來聆聽。George Monbiot 提出了四大問題: What is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talks? Do we want them to succeed or to fail? What would a good climate agreement look like? Assuming they failed, how do we get what we want next year? 引來現場觀眾熱烈舉手發表意見。

雖然我也算是 NGO，但本人卻覺得過於激進或是不實際的言論對環境毫無助益。基本上，NGO 論壇容納各種意見，但也有時言不及義。本人認為要對環境改善，個人層次的努



力是必要的，但國家層次則有立法決策的公權力。利用 NGO 論壇，進一步討論 NGO 角色與如何影響決策過程，才是更明智的參與途徑。

### 與小美人魚齊聲

到哥本哈根絕對不能錯過童話故事傳奇作家安徒生的小美人魚像。一早，哥本哈根鋪蓋上一層皚皚白雪。位於新港區，小美人魚雕像前，冰寒刺骨的海風正吹動著抗議碳交易的旗幟。我們政大外交系一行人湊巧在哥本哈根最負盛名的景點遇見來自西班牙的環境 NGO 團體，抗議各國政府在氣候談判上進度遲緩，並利用碳交易自欺欺人。現場氣溫已經低到攝氏負一度，腳掌、手掌都快凍僵了，也澆熄不了他們心中的怒火。他們駁斥碳交易市場不能有效幫助國家減碳，清潔發展機制 (CDM) 一點也不清潔，有錢的已開發國家可以付錢給開發中國家做減碳，來抵減自己的減量義務，而不必限制自己國內的實質減量。



65

### 結語

總的來說，沒能全程參與大會的活動雖然真的很可惜，而且從難產的結果來看哥本哈根協議，哥本哈根 "Copenhagen" 會前先是 "Hopenhagen" 滿載希望、備受矚目，最後兩星期後悲慘變成 "Brokenhagen"，成了破裂的協議。然而，我遇見來自全球各地為環境努力的鬥士，與他們一談一吐中，我在他們的身上看到他們獨有的特性。他們有的還是高中生、大學生，有的是來過好幾次 COP 的大學教授、專家，有的則是一家四口浩浩湯湯來參與這重要的抗暖里程碑。雖然各國政府主導的哥本哈根結果不盡人意，我在他們的眼中看到保護自己家園、保護他人未來的火種在燃燒。個人的努力是不會因為那些上層的被國家利益把持的官僚、政治家而有所停止，反而我相信這個力量會越來越強大。明年，COP16 在墨西哥，NGO 仍會再一次集結，本人也非常期待能再一次用行動向全世界實踐挽救地球的希望。



# 泰國世界展望會實習——探訪泰北異域同胞

外交系三年級 陳彥霖

## 一、緣起

這次的泰國世界展望會實習，是由青輔會所提供。一開始是參加去年度青輔會舉辦年度國際事務研習營，課程結束後被選為參與國內非政府組織實習同學，前往金車教育基金會擔任實習生。國內實習後，也有後續的國際組織實習申請機會。而後青輔會通知徵選國際世界展望會泰國分會實習機會，後來在面試時因為自己準備不足成為備取生。

在得知自己沒有取得正式泰國世界展望會實習資格後，就開始尋找是否有其他海外實習管道，符合我個人興趣的是環保或人權領域，在考量到花費及預算下，大多向亞太地區的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或綠色和平組織（Green Peace）洽詢，最後馬來西亞國際特赦組織同意我的實習申請。在個人國際實習申請截止日隔天收到青輔會通知原本世界展望會資格取得，詢問我的取捨，在考量到青輔會補助款項和不希望因為出國造成家中負擔，最後選擇原本的青輔會世界展望會實習機會。

## 二、準備出發

由於此次青輔會大約六月初才告知確定取得正取資格，也是一個人前往，相關簽證、補助款都必須在七月十三號出發前準備，期間也適逢期末考，也要抽空補辦新護照、訂機票、辦泰國簽證等，也必須為了實習做準備及資料搜尋，當下覺得十分忙碌，特別又是單獨出發三十七天，心中也不免感到相當大的心理壓力。現在回想起來，反而是一個讓難得的學習機會，訓練自己獨立面對挑戰。

## 三、泰北清萊難民村

### 1. 清萊省，金三角，難民村。

泰北地區的難民村，目前大多都稱呼為「義民村」了，有許多當年隨國軍從雲南地區逃離大陸的軍眷平民，聚集在泰國北部清萊省、清邁省、美豐頌省等大約橫跨兩個台灣大的範

圍，約有九十多個村落。而我這次被安排前往的是清萊地區為主。

清萊省接近泰緬邊境，省境內也有著名的金三角。早年對於金三角地區毒品傳聞遍及全球，後來泰國國王及王室數度前往泰北地區鼓勵農民改種植其他經濟作物，初期由皇家收購，同時也引進包括台灣地區的農業技術指導，這幾年的泰北地區已看不見毒品蹤跡。

泰北地區華人大多於當年國共內戰時遷入，蔣介石原本有意遷都雲南昆明，但當時省長盧漢發動政變，蔣介石除號召軍隊討伐之外，不得已最後決定將國民政府移到台灣台北，而原本留在雲南地區效忠國民黨政權的軍民最後接受蔣中正指示於中緬邊境地區成立「雲南人民反共救國軍」，並且派李彌將軍前往指揮。

### 2. 聯合國干涉

當時軍隊在緬甸邊境曾經五度反攻大陸，但由於後繼軍援等無法運抵最後均告失敗。當時緬甸政府也非常不能允許這一群帶刀帶槍的難民居住於國境，於是向聯合國控告中華民國入侵緬甸。

當時中華民國於聯合國內仍為常任理事國，但國際局勢面臨中共崛起，許多國家對於中華民國的信任也逐漸降低，當時政府也為了保住在聯合國的地位不得已宣告緬甸北部軍隊分成兩批「國雷專案」撤回台灣。

當時軍隊改組成雲南人民反共志願軍，名義上由平民組成，但政府仍然給予支援，並要求這一群人在緬北「苦撐待變」。而第九十三師軍團第一、二、四軍都隨兩次大撤軍中遷徙到台灣，剩下的第三師段希文將軍及第五師李文煥將軍帶領軍民前往泰北當時罕無人煙的荒山野嶺地區開墾，而著名的美斯樂就是當年段希文選擇居住的村莊，如今已成為清萊省知名的觀光景點，觀光收入也高於其他義民村，村民子女也有許多都到台灣求學或就業。

### 3. 今日的義民村

到了今天還是有大大小小數十個義民村位在清萊地區，而這些地區仍然大多務農，除了少數如美斯樂已經發展成觀光地區、或者在山腳下的滿堂、回海、老象堂等村落，大多數的山區村落還是比較落後跟貧窮的，而許多的村民也必須依靠務農為生，生產技術也不如靠近城市地區，收成也不太穩定。



#### 四、我的實習工作

獨自前往泰北，其實是有點孤單的，特別在機場也遇到同時要出發前往大陸參訪的政大學生團，一個人在機場與熟識的政大同學道別，其中的滋味更是難以形容，卻也令我告訴自己一定要更獨立。

一開始是泰國世界展望會來接機，安排我住在清萊省皇太后縣的回莫村，那是一個牧師擔任校長孤兒院的，一開始先參觀學校的時候，對於學校老舊跟落後的環境不太習慣，在回莫健行中學孤兒院的小孩飯菜很少，配料也很不好，房間除了是大通鋪以外，因為衛生環境不好晚上除有從廁所傳來的味道以外，也有很多的蚊子及蟲類。

在那一刻，我突然感到自己雖然沒有和大多數的政大同學一樣到歐美旅行遊學，能在台灣求學成長，也已是十分幸運了。

後來，嘉義大學農藝系學生也前來泰北從事農業技術教導，在那一週我與他們共同去了許多泰北山區的茶園及華校，也是我這次開始從事記錄的發想。原本計畫在一開始的孤兒院教院童英文，但一個人不免感到無力無助外，也是因為和嘉義大學的同學四處拜訪，才發現有那麼多的華校是受到忽視的！在與泰北世界展望會辦事處楊經理討論後，決定開始我的華校記錄，期待能為他們找尋更多資源，也能發現一些快要倒閉消失的華校，替他們寫校史，至少能留下這些學校曾經存在的痕跡。

在泰北的實習期間我走訪了大約十幾間的華校，替他們做記錄，有去大學校也有去偏遠的小學校。而前往一個村落或學校我總希望可以待上兩到三天，除了能有比較多的時間來進行側面觀察外，對於一個學校的特性也可以有比較多的了解。最後我整理出一份實習期間整理的資料，呈交給台灣世界展望會，也轉告展望會人員在泰北的所見所聞以及建議能幫助當地華僑的工作計畫。

#### 五、持續不輟的華校

在泰北地區幾乎每個華人義民村落都會有一間泰國學校以及一間華人學校，原本在這些三不管地帶的地區只有華人學校，而後受到泰國政府泰化政策以及中共駐泰大使的壓力，曾經數度強迫關閉華校，但這些華校轉為地下繼續運作，在老師、村長家中教學。後來泰國政府發現這群難民並無反抗之意，近年來也因為泰國皇家二公主詩琳通將中國文化引進泰國，在曼谷能有最多工作機會的第二外語不是英文，反而是中文。連帶的也有許多泰國家長也會將自己的泰籍子女送進華人學校學習中文，以增進未來的競爭力。

而在泰北也是因為義民村落之間有時可能通車也需要二十分鐘左右的路程，為了避免村內學童通車時間以及當地村民長輩仍以保存中華文化為重責大任，幾乎每個村落再辛苦都會極力維持華校存在。



在泰北的華校也有點像是台灣的課後才藝班，所有學生在泰國學校早上八點到下午四點上課，下午五點開始要上二到三個小時的華語學校，所以也有許多學生常常抱怨自己為什麼要有這麼多的課業，也讓我想起小時放學後也必須要趕著去補習的那種忙碌感覺。

目前的華文學校大多仍然沿用台灣教材，學習注音符號，雖然時有中國政府代表前往詢問是否願意接受援助，但當地長輩仍然因為意識形態堅持不願「投降」，然而，在泰北的第二或第三代並沒有類似長輩們的戰亂經歷，也認同中國的經濟崛起帶來的優勢，未來的華校很有可能在新一代校長接任後改用中國教材及師資來源。

#### 六、心得

在泰北地區實習，優點是能夠讓自己有更多的獨立機會。因為當地交通、生活均不方便，洗澡時只有少數地區有熱水，在村落之間移動也要依靠休旅車或者是摩托車載運，對我來說，要學會如何去安排自己的實習計畫、和組織人員溝通協調，也代表政大和中華民國，把台灣的關懷帶到泰北。

在泰北地區每年都有許多從台灣過去的國際志工，而自認自己獨自前往實習，沒有辦法為當地有什麼具體貢獻，總覺得自己並不能為這一群苦難中的華僑做些什麼；另外在泰國的衛生水準可能還不到一定程度，在實習後期因腸胃炎，不得已也放棄了實習結束後曼谷的旅行提前返台，卻在這種困苦的環境中，讓自己學會去克服，因為在台灣的這種舒適安逸的環境並不會跟著我一生，回來之後，也時常想到除了泰北這群人的生活環境，到世界上仍有成千上萬的人是生活在更不良的環境之中，還要面臨砲火天災的恐懼。

近來，政府提倡海外服務，這一群群在泰北的大學志工們，大多都有受到青輔會或者教育部的經費支持。但一個大問題是很多時候，資源都是放在那些相對有比較多資源的學校。這或許跟校長有關係，大學校校長人面廣，知道比較多的管道，比較有機會申請到民間團體補助，或者是僑委會協助安排讓台灣大學生組團直接前往服務，但這些接受到台灣大學生名額補助的學校，在當地相對之下已經有較多的教育資源或財力了；相較於一些真正偏遠的學校，有許多都是第一次有台灣人去拜訪，我擔心會漸漸被遺忘了。

我到現在都忘不了某些偏遠地區學校的校長給我的請託或者在記錄文獻中所看見的那一種景象。在泰北讓我知道自己是真的很幸福的，這種一直都存在的幸福或許要到了這些環境之中才更會凸顯出珍貴，原本還想希望暑假能去歐美，也感嘆家中經濟無法負擔，只好向青輔會和政大申請國際實習的補助，卻發現在泰北，很多人一輩子可能都沒有機會出國旅行，出去一看，才發現自己有多麼幸運。「使於四方，不辱國命」這句話一直是我在泰北面對困難時經常想到的，用來勉勵自己要好好努力，培養自己的能力貢獻國家還有世界，雖然未來不知道自己是否可能從事公職，但希望每一次的流浪旅行，都成為我生命中的養分跟回憶。



## 參加「吐瓦魯文化交流志工隊」心得報告

外交系三年級 藍之青

### 緣起

2009年的八月，身為外交部太平洋區國際青年大使政大代表團員的我，在南太平洋的小國吐瓦魯結交了一群相知相惜的朋友，留下了美麗的回憶，也留下了一些未完成的夢。我們有更多的東西想與他們互相分享，還想認識吐瓦魯這個島國更多一點。今年寒假，三個青年大使熱情不減，踏上旅程，再度回到像「家」一樣的台灣邦交國——吐瓦魯。

70

### Vaitupu續前緣

Vaitupu是組成吐瓦魯共和國八個島的其中一個，和首都Funafuti距離八個小時的船程，島上有該國唯一的公立高中，去年參加我們營隊的學生有一半來自這裡，他們得知我們今年要再回去，不斷地寫信來希望可以到島上去看看他們。但是Vaitupu遠如天邊，豈是我們能夠輕言答應，說去就去？於是只能在心中默默嘆息，婉拒學生好意。直到抵達吐國，一月中學校開學，而我們竟然很幸運地剛好遇到延遲出發的學生船，可以不用繞其他島直接八小時到達，兩天後剛好又有要直接開回首都的學生船（平常大概一個月一班船），這麼碰巧，簡直就像是我們的專船，毅然決然決定要去一趟遙遠的Vaitupu，回應學生無比的想念以及熱情的邀約。



在船上就遇到許多熟悉面孔，大家看到我們無不又驚又喜，更想不到可以一起去一趟Vaitupu。我們聊聊每個人的近況，有幾個學生去斐濟念書了；有人畢業在吐瓦魯念南太平洋大學的推廣部；有人認真念書拿了很多優等；有人當選學校的男生代表和女生代表。聽到大家快樂又努力的在過生活，我們都覺得很開心也為他們高興。

這次再相見，因為我們的實現承諾，讓吐瓦魯人看見他們國家的美是真的被肯定，我們也真的在乎、重視彼此之間的友情。我參加過許多營隊，當過隊員也當過輔導員，友誼能夠維持的少之又少，能再見面更是微乎其微，即使大家都在台灣，但大部分營隊閉幕式後就各自煙消雲散，忙碌的生活腳步讓彼此漸漸淡忘，朝著不同的目標繼續前進，當初參與或舉辦營隊的目的和熱情，也在達成之後就只成為履歷上的一行字而已。

但是，我們不一樣。

青年大使是為了增進邦交國之間的友誼，而我們去年真的做到了，不管是國家、學校，還是個人，都投注了巨大的心力，才開啟了一扇大門，但是兩國友誼的增長不是短短三個禮拜就可以達成，友誼的種子需要不斷地灌溉，如果後續沒有用心經營，它會像其他營隊一樣枯萎。因為經歷過太多，我很清楚那種營隊過後人去樓空的空虛感和從此兩條平行線般的疏離感。這些吐瓦魯的孩子，他們用真心和熱情陪伴，讓我們成長、給我們成就、無條件的付出和關懷我們這些一輩子的朋友。我怎麼捨得，讓他們體會到我從前營隊過後的落寞？我害怕讓孩子們以後在參加其他營隊時，忘記怎麼付出，因為再怎麼樣，這些人一下下就會離開；害怕他們覺得青年大使也就只是這樣來來去去的一群台灣大學生，舊的不見了，新的也不認識，更慘的是如果無法跟新人談論舊人，這樣還是延續的同一個台灣嗎？我更害怕，所有一切第一屆青年大使活動，政府、學校和我們的努力，就這樣付諸東流水，失去原本應有的成效。

於是我們除了盡可能的與他們通信之外，也麻煩大使館的祕書替我們傳遞思念，無奈吐瓦魯實在離世界太遙遠，不便至極的網路和運輸系統，讓我鞭長莫及。於是我們決定克服萬難，抓住最好的時機，再回到吐瓦魯，再次面對面的與他們接觸。Vaitupu的學生我們只有短短的不到三天能與他們相見，Funafuti本島的學生我們則有較長的時間。學生課餘之外，我們多次邀請他們到住所用餐，包括舉辦一場我的生日Party和一場BBQ，一同回憶去年的夏天時光，複習舊的和學習新的吐瓦魯傳統舞蹈Fatele，也親手將照片交給能見到的每一個學生。一開始他們好害羞，不過還好一下子又回復成我們去年所認識的那群活潑好動的朋友，學生們也都成長了，明顯可以從他們臉上看到成熟。

我相信這次的回訪，他們能夠真正體會到我們彼此是一輩子可以持續的朋友，不只是三個禮拜的青年大使而已，未來大家各奔東西，也不會忘記吐瓦魯人和台灣人之間的友情，當我們在第三個國家再相見時，會有如遇到家人一般的熟悉，長長久久。



71

## 快快樂樂嘻嘻哈哈

為什麼是「快快樂樂嘻嘻哈哈」呢？因為吐瓦魯的小孩子就是給我這樣的感覺阿！去年營隊主要是辦給年紀較大的高中生參加，這次我們回去，分別到吐瓦魯 Funafuti 的兩所小學——Nauti 和 Seventh Day，教小朋友唱台灣歌曲和吹直笛。教會小學 Seventh Day 的小朋友大概是六歲左右，每個都眼睛大大地一直盯著你，我們教他們唱「歡樂年華」，小朋友看不太懂羅馬拼音，但是懂得歌詞的意思，大大眼睛認真地看著我們的嘴型，努力地跟上、賣力地拍手，對這幾個來自台灣又唱又跳的大哥哥、大姐姐很感興趣，但是又很害羞。在 Seventh Day 的時間比較短暫，小學校長很熱心的把歌詞寫成大字報，答應要讓小朋友們好好複習，在吐瓦魯的台灣志工也很樂意延續教他們唱台灣歌曲的工作。



72

Nauti 小學的校長給了我們一班優秀的十三歲學生，其中有許多去年學生的弟弟妹妹，讓我們備感親切，而他們似乎也已從哥哥姊姊那邊聽過我們很多故事。雖然只有短短三天的直笛課程，這群孩子再次讓我看到來自吐瓦魯的學習熱誠和聰穎，這群孩子也是下一次要接觸第二屆青年大使的新學生。希望我們三個第一屆的青年大使能有承上啟下的作用，讓他們看到也認識了哥哥姐姐口中的台灣青年大使，體驗了哥哥姐姐說過的課程和遊戲，但是他們更能夠期待今年夏天新的一批青年大使即將帶給他們的感動，未來他們也能和弟弟妹妹說很多故事。雖然青年大使會換人，學生也會換，但是我們不是不相干、不同時空的兩群人，我們曾經彼此交會過，有很多共同的記憶和話題，也有共同的期待，這不就是友情當中最可貴的部分嗎？

小孩子的快樂總是最單純的，看看在台灣忙碌急促的生活，我們需要被提醒還有另一種生活方式可以選擇、還有另一種心境可以轉換。謝謝吐瓦魯大大眼睛的孩子們，讓我會一直想起什麼是「快快樂樂嘻嘻哈哈」——是能即使再忙碌，也要能開心的「跑跑跳跳」。

## 台吐之間

回訪之所以能夠成行，很大部分要感謝大使館和國合會農技團、志工給我們的幫助。

除了在日常生活方面，更重要的是陪伴我們認識更真實、更多的吐瓦魯。上一次營隊能夠順利圓滿，是因為大使館事先為我們安排好了所有事情，協調、排除了許多困難，包裝了吐瓦魯。但是這次的課程，從去電台宣傳、找學校、找校長、找學生、安排時間到上課，全部都必須自己來，今年的吐瓦魯給了我們一些難題，而使館的秘書總會適時的給予建議。讓我們自己成長，認識了真實的吐瓦魯，體會到大使館去年為我們付出的辛勞和心血，協調談判果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在這個國家，你必須要了解吐人的性格和行事風格、要習慣種種的不確定性、要想很多彈性夠大的備案、要多管齊下的同時進行等等。我實在無法想像去年大使館是如何能夠辦到，讓我們圓滿地辦完一個兩個禮拜之長，又令人稱讚的營隊，到底是要在多久之前就開始安排？還是反反覆覆和三個學校校長不知確認過幾十次？尤其是在和外島高中訊息傳遞如此困難的情況之下。

經過這次自己小試身手之後，大使和秘書們實在是贏得我無比的敬佩，而我也更了解了一部分台灣駐外使館的工作內容，看到大使和秘書們親切和善的外表底下不為人知的、難以想像的能力。

另外身為台灣青年大使的我們，不能夠不知道台灣在吐瓦魯都做了哪些事。除了 Funafuti 的農技團之外，這次我們到外島 Vaitupu 去了解台灣在那邊的虱目魚養殖場，也有到首都附近的小島 Funafala 參觀台灣和日本 NPO 合作的紅樹林復育區，更看到台灣為吐瓦魯精心設計的環保袋受到吐國當地以及日本、澳洲的歡迎，其他還有像廢棄物處理計畫、再生能源考察，以及預備要執行的學校菜園計畫等等，了解了這些，我真的可以很驕傲的說自己是台灣的吐瓦魯「青年大使」，而這一切都要感謝大使館。

## 尾聲

這一輩子能再回到這個美麗國家的機會大概不多，我真的謝謝吐瓦魯給了我很多難得的經驗與回憶，我敢說我到過世界上最美麗的海洋與島嶼。對於未來有志從事外交工作和環境政策的我來說，這真是很大的一課，尤其是今年遇到的吐瓦魯大潮，就是在學習環境政策時很特別的一個經驗。

台灣對吐瓦魯的認識很少，青年大使的活動讓我們能夠有這種千載難逢的機會，也給了台灣認識吐瓦魯的機會，例如我們青年大使之中，賈君安同學決定把吐瓦魯當成她的碩士研究論文題材。我們又怎麼能預料，未來說不定有其他的青年大使開始研究南太、研究吐瓦魯？我很開心自己能在台吐友誼的園子裡耕種過，出過一點微薄之力，期待未來許許多多的台灣與吐瓦魯青年，能繼續耕耘，讓種子長成強壯的大樹。



73



# 選擇用更熱血的方法 貼近 UN !

外交三

胡念慈 盧子漸 許維宸 尹歆語 吳健榮 鍾賢玉  
游蔓晨 高禕婕 蔡侑庭 李于彤 曲元寧 張祐華

74



# 2010 年 NMUN 代表團 — 選擇用更熱血的方法 貼近 UN !

前言

美國全國模擬聯合國會議 (National Model United Nations) 簡稱 NMUN，是聯合國及美國民間組織合作運行之半官半民性質國際性模擬聯合國活動，目的是提供學生正式且高品質的模擬聯合國經驗，每年春季在紐約舉辦，參加的人來自全球遍佈五大洲、超過四百多所大學，是現今全球最具代表性且最大型之模擬聯合國會議。



▲UNGA大會堂

對於外交學系的學生來說，每年在美國紐約所舉辦的國際模擬聯合國會議提供給我們一個最好的實際運用機會，讓我們得以將所學得到最大的發揮。這個活動對於有志參與國際事務的學生，是一次可貴的學習經驗，而透過與國際青年的交流，也能夠為我國拓展在國際上的能見度與知名度。

從 2004 年開始至今年，外交系已經是第七次出征 NMUN，許多同學也許或多或少聽過 NMUN，但對於其詳細運作往往是需要有經驗的學長姐分享才能略之一二，今年的系刊中，代表團在 NMUN 會議結束後經過激烈的思辨和討論，決定要給予這篇文章不同的定位，我們藉著問題與回答的方式希望更多人能夠了解模聯並有更多的自我省思機會，現在就請各位讀者隨著代表團從認識模聯開始，一直到培訓經過和實際會場經歷的脈絡慢慢閱讀吧！

## NMUN 的特色何在？

擁有全世界高參與度的 NMUN，光是在紐約 Sheraton 和 Marriott 飯店所舉辦的兩個場次，就吸引了超過來自 30 個國家，5000 名以上代表齊聚，用五天緊湊的 9 個 session (會期)、近乎 40 個小時密切交流彼此對國際議題的看法。NMUN 所使用的議事規則，號稱是

75



▲與希臘座位牌合影

最接近聯合國實際開會時使用的，相較於其他模擬聯合國會議，算是比較簡單但仍不失邏輯性的規則；最重要的精神就是鼓勵代表多多投入面對面的協商談判之中。也正因為如此，整個會議中有超過三分之二的時間都是處於 suspension of the meeting 的狀態，到處可見代表們任意在會場內走動，自由地與不同盟邦合作、起草決議文草案，代表之間的互動的頻繁、討論的深度與廣度可見一斑。

除了議規模擬，NMUN 選擇更熱血的方法貼近 UN——把最後一個 session 和開、閉幕式直接移到絕無僅有的 General Assembly Hall (聯合國大會會議廳)！能夠親自踏入各國外交官實際開會的場地，對 MUNers 而言，簡直就是美夢成真；挑高的 Chamber 在頭頂彎成華麗的弧形，與會場正前方閃閃發光的聯合國徽章交相輝映，肅穆卻又生氣勃勃，彷彿可以想像各國大使為了解決國際間種種難題而穿梭整齊排列的座位中，熱切的討論著。模擬聯合國的世界突然變得非常真實，或許我們都還是大學生，但是我們渴望為人類發展、維護正義付出心力的願景，和真正的外交官並沒有太大的不同。(By Audrey)

### 國際性的模擬聯合國與國內的模擬聯合國有何不同？

一切的不同點都圍繞在與外國學生接觸的情形；由於參加國際性模擬聯合國的學生多半是來自世界各地，除了最明顯的語言能力之外，其他文化差異方面也是很特別的經驗。

英文在於國際性的模擬聯合國會議的重要性比國內的會議更為重要，除了英文之外幾乎不會有用自己熟悉的語言溝通的機會。NMUN 給了我第一次和外國人討論專業議題的挑戰，讓我感受到不論是否以英文為母語，來自各地的學生基本上都具有以英語精準闡述自己想法、寫出漂亮的句子以及與他人深入討論專業議題的能力，這些方面的能力對於大部分的台灣學生來說自然相形見絀。也由於對自身英文能力信心的不足，在要向美國學生推銷自己的理念時，自然也需要很大的勇氣；若推銷成功則也相對的得到相當大的成就感，就算溝通不成也都是一種學習，至少知道自己缺乏甚麼樣的能力。

和外國學生們相處的經驗在國內的模擬聯合國會議看來是很難得的經驗，而彼此間的

化差異也在此一覽無遺。歐美國家的學生們很常以頻繁地握手和一句句的 How are you 來打招呼；一開始真的會有些不習慣這樣的打招呼方式，但久了就發現外國人似乎認為這樣的肌膚接觸能夠貼近人心，而嘴上常掛著的 How are you 其實也不是真的想要問你生活近況，其實也只是像說「嗨」一樣的打招呼而已。第一次參加國際性的社交活動，和外國學生的互動使得國際和國內的模擬聯合國會議有很不一樣的感覺。(By Ning)

### 為何我們要學習MUN？意義何在？

台灣雖然不是聯合國一員，但我們不能置身事外！我國的政治體制、經濟結構和社會文化讓我們與全世界有著緊密的關係，許多人認為，弱國無外交、台灣又不是聯合國的一員，我們有必要關心嗎？如果有這個問號，請反問自己，生活之所需，有多少比例是從國外來的？台灣不是北韓、也不是伊朗，所以聯合國所做的相關決議對台灣有著重大影響，尤其是交通、電信、科技、貿易、衛生、能源、農漁業等台灣的重要產業，也因為我們不是像美國、中國那樣的大國能夠擁有絕大數的支配權，台灣更應該學習如何運用和平的手段來解決問題、爭取利益，「人必自重而後人重之」，只有我們主動積極去關心，別人才有可能重視我們。

回到模聯，很多人認為模擬聯合國是很虛偽的東西，一群大學生穿西裝、套裝，在很豪華氣派的地方開會，但是所做出的決議對聯合國或是全世界其實完全沒有影響力，然而，人處於社會，想要生存就必須懂得社會運作的遊戲規則；國家處於世界，同樣的在某些層面，不管自願或非自願的，也須要按照這個世界的規則來走，身為學生最重要的就是學習的過程，在模聯中即使我們所做的決定看起來似乎很空泛，但是這正是學習的過程，讓我們有機會可以了解地球上遙遠的另一端的問題，讓我們有機會嘗試如何解決一生中很難想像得到的問題，模聯，正是一切的第一步，一旦跨出了這一步，問題才有可能被轉到正向的那一面。(By Tony)

### 培訓期間的省思？

訓練過程從無到有，難；要對一件新事務從全然的陌生到精通，更是難上加難。這正是我們今年 NMUN 代表團中大部分人的情況，不但全部的人都是第一次參加 NMUN，就連有 MUN 經驗的人也只占其中一半，對我們許多人來說，英文是次於中文另一種再也熟悉不過的語言，然而，當要使用英文在會議桌上針對專業性的議題談判、溝通與協調時，英文變成了達成目標過程中的一大挑戰，也因為如此，在培訓課程初期許多人是很挫折的，也感覺到課堂上所學的不足和自我能力的缺乏，同時，要擔負安排培訓時程表之內容對一個沒有國際性會議的我來說也是相當頭痛的問題，幸虧有姜老師和許多耐心學長姐的傳承和經驗，才



▲UN headquarter



▲會議期間各國代表都相當積極踴躍發言



能讓每次訓練的課程有效率提升團體的實力，身為同屆同學團體內的聲音和建議也讓我們在培訓過程中不斷反省和檢討，到底哪些地方需要補強？溝通和分工如何才能確實達成？如果一切都可以數量化來看，十八次共長達一百六十四個小時的培訓，這些都不包含小組討論以及個人資料蒐集的時間，我們所做的努力，就是為了在 NMUN 五天中九次 Sessions 共計四十個小時的密集開會。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這句話一點也不為過，想要站在學術性意義極高的 NMUN 會場上，就必須要付出相當的努力。(By Tony)

### 該怎麼準備NMUN？我們是如何訓練的？

從十一月底開始，我們開始了每個禮拜一天共十八次密集的訓練。我們更在寒假為了要和陸軍官校同學們一起訓練，到高雄陸軍官校住了三天一起培訓。這次我們主要的培訓內容有以下：

#### 1. 希臘國情與立場介紹與分析

訓練前幾次我們先將希臘的國情和立場做完整的介紹。請同學們將希臘的各個議題分門別類，自己介紹自己準備的部分。像是，希臘政治、經濟、軍事、人權、歷史等等。把希臘做了完整的了解以後再開始研究議題才會比較有方向。在其中我們也學到了希臘特殊的文化，和其國家情勢。像我們就知道了希臘在十月底有個 Ochi Day，在大城市會有遊行，以紀念對二次大戰邪惡軸心國的抵抗。

#### 2. Rules Of Procedure (議規)

議規是最重要的訓練內容之一。我們把 preparation guide 的議規研讀了好幾次，出考卷測驗大家實力，還模擬會議中會出現的各種議規情形進行快速反應。如果在會議場上不懂議事規則，那是最可惜的一件事，因為整場會議會被別人牽著鼻子走，因此我們必須把議規熟到不能再熟，花了許多的時間重複進行測驗和討論。

#### 3. UN Charter (聯合國憲章)

我們也要先知道 UN 的憲章是如何規定各個機關的職責，還有聯合國努力的目標，我們在討論一些決議文的時候才不會寫錯方向，或是根本做了聯合國無法做的事情。在這部分我



▲長時間密集英文、議規培訓



▲Mock MUN過程

們也是花許多心力研讀，然後在培訓的時候出考卷進行測驗。

#### 4. 英文訓練：impromptu speech, news, debate

除了基本會議上的訓練，還有英文的專業訓練。像是在寒假開始練習的即席演講訓練、英文新聞 summary 遊戲、還有在三月的練習正式辯論等等，讓我們從遊戲、玩樂中學習英文，除此之外，每個人都必須在整場的培訓中使用英文溝通和表達。

#### 5. 決議文撰寫

這部分我們只花了一次的時間講解，講解如何撰寫、格式如何等等。但是在事後我認為這部分非常需要長時間的練習，練習如何把想法化成正式且通暢、完整的句子，這是我們非常需要學習的。往後的培訓或許除了著重格式的重要性之外，在培訓的過程應該要時常練習撰寫正式的決議文句子，可以自己多閱讀 UN 通過的決議文，培訓時集結眾人思緒一起練習，這樣的成效會很大。

#### 6. Mock MUN (模擬模擬聯合國會議)

模擬模擬聯合國，這是實戰經驗的一部分。因為許多團員是第一次參加模聯，所以必須親身經歷過多次的模聯經驗是很重要的，但短時間內當然不可能有機會去參加另一個模聯，於是 Mock MUN 就誕生了。在寒假我們玩過比較輕鬆的動物園模聯 (Zoo MUN)，之後使用真實的議題，分別代表國家玩模聯。更和政大、輔大、北大即將參加 World MUN 的代表團經歷過一次一整天的 Mock MUN，如此一來更能加強團員的實力，也在模聯當中感受到自己欠缺的不足之處。(By James)

### 準備期間的技巧有哪些呢？

#### 1. 資料收集與閱讀

廣泛與大量的閱讀是基本工作。除了官方準備手冊、委員會手冊要研讀，還有三個議題要準備，必讀的英文資料常常動輒數百頁，真的會令人卻步，但是不讀，你就不懂。雖慶幸希臘算是個先進、熟為人之國家，而且也有英文的官方網站，但希臘仍然很少會對國際議題表明特定的立場與行動，因此必須自己動手搜集。

#### 2. 議題優先順序

每一個委員會有三個討論議題，但真正會討論到的只有一個，很怕自己偏好的議題落選。所以我們必須從希臘國家的立場，找出首要的議題，並說服其他代表同意。為了確保自己的賭注，以及消除變數與心中的惶恐，就必須先下手為強，掌握其他代表的動向。我們利用臉書 (facebook)，主動成立今年各委員會的討論平台。以經社理事會為例 (ECOSOC)，我們有留言的國家在行前兩星期就達成了共識，以「永續發展城市」為優先順序，讓代表安心許多，全力衝刺這個議題。

### 3. 突破舊格

我們總會批評前人陳腔濫調，但當輪到自己面對時，要想出個新穎且可普遍接受的解決方式，絕非一蹴可幾之事。再以永續發展城市為例，希臘首打「回收」、「文化遺產」的方案，讓其他代表耳目一新，納入各決議文中。

### 4. 英語演講

即席英語演講的幫助，每一位成員都能感受到，從一開始上台支支吾吾，到後來可以利用一分鐘不到的時間，有系統地說出自己的想法，給我們很高的成就感。

### 5. 團隊合作

為了使上台報告者和台下聽眾能有更多的互動，演講之後，台下的聽眾需要作即席的統整報告、批評、以及回答，目的是希望透過觀點不同所產生的意見分享、相互批評和指教，來發現自己的盲點。(By Billy)



▲Suspension of the meeting

望尋找志同道合的國家一起合作撰寫工作書 (working paper)，亞洲國家學生多會與我們噓寒問暖、聊聊背景；歐美國家學生則很少如此，大多節奏快、劈頭就問你的看法，因此大約會議的第二天就能確定幾個不同的小團體。

幾個小團體大致底定後，一定會另外約時間討論，通常是中午休息時間，或是隔天早上會議開始前，有時甚至是晚上會議結束後繼續討論到半夜，早出晚歸成為規律的「會議生活」；會議進行到第三、第四天通常最累，回到房間後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在討論時間推銷自己的 idea 時要把握時間，因為大概第三天早上前這些進行中的 working paper 就會初步完稿，屆時才推銷自己的 idea 並加入至 paper 中就相對困難。

會議後期的工作便是緊盯自己的那份 working paper，以確保自己是起草國 (sponsor)。基本的策略就是緊迫盯人，最好時常在主導 paper 的代表身邊打轉，隨時提供協助；若自己就是主導國家，那要切記做好「保密防諜」，編輯 paper 的電腦不能離開身邊。

結盟過程中若遇上一些奸詐的代表，可能會發生一些不愉快的經驗，例如有些人被偷偷從 sponsor 名單中剔除；反之也有快樂之處，過程中若能認識會互相照應的朋友就再好不過了！這樣的朋友能互相提醒這份文件是否有更新版本，或是提醒小組聚會的時間、地點等，能省去不少心力，會議結束後也能繼續連絡、互相問候，結交到真心的好朋友！(By Diane)



▲激烈的辯論過程

## 能不能簡述會議中大致的情形？我們遇到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既熟悉又陌生、短時間難以完全正確的語法表達自身概念、閱讀慢半拍、寫決議文時需要 native speakers 的幫忙，這些英文之於非母語者的愛恨，我們只有靠會議前的大量閱讀，靠著專業領域的熟悉度才能在上台面對各式各樣的想法，進而再和他人結盟後才能夠快速地幫整體團隊推銷。至於自己的想法一定要在會議前多發展，一個議題只有兩三個想法絕對不夠！其實一旦我們已經成功把一個想法發展成多個 clauses (決議文中的條款) 的時候，要推銷絕對不是難事，只要誠懇地推銷、多說幾次後，真的就可以越講越順！「聯合國」就是要蒐集各個角度的想法，回到其成立宗旨，就是希望這世界更好，這也是一個知識交流的平台，當然需要多做準備已達成目的！除了尋找與議題相關的資料之外，最重要的還是 Stay in character (扮演好自己的國家)，所謂模擬的真諦也就在洞悉各個國家的利益衝突點，找尋集團之間的平衡點，最難的部分永遠是當兩方意見不同的時候，一方面還能夠以誠懇的態度去做協商，另一方面卻又不會侵害到自己國家的利益，光說就已經很難了，更何況要付諸實行不但真的需要大量的事先準備，有時候經驗也是很重要的。(By Mandy)

## 會議中遇到最特別的經驗？

在會議的五天期間裡，suspension of the meeting 其實占了多數，各國家代表無不希

## 分享與傳承

參與 NMUN，從行前的準備到會議上的討論和談判，對所有團員而言都是一個挑戰。對於在國內已有參與過模聯經驗的同學而言，這次參與國際性的模聯和過去與國內學生談判的經驗截然不同，是種全新的體驗；對於從未參與過模聯活動的同學而言，第一次的體驗就是國際性的模聯，一切都要從頭學習，更是一項艱鉅的挑戰。這樣的經驗或許令人有些恐懼，特別是沒有模聯經驗的同學們往往會因此卻步，但我們在過去數個月的期間一步步的累積實力，證明了這一切並不是難如登天。

在培訓的期間，我們開讀書會、學習會議規則，一起蒐集希臘資料和討論，針對不同的議題提出我們的想法，互相分享不同的看法、給予建議。我們也進行模擬會議的訓練、即席



▲於台灣駐紐約辦事處的模聯團隊

英文口說練習，加上有許多有經驗的學長姐們熱心的指導我們、分享過去參與 NMUN 的經驗也讓我們收穫良多。事前的準備給了我們莫大的信心，到了紐約就是上戰場的時刻了，雖然在會議開始時的確會被各國學生流利的英語與積極的發言所震懾，但只要從希臘的角度出發、完整積極地表達自己的意見，各國學生代表都會尊重甚至另眼相看喔！NMUN 的初衷在於學習模擬聯合國的經驗，所以沒有經驗的同學們也不必太擔心，只要在過程中認真參與，多和其他人討論想法，學習傾聽、溝通和談判的經驗，更重要的是時時提醒自己參與 NMUN 的目的，最終一定會收穫滿載而歸的！



▲出發前夕



▲Greece's Delegate: Alex Chiang



▲於UN總部的代表團



▲拜訪哥倫比亞大學

## 豐碩外交

在外交系的這些日子，你得到的是些什麼，是文化盃繞樑的歌聲，包種茶節的聲嘶力竭，還是酒舞會翩翩旋轉的舞姿？

或許，過了些日子回想起來，才發現，真正得到的其實是和外交人們一起擁有的美好回憶吧！

## 文化盃奇幻旅程

外交二 廖翁志

2009年9月24日，司令台。

對其他人來說，這只是一個時間跟地點，不具任何意義。但對外交系文化盃來說，卻是一趟奇幻旅程的開始。

在這趟旅程的開始，我簡略地說明了我們的航向：「我要贏！」這個簡單卻困難的指令。我想，這指令做為我們的目標是再適合也不過了，於是我與熱血的系胞們歃血為盟，大喊三聲：「我要贏！我要贏！我要贏！」，旅程從這個地方開始，往我們的夢想啟航。

84

每次練習的開始，我們都會花很長的時間來做發聲練習，除了打好合唱的基礎外，更確保大家都能在最佳的狀態下引吭高歌。「嗎咩嗎咩嗎」、「哭哭哭摳卡」是我們的暗語，也是我們的默契。而有時我也會心血來潮，開發新的發聲，讓大家玩的不亦樂乎。大家的合唱實力，也在每次看似不起眼的發聲練習中提升。

這次上台的曲目，除了指定曲的校歌外，自選曲我們選了台語歌：阿爸的風吹，原本以為台語會對大家來說很棘手，沒想到大家對台語都還算熟悉。於是我們就一步一腳印，先從曲子的音高開始慢慢練，但我們首先就遇到了個問題：各部的音都有所不同，但電子琴只有一台，所以辛苦的伴奏就得到處奔波，音長也必須靠自己的音感將旋律記熟，再帶學弟妹一起唱，音帶熟了就帶詞，詞帶熟了便帶和聲，我們便在有克難的情況下，一點一滴的完成歌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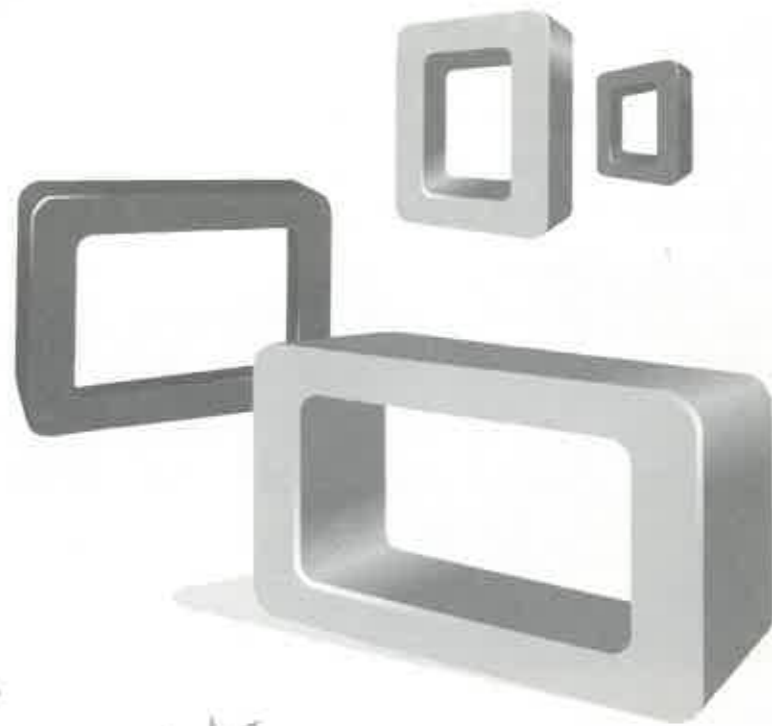
在這趟三個月的旅程當中，我們也經歷了許多困難，有人中途便放棄了，也有人因為還有別的事情不得不退出，有時候遲到情形嚴重，有時候出席率不理想，有些音怎麼唱都不對。但這些都澆不熄我們的熱情，人少了，我們便唱大聲一點；遲到了，下次就要更準時；缺席了，下次一定要到；唱錯了，我們就要把音練到會。我一直相信我們不會輸給別人，只有可能輸給自己，所以每次練習都是一場戰鬥，與自己的戰鬥。

2009年12月12日，四維堂。終於到了旅程的終點，我們要將這三個月的成果，在舞臺上呈現。雖然心情很緊張，但我明白，我並不是一個人面對，是與大家一同面對；在台上的不是各自一個人，而是同心協力的一群人，這就是合唱的魅力啊！我們換上了復古的小學生制服，用我們美妙的音符變做翅膀，讓我們的風箏在舞臺上再再起飛，這就是我們努力的成果！

到了頒獎典禮，雖說也是緊張，但已經沒有上台前那樣的緊張感，直到麥克風的那端響起：「第五名：外交系！！」彷彿將所有重擔拋下，欣喜若狂！接過獎盃的那一瞬間，所有的努力都有了代價，快樂的眼淚也如煙火般灑下，伴奏學弟也很爭氣，勇奪最佳伴奏，外交系雙喜臨門，叫人何不快哉！

85

經過了這趟旅程，大家都有了成長，也學習到很多，我們要的不是把事情做完，而是把事情做好，我想這次的文化盃便能做一個很好的例子，只要堅持著持續且不斷的努力，成功一定不遙遠！



# 包種茶節感想

外交二 劉千甄

如果說在大學裡有一件事是重要的，那我想應該是——做件值得驕傲的事！在某個一如往常、上完家教的晚上，意興闌珊地用著我的acer亞瑟小子，突然在PTT看到系上各大活動在徵總召。雖然我不是系學會裡的人員，在之前的活動也沒擔任什麼幹部，但卻不知怎地，一股腦兒的衝動想要做些甚麼。也許是因為偷偷地暗戀政大的氣質，所以就像個小女生一樣，想在它一年一度的節日，留下屬於我們的回憶。

一開始想必是戰戰兢兢，所有的點子在我腦袋裡跳來跳去，卻不知怎麼抓住它。萬事起頭難的窘境，好險有平常一直誤會我，說我是三八甄的健榮替我指點迷津。大二上學期是個許多大活動接二連三的進行，人力吃緊的狀況卻有大家義不容辭的幫忙，一句『好啊！』讓我感動的淚水直流。還有，一個禮拜一定會被我煩個兩三次的英鈴助教，每次人都很nice的幫我解決很多問題，提醒很多小細節，真心的感謝她的幫忙！而系學會辦的日子真是永生難忘，待在那兒超過24小時的小密室，有很多很多人的情義相挺，有很多很多人的隱藏版才華被挖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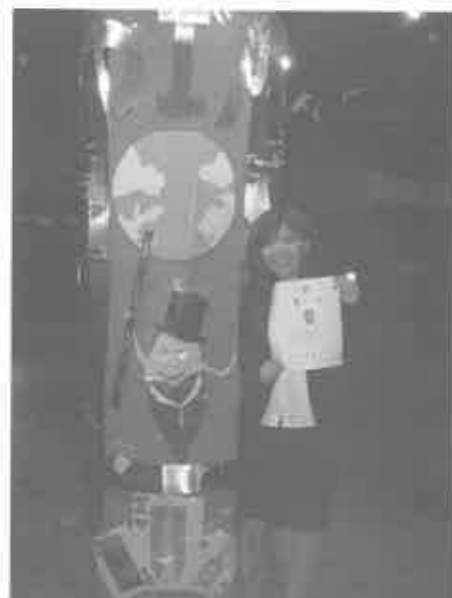


上面的照片有一半都是那一晚在系學會辦拍的，即使我們被迫在眉睫的交稿日逼得暴走，拿魔術棒來玩哈利波特、用音響PK誰的音樂比較大聲……等等，這一晚綜院宛如小小的夜總會一樣。雖然到隔天早上，飢寒交迫之下逼得我們趕快逃回宿舍。

這次的包種茶節，內心充滿了感激，謝謝大家的幫忙。即使過了那麼久，重新再寫一次心得，我還是很感動。支撐一個系上的活動，除了總召們的熱情之外，沒有系上任何一個人的幫忙是不夠的。這不是我的2009包種茶節，是大家的包種茶節。但我卻很想偷偷的感謝自己沒有後悔過當時的一股衝勁，沒有因為隨著那一天的逼近而想臨陣脫逃。我想我得到的不是辦一個活動的領導技巧，因為我還學的不夠，而是對初衷的那一份堅持，能夠完成自己很想完成的事情是一件美好無比的事！

每次都會回想到那一天在行大前面，緊張到快吐出來的頒獎時刻。可是，看著大家喊的燒聲的喉嚨、汗水直流的頭髮、疲憊的只剩下兩眼發呆的眼神，心中卻有一絲絲的平靜，覺得滿足了！靜靜等著每個屬於外交系的得獎時刻……

「海報柱第一名，外交系。」在場全部每一個人都驚喜的跳得跟姚明一樣高！絢爛萬分的煙火，咻咻碰碰地在我們頭頂上綻放！在第二個獎項上台時，永遠都記得我們全體的人衝上舞台，用力的喊著系呼，大力揮舞著系旗，要告訴全世界我們是外交系的驕傲！就是這樣，全台灣唯一的外交系不管什麼時候都是如此地發光發熱！



# 九 外交酒舞會 萬國嘉年華

一九九〇年代出生的我們，大學時代只有一次。  
這屆外交系的活動只有一次，二〇〇九年也只有一次。  
那我能籌辦的活動，又是哪一次呢？

外交二 胡巧哇

，集結了一群非常優秀的團隊，我與外交酒舞會的團隊，從大一年酒舞會的籌劃作業。

六月，將近二十人的團隊全部擠進系學會辦公室開了第一次的會，從訂定酒舞會的主題，到徹夜不眠的擬定企劃書與預算，及在外交酒舞會，在那將近兩百個日子裡公關部沒日沒夜的尋找贊助斷的加緊腳步，就是為了配合在票務部的售票日期之前，能夠讓訊息，而在半年的籌劃期間，招待部的接洽與訓練，置物部每次最重要的節目部、設備部與執行秘書，我們酒舞會的團隊接任著去年的工作崗位，在毫無經驗之下，透過著學長姐的指導與教訓，他們與我，成功的在十二月的冬天夜晚，替二〇〇九外交酒舞會迸發最燦爛的火花。

身為外交酒舞會的總召，我不得不承認這是份吃力的工作。它帶给了我許多的挑戰，而於目前以籌劃酒舞會

我記得在八月夏天某一天的晚上，因為審理預算的會議開得太晚了我已經搭不到公車回家。擔任活動指導的一位學長在騎著車載著我回家的路上，他告訴我，當他每一次因為活動而失去方向的時候，他會找一段完整的時間什麼都不做，靜下來，好好傾聽自己的聲音，他常常會在那樣安靜的時刻下找到自己的方向。因此，在後來，我常常照著他的方法，試著在獨處安靜之時慢慢思考，從身為一個總召的職責到反省每一個決定。即使我面對挑戰的方法、帶領團隊的氣魄或是領導的方向無法達到盡善盡美，但是我學到了替自己的決定做出方向並且全力負責。

外交酒舞會並不只是一個一年一次的系上活動，也不是一個只是為了延續外交系傳統的盛事。它是一個給身為總召的我和身為外交酒舞會團隊的挑戰，讓我們從毫無經驗的菜鳥變成稍微有點概念的主事者，使我們從中學習的不僅僅是活動的主辦，而是更多有關於情緒上、人事上、思維上的一項訓練，替自己做出的每一步行動做出反省與最佳最壞的打算，在這樣的考驗之下，才能成功地成就這樣外交系一年一次，在年末冬日之時最盛大也最繽紛的外交酒舞會。



## 勇士進行曲

在外交系，除了課業與系上活動之外，還有一群人，在課餘默默地揮灑汗水、淚水，在校內外的各項賽事中，竭盡體力與心力為外交系爭取每一項得來不易的榮耀，這些勇士們，這些殊榮，怎麼可以隨著時間埋沒而不為人知呢？

## 系男籃

外交三 吳健榮

大家好！我們是外交系男籃！在過去的一年中，隊上的陣容變動幅度不大，雖然戰神蕭乃仁登入國軍 online，但小白黃瑞挺考上研究所繼續留隊，先發五人吳健榮、李國豪、張道宜以及張子敬的逐漸成熟，仍然使政大各系隊不敢對外交系掉以輕心。今年在文化大學舉辦的北政盃中，雖然與台大政治纏鬥後不幸敗北，但精彩激烈的球賽依然是撼動人心。並在強敵環伺的政大籃盟中，連續第三年闖進季後賽！

很高興的，隊上學弟們不斷努力的自我要求，已經有了顯著的進步。尤其是大一的學弟們，胡子仲、劉育峰、蔡昇祐、磨鈺中，實力已經有所提升，在新生盃中闖到八強，看在學長們的眼裡也還算是欣慰。大二的成員們雖外務繁多，副隊長胡子昂還是常找時間自我訓練（？），已經越來越有架勢。其他成員如曹淳峙、邱子豪、石竣旻、廖



翁志以及即將畢業的張柏毅也常常帶給比賽驚奇。另外也不能不提到球經們，除了辛苦的紀錄比賽之外，她們也是保持隊上事務運作順暢的關鍵！（不過如果能更常出現就好了）

有來看過比賽的系胞們就知道，外交系的比賽常常是緊張刺激，充滿了不確定性。基本動作雖然不甚紮實，但永不放棄的態度常常逆轉整個戰局。在接下來的日子裡，我們還有系辦的大政盃。我們有信心，憑我們的實力，只要再加緊腳步練習，一定可以繼續為外交系爭光！希望各位觀眾們也可以多多來看比賽，把你們的熱情化為我們場上的動力～

“附上 2010 年籃盟精彩 highlight！”

<http://www.youtube.com/watch?v=WIGroyCpKyI>



▲2010年籃盟精彩highlight！

## 系女籃



還記得第一次到女籃時那種陌生和期待的心情……。

因為一直以來都很喜歡打籃球，加上總迎的時候學姐很熱情的歡迎，所以上了大學以後想都沒想就加入了系女籃。後來真的證實了系女籃是一支很歡樂而且大家感情很好的隊伍。

一直都記得第一次看到 kukube 時我以為他是大二的學姐，記得逾期學姐很強的球技，記得看到江江江時心裡想他是來幹嘛的和發現小嚙食量好大的那種驚訝，記得北政盃超豪華的體育館和風特別大的文化大學。現在我常常因為一些事情沒去系女籃，而對大家很愧疚，不過我還是很喜歡在一起練球的日子，總是會有很多特別的「拉筋方法」，總是會聽到誰和誰互嗆，這些種種，都在我大一上留下了美好且難以抹滅的印象，希望外交系女籃的大家可以像這樣一直歡樂和進步下去。

### 外交一 橘子

雖然練球並不專業，雖然我們練球的人數總是差不多能打 3on3，但是每一次系女籃的練球時間都是我大學生活中最好的調劑。在每天忙亂的生活中或許有許多煩惱或是不順心的事，但是我總能在系女籃的歡樂氣氛下重拾信心及笑容。很感謝魚鱗哥隊長大人總是不厭其煩的教導我們各種籃球技巧與知識，還有隱藏教練道宜，以及常常來探班的小白學長，我們有剛剛好的衛門組合，還有越來越強的雙塔，球經們總是讓我們的練球時光增添了許多樂趣。我喜歡系女籃的每一個成員，喜歡跟大家一起練球談天打比賽，還有三不五時就有一次的隊聚，很感謝讓我在外交系遇到了這些可愛的人們，他們總能讓我在迷惘的大學生活中有繼續前進的動力。

### 外交一 張家奔

繞著球場慢跑，衝刺，再圍成一個圓作著暖身操，那是一切練球的開始。我們人數不多，圍成的圓圈大小，剛好能讓大家聽見彼此的聲音。每一次的打板練習是我和家奔互相鼓勵打氣的時刻；每一次的跑籃，是我和小歪一起向前衝的時候；每一次作完一輪的練習，是聽魚鱗哥糾正我們動作的時候。

休息時，聽著球經們聊著攻擊力十足的話題，一不留神就轉變為球員與球經們的唇槍舌戰，混戰中總是搭著大家的笑聲。笑聲不曾間斷，延續到練完球後的小聚餐和大家快樂出遊的隊聚跟隊唱。

我喜歡籃球，喜歡看著員外努力作著瞄晃切的模樣、頭頭認真練球的神情、橘子準確的擦板球和遠方的酷比和曼玟姐姐在板上的留言。等到天色暗了，河堤邊運動的人漸漸地減少，我們再度圍成一個圓拉筋，結束了這次的練球。然後，我開始期待著，下一次，大家相聚練球的時刻。

### 外交一 小嚙



## 系男排

### 外交四 劉偉旭

外交系男排是一隻令人聞風喪膽的球隊，所到之處嬰孩啼聲噤，婦人掩面行，只有一首詩能夠形容這支可怕的球隊。

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催，  
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



外交系男排十年寒窗，每個球員都用盡最年輕的歲月鍛鍊球技，進球隊前各個又瘦又帥，只是沒想到當練完球回到系上，同學都不認識我們了，顯宗落髮催，阿福腳毛催，偉旭肚皮吹，松翰沒人追，港仔感情吹，昇祐生嘎衰，還有思宇腳骨摧……毀。

還好，隊上尚有幾個能夠賣臉的老帥哥能撐場面，柏愷陽光男，家豪三重魂，小胖美型男，藍天不要算，小彥也還好哈哈哈哈哈。還有彈舌是級品，不過艦長會殺妳。

隊上經理更是傾國傾城，艦長葛怡呈王馨，人人有機會各個沒把握，糾竟是萬盃入主桃園國際城或是艦長購下三多商圈，但王馨好像沒野心只愛烤肉給別人吃。

最後，這支球隊曾經一不小心就拿了很多獎盃，心動不如馬上行動，趕快加入系男排，男的來打雜，女的來就是球經女王。外交系男排四代目大澤木小鐵（顯宗）會帶領大家前往未知的世界！





## 系女排

外交二 席祖詒

「打排球好瘦身而且都不會變黑喔^<！」外交系總迎新的系隊宣傳，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長腿白皙學姐們說服力十足的口號。從小到大一直被認為是喝太多醬油才会有像被醬油醃過膚色的我，一想到可以不用再困擾膚色問題，馬上和朋友們相約加入了系女排。

一開始只是想和朋友在課餘之時歡樂打排球，也沒有什麼特別遠大的抱負，學姐們耐心的一遍遍糾正我們千奇百怪的錯誤姿勢還有壞習慣，第一次練球就遭受到震撼教育，回家上

公車的時候，腳有如千斤重怎麼樣都舉不起來，深怕身後排隊等著上車的同學們因為急著回家，對我的緩慢移動感到不耐索性從我身上踩過去，不過害怕被輾過的恐懼並沒有使我打退堂鼓，我反而覺得這是充實訓練的結果，開始期待自己的潛能的開發，期許自己有一天可以擺脫逗趣的打球姿勢，像學姐一樣，打出帥氣、讓人驚嘆的殺球。

在練過幾次球後，大學生涯第一個比賽——新生盃來臨，比賽的挫敗激發大家想要變強的決心，在每次的練習中，進步都會慢慢累積，自己或許不會發現，可是當你有一天發現自己可以碰到之前追不到的球了、發球開始不再掛在網子上、接球開始不會莫名的以奇怪的方向噴出場外，甚至是你開始看得出來自己哪邊不夠好，都是進步的最好證明，學姐熱情大喊著「好球！」、不斷肯定我們的進步，對我而言都是莫大的鼓舞、是前進的動力、是一種成就感。

努力練習看到自己進步很開心，但難免也會有遇到撞牆期的時候，撞牆期時是好事，代表你已經在一個階段的頂端，即將跨入新的領域，這個時候自我肯定很重要，戰

友的關懷扶持與陪伴也很重要，努力從來都不會白費，只要不放棄，給自己多一點時間、給自己機會，每個人都能突破，找到新的努力目標，不斷越來越好。

一眨眼自己變成了學姐，一開始有點恐慌，因為覺得自己還不夠好，不夠強壯，還有好多東西都不會，沒辦法像當初學姐照顧我們那樣，給學妹們充足的營養，為了不要害學妹餓死，對自己的期許就更高了，覺得自己表現不理想的時候就會更加挫折。不過學姊、同期戰友、甚至是學妹都是支持我繼續走下去的動力，學姐們的開導、肯定及信任，戰友的鼓勵及陪伴，讓我知道我不是一個人，學妹們積極想要更好的態度、對球隊的重視及主動關心，還有他們的進步，都是莫大的安慰，都是捨不得放棄的原因，我只能更努力讓自己茁壯，給球隊更多。

2009年11月28日，外交系女排軍團前進冷風颼颼的文化大學奪取北政盃失利，雖然輸了，可是只要自己在這場比賽中盡心盡力，發揮自己平常努力練習的成果、並吸取經驗，學習對方長處、看清自己不足的地方，期許自己下次能有更好表現這樣就夠了。雖然比賽失利，可是大家都還是開心的笑著，因為大家在這場比賽中都看見自己還有隊友平常努力累積的進步及成果。12月是大胃系女排姊妹們的吃到飽隊聚，不論是在場上比賽排球的先發，或在場邊比賽喊聲的啦啦隊，比賽都是很耗費體力和心神的一件事，當然要補充一下能量，聯絡感情順便交流一下姊妹間的情報啦，外交系怎麼可以有秘密呢！

北政盃完後是校內的雙院盃賽，吃飽後再上戰場果然不一樣，用吃到飽隊聚把姊妹的胃填飽後，馬上就奪下亞軍獎盃了！難道美食真的有神奇效力嗎？當然不是！每一場比賽的勝利，都是靠平常努力練習還有友誼賽經驗的累積及對球隊的重視態度和排球熱誠累積而成的，雙院盃的成果只是一個里程碑，我們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我期許我們的球隊在歡樂中也能穩定成長。

加入系女排一段時間你一定會發現，系女排不只是一個球隊，也不是只有打球比賽而已，每個人都是和你一起努力的夥伴、是你的姐姐妹妹，是你的 family：)



## 系棒

外交一 陳昱豪

六點十分，飄著細雨的清晨，微涼。

自強六舍 6404 寢室內的手機鬧鐘紛紛響起，擠在兩張床上的三個人急忙跳下來，衝進浴室，洗去臉上的疲憊。穿上藍色球衣、白色球褲，提著手套與釘鞋，從山上一路奔向河堤。

這就是我們的生活，我們的系棒。

打從在信箱裡拿到系學會寄來，已經被雨淋濕的總迎手冊，看到上面寫著外交系有棒球隊以後，我就沒有想過會加入別的系隊。不為什麼，棒球是我一直以來的最愛。

小時候打過兩年少棒，知道一個球隊就像一個家，雖然那時的我們只是十二歲的男孩，但是我們懂得互挺。上了國、高中，沒有加入棒球社，也就沒有機會在紅土上打一場真正的比賽。本來以為系上應該像別的大學一樣只有壘球隊，沒想到政大棒球風氣更為盛行，而且是貨真價實，屬於男人的硬式棒球。

第一次的練習我因為沒有住宿的關係，遲到了半個多小時，但是學長還是很熱情的指導我。之後的每次練習都有不同的收穫，讓我對棒球的感覺慢慢的恢復。每週三或週四的早晨，我們總是沾著一身紅土去上課。有時乙字守備的練習會讓大腿痠個兩三天，但當在場上守下一顆強勁滾地球時，那些痛也已經不算痛了。每週的打網練習，也讓雙手的指節處長滿了厚繭，有時也會長出水泡來，同樣地，這些痛也都在擊出安打的時刻消失無蹤！

永崧壯碩的身軀和充滿 power 的打擊、瑋哲校隊級的投球、栢壽的打擊、子敬的隊長風範、阿旻的帥氣速球、阿志的認真守備、咪咪的喜感，可愛又強大的球經高于晴、賴俞臻，外掛的健榮和顯宗，精壯的子仲和嘴巴停不下來的廖大砲，長得很像的牛煦庭和我，共同組成了外交系棒歡樂的陣容！

經過了一學期，打過了春季聯賽、雙院盃，吃過了三次隊聚，開了無數個玩笑，這學期的系際盃，外交系棒一定會有非常好的成績！

下次經過河堤，也許可以過來看看我們的比賽，一起享受為外交系棒加油的樂趣！不論是失誤或是 nice play，安打或是必死高飛球，我們的比賽都是最真實和最熱血的！

## 系羽

外交二 劉儀君

從沒想過如此不愛運動的人如我，也會讓自己的生活和系羽有著無法泯滅的鏈結，會在系羽找到一股能支持自己繼續前行的力量。

那是一個汗水在陽光下閃耀著的夏天，對系隊一點興趣也沒有的我，在子漸學長遊說下抱著來看看、來玩玩的心態，第一次在球場上拿起球拍。殊不知從這時候開始，系羽對我而言，猶如水之於魚一般重要，也許我可以暫時跳出這片清澈的水，但終歸離不開系羽給我的溫暖懷抱。

從零開始，學長們總是很認真地教原本什麼都不會的我們，不管是在等公車的時候、出去玩的時候，處處都能夠誘導我們體會其中蘊涵著所謂「羽球的道理」。握拍時，手掌與球拍間的小小縫隙，是我們不論在打球或做事情時所須預留的餘地；揮拍時，不能一直緊繃著手臂的肌肉，必須適時的由鬆而緊、緊而鬆，該伸直手臂時要直、該順著手勢收拍時，便藉著腰部與腳步的轉移來引導我們的軀體。人生不也正是如此而已？這樣的精神我們也很努力地希望它能一直延續下去，讓學弟妹們也能體會到「啊！這就是羽球！」的那份感動。

胤融的話大約代表了每個系羽人共同的感受：「那天上課時，老師要我們寫下『離開政大之後你們將最懷念的人或事或物』，幾乎沒有猶豫，我和羽秀都寫了『系羽』兩個字。真的真的好喜歡系羽！喜歡大家融洽的感覺、喜歡快快樂樂地練球，儘管這學期雜七雜八的事情很多，但每個禮拜的練球成了我快樂的根源也是我期待的事情。」

承軒學長說：「系羽……是在和夥伴的笑鬧中，砸下大把時間和汗水，漸漸提升球技，萃取回憶、提煉青春的地方。」這裡，是溫馨的系羽，是不斷進步的系羽，是當你在憂傷抑或快樂時，都離不開的一處有家的味道的地方。當有一天你感到失落無助、當有一天你感到狂喜不可抑制時，請記得拿起球拍，記取那份你曾經擁有過年少輕狂卻無比燦爛的青春。



## 系桌—小而溫暖的 我們這一家

外交一 徐晏誼

話說，那是在二〇〇九年的夏天，北區的迎新隊伍裡，似乎忘記了這讓我期待已久的系隊！開學後，聽學長姐說，這是支由不多人所組成的「溫暖小家庭」，但這並不重要，我帶著期待與鍾愛的桌球再次接觸的心，以及帶著外交系系隊的責任感，興奮地加入了這小家庭裡！

98

由於周三晚上的系桌練習時間，碰上了酒舞會要練習的恰恰、華爾滋和吉魯巴，所以，身為大一系桌人——我和元閔，就只能在星期四的中午時間（日青爺爺與李明教授中間……）練習。那算是我比較常和學長姐接觸的時間與地點。在小小的一張桌球桌，我和冠澄隊長、慧珊學姊、家綺學姊，以及元閔，變成了可以聊好多大大小小事情的好朋友，也在球技上開始有了或多或少的進步（是我自己領悟能力不足）。我總期待政治學的下課後，與西外的上課前這段空檔，它讓我的大學生活在一開始，就充滿著歡樂與豐富。

開學沒多久的新生盃，冠澄隊長幫我和元閔都報名了。在久久未琢磨球技的戒慎恐懼中，我和元閔在賽前，緊張地數著那攸關「外交系」名聲的比賽的到來。然而，同時兼具有潛力與實力元閔，以及只對桌球抱持熱忱但不熟稔的我，沒能為系上添光。賽後，我默默為自己下定了決心：以後一定要努力練球，為外交系系桌爭光！

接著而來的是十一月份，在風大大又飄雨的文化大學所舉辦的北政盃。在精采又飽足的系烤隔天，一個浩浩蕩蕩的八人隊伍，進攻！！有很多一直都沒有機會見面的高手學長姐們，紛紛到場為這比賽加熱溫度。嗯，毫無疑問地，整個賽程是激烈又緊張的！“外交加油！”“穩住！穩住！”“No mind! No mind! 加油噢！”整場的呼聲不絕，是我們整個外交系的心，都緊緊繫在那當下。當我看到淺藍的隊服袖口上，四個謙虛的「政大外交」被汗水所浸濕，那種革命般的感動，是只能會意而無法言傳的。戰士們在歸程中，是平靜的。經過揮灑的汗水，已經帶著我們的名次，蒸發了。但這結果並沒有耗盡我們的熱情，反而點燃了大家的鬥志，我們還會一直一直堅持下去……



## 初接（階）辯論

外交一 徐晏誼

嗯……該怎麼開始呢？這個充滿著精英份子的「任務型」系隊，總在有比賽的時候，才會一群人聚在一起個好幾個禮拜，從找資料、立架構、價值、弊害、損益比，到後來的雙方攻防，弄得大家不小心會偶爾來的自我矛盾。討論到後來，我們會分A、B隊去參加比賽、去「做外交」。話說，辯論其實和「嘴砲」相去不遠。（哈哈，看看里長伯就知道了XD）但，我們從邏輯方面去推導，然後去演變，再去推翻；我們用一疊疊的資料與事實，來佐證我們的觀點，同時比較雙方的弊害。總之呢，外交是一門偉大的藝術，而辯論，正是這一門藝術裡的精華。

當初會想加入系辯，是因為我自己早就對辯論很有興趣！這個大家庭的成員學長姐們，個個都是大有來頭的人物噢！他們總排除萬難，有的遠到政大替我們看攻防、看架構；有的當兵放假，捨棄和家人和女友的相處時間，來和我們討論；有的在研究所裡忙到暈頭轉向，仍抽空前來；有的在準備托福考試，卻先選擇陪我們參加菁英盃的比賽……這就是我們愛「吵架」的大家庭，一個讓我們學習思考、說話、溝通、表達自己、相信自己的地方——外交系辯。



▲寒假菁英盃

## 蛻變&喜悅

外交三 廖紫婷

99

升上三年級，當上隊長，看到系辯在這一屆茁壯、成長自然是最高興的事情，菁英盃竟然可以報名兩支隊伍！！傻傻的大一學弟妹憑著一股對辯論的熱情就加入這個既辛苦又常常得面對挫折的系隊裡面，經歷過新生盃、菁英盃的洗禮，很開心你們漸漸找到辯論對於自己的意義，其實辯論並不是隨機的嘴砲，更一步一步資料的找尋、以及層層論證的邏輯演繹，這才是真正的辯論精神。實在很欣慰看到大家的熱情參與，不論是一起在913吃四川合菜、或是在帥克飯店地下室的質詢答辯演練，或是廖俊哲的嘴砲功力，想到都會不由得會心一笑～

謝謝系辯裡大一的每一個學弟妹帶給我的歡笑，更謝謝總是幫忙我的大二學妹們，珮芸、葉庭和慧珊，還有在我身邊支持我的維宸和俐初，更加感謝常常義務幫系辯出席領隊會議的外交系朋友們，最後要感謝永遠不辭辛苦，總在比賽時回來照顧我們的學長姐們！

新生盃拿了季軍，菁英盃打進八強，未來你們將是系辯的明日之星，在大政盃好好發揮自己的光芒吧！！

系辯是一個family，團結的family～永遠愛你們，以你們為傲！



# 年度大事紀

98.03.16	邀請謝棟樑大使於國際事務學院導師課進行「國際禮儀 ABC」專題演講，由系主任姜家雄教授擔任主持人。
98.03.23	邀請外貿協會國際企業人才培訓中心林少群組長於國際事務學院導師課進行「如何成為優秀的國際行銷人才」專題演講，由系主任姜家雄教授擔任主持人。
98.04.03	學院導師制活動——校外參訪，由國際事務學院院導師姜主任家雄領隊，參訪台北世界貿易中心。
98.04.09	舉辦「國際溝通與協商——與大陸人士溝通與交流經驗談」專題演講。
98.06.04	舉辦「外交系駐校大使系列—夏立言大使談活路外交與參與國際組織經驗」專題演講，外交部常務次長夏立言大使與同學暢談活路外交及其推動參與國際組織之實務經驗。
98.06.06	舉辦「本系第七屆外交系研究生論文發表會」，本發表會吸引全國大專院校相關科系之研究生投稿，並邀集許多專家學者擔任評論人。
98.06.13	舉辦「外交系小畢業」，於風雲樓二樓雲岫廳舉辦外交系小畢業典，歡送應屆畢業生。
98.06.23	舉辦「外交系學術研討會——公眾外交」專題演講，邀請前駐韓國代表李在方大使到校演講，旨在促進學術交流，提升公眾外交研究之興趣。
98.09.27	舉辦外交學系「才子才女才藝競賽」，本活動讓細胞展現多元才藝同樂師生。
98.10.13	舉辦「外交學系駐校大使暨外交名家講座系列—歐鴻鍊先生」專題講座，邀請傑出系友，外交部前部長歐鴻鍊先生返校，區分三場次暢談我國外交政策與個人駐外經驗。
98.10.27	舉辦「楊宗科校友座談會」專題演講，外交系校友楊宗科先生回娘家，與學弟妹分享外交新聞工作回顧、北京傳媒工作見聞與省思、大陸傳媒變遷與未來發展趨勢、台生如何前往大陸深造與就業。
98.11.07	榮獲本校「2009年包種茶節」之「海報柱裝飾藝術」競賽第一名以及「系所展覽」競賽特別獎之活力四射獎。
98.12.12	榮獲本校第43屆文化盃第五名以及最佳伴奏獎。
98.12.26	於政大四維堂舉辦外交酒舞會，主題為「萬國嘉年華」。
99.04.15	外交學系聯合導師課活動演講： 主 題：Why did Communism end in Europe and mutate in Asia? 主 講 人：英國牛津大學 Prof. Archie Haworth Brown 教授主持人：邱稔壤教授 時間地點：4/15 (四) 15:30-17:00 綜院北棟 11 樓 271112 Prof. Archie Brown 以「再評共產主義」主軸，與外交系老師及同學們分享看法。

發 行：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

發行人：邱稔壤 主任

編輯顧問：劉英羚

主 編：方紫薇

執行編輯：方紫薇、謝懿安、胡巧哇、曹淳峙、胡子昂、廖俊哲、楊貞儀、王 馨、林雨璇、蔡惟安（名單皆依專欄順序）

採 訪：胡維榛、王品堯、蔡欣芝、楊雅筑、詹蕙玄

特約撰稿：鍾賢玉、陳彥霖、藍之青、胡念慈、盧子漸、許維宸、尹歆語、吳健榮、游夏晨、高禕婕、蔡侑庭、李于彤、曲元寧、張祐華、廖翁志、劉千甄、胡巧哇、許芷芳、張家卉、李元薇、劉偉旭、席祖詒、陳昱豪、劉儀君、徐晏誼、廖紫婷

內頁設計：高于晴、蔡欣芳

封面設計：鄒冠倫

美編印刷：冠順數位有限公司

電 話：02-33222236

外交系網頁：

<http://diplomacy.nccu.edu.tw>

聯絡方式

電 話：02-29393091#50916

傳 真：02-29390173

2010年5月

留言板

留言板





留言板

豐碩

80

